

現代文藝叢書

海風

張道藩 主編
張黎 著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1955

現代文學叢書總序

文學的定義，雖古今中外各有不同，總而言之，要不外語言文字的藝術之總稱。釋名：

「文者，會集衆字以成辭義。」

孔子曰：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前者是說文乃組辭以達義，後者是說文字的功用，在補充語言之不足，文學的效能，在補助語言之所不及。我們曉得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的產物，它的產生遠在人類發明文字之前。正如沈約所謂：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也。一

我國古代政教不分，道德與學術合一，所爲文學，均含有潤滑化之作，迨及周秦漢子，遂漸可以文學爲宏揚學術之工具，便造成了歷史上文學鼎盛，文化發達的時代。迄魏晉之世，競尚詞藻，羣趨爲文辭而文學，於是文風斯靡，文學的價值亦漸衰落。嗣後唐代韓柳諸家雖倡言改革，無如科舉繼興，文藝一道，遂成末技，而民族文化也就日漸衰微了。

一般的說，語言文字，以及一切形象藝術，都是人生思想情感的表現，也是作者時代環境的反映。文學藝術的創造，因以時代爲轉移，而文藝形式所表的風格，內容所表現的意識，也就是作家對於時代的認識，和所努力的成就，又往往足以轉移時代。司馬遷云：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戾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

周易、春秋、離騷，固皆爲文學上千古不滅之作；卽證之域外，如荷馬，但丁，莎士比亞、託爾斯泰之作品，又何獨不然。雖未必皆作於困窮之際，而其反映時代與影響時代，則一也。

這百餘年來，東西文化溝通，國人眩於西方文藝理論，以爲中國缺乏偉大文藝著作。或目力所模時，以爲非如是不足以稱創作。影響所及，文藝領域乃愈形狹隘。文藝功能遂更見微薄。殊不知時代既異，地域又復不同，我國文學源遠流長，自有其偉大前途，正不必削足以適履。

所幸抗戰軍興，建國基礎日趨鞏固，三民主義文藝理論亦漸完成，文學藝術乃重被重視，非但文藝領域因以擴大，文藝價值亦因而提高。承接新的時代，應有新的文藝產生，象徵着新中國文化發達的前途，乃一定不易之理。深信全國作家皆當同具此感，均已抱定共同信念，正在埋首努力。

去年六月，正中書局以編緝現代文藝叢書及現代戲劇叢書事相託，思及當前文藝出版殊覺貧弱，因卽貿然允諾，復得各地作家暨王進珊同志之助，未及期年，各書已將印行。引玉之勞，雖不足以言功，然幸告厥成，事亦可喜。用綴數語，以誌所感。

張道藩 三十二年四月

前記

懷着興奮的心情，我匆匆寫完這平凡的故事，仲夏深夜底涼風，吹散了心頭上蟄伏已久的怒火。幾月來失了睡眠的權利，用有臭味的黃煙來填補精神上的虧蝕。一間狹小的屋子，凌亂的物件，跟一盞陶器製成的半明不滅的桐油燈，我在這裏已生活了半年。每夜，油燈的火焰在從板縫鑽進來的風鬚裏搖曳，椽子上耗子吱吱地在搏鬥，有時，急雨打着窗櫺，簷前的水點有節奏地落到階上去，那聲音，像沈重地打在我底心上；我沒有理會這些，伏在饑餓如傷創一樣的舊破木桌上寫着，忘掉了一切苦惱，甚至忘掉自己。

這裏是一個荒僻的山村，禿着頭皮的山巒和想伸上天去的枯枝，更和那每日清晨的大霧，有時也會感到寂寞；然而憤怒卻超於憂鬱，我不但看到重山崢嶸的面貌，枯枝獷悍的姿態，也看到田畦向青葱的麥桿和嫩紫色小朵的豌豆花。幾年來的憎惡與仇恨，時時在叩打我底咽喉，於是便決

定在翌日忙亂的工作時間裏，利用深夜來磨練我寫作的生計。

因此，我憶起兩年前的事來，也是在同樣的深夜，更深人靜的時候，爲了生活，伏着桌子寫，聽聽鋼筆在紙上行走時那悅耳的聲音。幾年來磨難消蝕了我底軀體，但是卻養育了我更年青活躍的心，我得謝謝環境，它使我增多了對於工作的興味，對生活鬪爭的勇氣。我不曾因爲從繁華的都市走入山村而減少努力的情緒，相反地，在這新生祖國的一角裏，我很願爲時代巨浪中一支小小的支流。爲了這，我纔從遙遠的異域投向這裏來，我以爲在現代中國的每一小角裏都該展開巨大的文化抗爭的陣線，願以最大的努力來獻身於這艱苦偉大的工作。

偏促於重山峻嶺的鄉村，我經歷過不少，我看到許多不甚愜意的現象，例如鄉鎮長底瀆職，教育的專營外表而不務實際，文化人對於抗戰工作的消沈，但是，我又發現了另一面，祖國憤怒的火在每個人底心裏生了根，成千成萬民衆在抗禦外侮的爭鬪裏，舉起了憤激的手。我明白我當前應該做的工作了。

更得感謝朋友們底鼓勵，他們不會忘懷於蠶處山隅的友人。桂林朋友底來信，勸我不要放棄寫述的工作，昆明也有朋友寫信來勸我在這環境裏該繼續抓住可以充實自己的機會。半年中初

孰識窮人也。曾這樣告訴我：「你寫吧，當你完成這書的時候，你又多了一個孩子了。」

我以為在這時代裏，我們似乎應該憎惡多於惶恐，爭鬪超於同情的，嘆息固然是從心坎裏發出來的，但是，你不能使這嘆息的聲調變成呼號嗎？我鄭重地以高爾基底語來作這書的序言吧！

著眼於同情與憐憫的布施，正是為寺院所發明的舊的無聊的有害的遊戲，這是必須治療的病症。因為這病症，反而把對於苦難的憎惡推送到後方不見了。而這憎惡正是人類對於一切苦恨的根源而起而與之鬪爭的發條。

二九年五月十五日於浙江茄村深夜

第一章

是一個傍晚，一個平凡的傍晚。

靜安寺路上依然擁滿了匆匆來往的行人，像一大羣囚犯，被無形的鎖鏈聯成一串；他們走得很急促，似乎有什麼重要的事要做似的。平坦的柏油馬路靜靜地向兩端拖長着，這是一條長河，聯成一線的汽車和電車將這條河填滿了。有時，龐大的公共汽車突然在路邊停下來，正像一個身軀高岸的偉人，巍然挺立在大羣衆的前面；又從它口裏吐出不少人來。大約時間還早，只有零星的幾盞燈在眨着它們渴睡的眼；但是有幾家鋪面裝飾得很華麗的商店門口，已放出強烈的霓虹燈光，於是在這商店門口，立刻擁滿了人，浴在血色的光暈裏。

這裏在兩日前曾流過血，流過中國人的血，但是現在地上的血跡已經泯滅了，因此，在上海人腦中的一切憤懣和興奮，也跟血跡一樣地被泯滅了。每天總是有許多人匆匆地來去，是那末匆匆

地，陳明也是其中的一個。

他被丟進在人潮中，默默地跟着前面的腳跡走，初春的冷風給他一個打擊，預備將自己底手藏進袖管裏去，但當他一舉手時，發覺自己藍布長衫的袖口已長滿了斑斑的創痕，他覺得有一種不可名言的熱爬上他底兩頰，不自禁地用手摸摸頭上底長髮。

「走哇！」他背後有一種嚴厲而急促的語音，並且覺得背上振動了一下。他下意識地覺得發生這振動的手掌是相當肥大的。不久一個身材高大的灰色呢大衣的影子，越過他前面，忽然肥而多肉的臉出現了，輕蔑而驕傲的眼光投射到他臉上。他低下了頭，接着這影子便匆匆地消失了。——陳明在惶恐中向四周注視了一下，吐了一口氣，似乎緊張的場面已經過去了，他很懂得，在這種情形之下，反抗是沒有用的，他挺挺身子，舉起穿着破舊布鞋的腳，大踏步走去。

轉了一個灣子，像走入另一世界裏，緊張的場面忽然寬懈起來，於是他有了左右回顧的餘裕，四周是高大房屋的外圍，整齊的冬青樹和法國梧桐靜靜地站着，偶然在洋房的窗子裏，分賜出一些燈光，射在平坦的路上，構成了一幅明暗交映的圖案。他在牆腳下慢慢地走，同時在口袋裏抽出了一支烟。

當第一個烟圈在他面前繚繞的時候，他眼前浮出了一幕。

船艙裏充滿着煙味和汗氣，初夏的雨打在蓬上和船頭上，發出急促的拍子，船艙裏滲進水點來，滴到地上，像失意人的淚。他底妻子直躺在煙霧裏，燈籠中黯淡的光照在她的臉上，是那末蒼白的三歲的嫩兒拳曲着身體，依偎在他母親身邊，板下是他們唯一的財產——兩隻破箱和一個鋪蓋。……剛才從破碎的故鄉出來，那邊已塗遍血腥和嘆息。……也是一個雨夜，他們悄悄地離開老家，帶着極少量的行李。……溪邊的風物依然如舊，然而他們卻忍心地離開了。……他獨自坐在船頭上，默默地注視自己腳上已被泥水潤溼的布鞋，讓雨水淋在頭髮上，一動也不動，他儘量想重讀故鄉兒時的一頁，然而這美麗的生命之書冊上，已染滿了淚跡了。

他移動了自己底身軀，看看現實的四周。「啊！在上海已一年了。」這是他常對他妻子阮心說的話，這裏面似乎有着不少的嘆息和憎惡聲，年來他看到了不少人與人間的喜劇和悲劇，他曾爲惡病所摧毀過，也曾忘了自己，奮身於保衛祖國的工作。每天爲了生活而親身蹂躪自己底生命。然而他仍舊努力，爲了祖國，爲了妻子，也爲了自己。

前面又駛來一輛公共汽車，窗子裏發出光亮，巍巍然地走過了，偶然發出幾聲牛鳴樣的吼聲。

高樓的窗忽然打開了，他很清楚地看到幢幢的男女底影子，也很清楚地聽到杯盤碰擊和淫笑的声音。這似乎是一種刺激，使陳明感到不安，他迅速地轉過身，穿到馬路的那一面去。

一輛汽車突然在他前面停下來，一陣機器磨擦的嘎然長鳴，他知道自己的危險，加緊向前跳了一步。於是車子又移動了。

「找死嗎豬獠！」是一種粗暴的男子的語音。接着車子裏一對男女的笑聲高了起來，車子很快地向前消逝了。

陳明底心頭萌芽了憤怒，然而這憤怒不久又漸漸地變成憂鬱。這時他明白自己應該快些到家，又匆匆地踏着黑暗前進。

在無數個藏人的籠子裏，包蘊着許多可悲可喜的故事，國民路十六號的亭子間裏，正是曾演出過無數故事的場所。燈開亮了，敏兒躺在一張板鋪上，睜着眼凝視着桌上熱騰騰的飯菜。阮心剛做好晚飯，坐在牀沿上，近幾天來，孩子的病使她愁苦，今天醫生的報告，將她從苦惱裏拯救出來。她用手摸摸孩子的額角，臉上現出一絲微笑。她還年青，但是操勞卻在她額上刻下了皺紋，圓圓的臉，雙眼皮下現出溫和而智慧的眼光來。

幾聲叩門後，陳明出現在這房子裏了。敏兒也像經過了興奮劑的注射似的，在牀上張開二隻小手，正需要一日不見的父親去溫存他。陳明俯身在床沿上，他底身子正依偎着阮心，似乎有些異樣的感覺，便不自主地握住了她底手。他回復了十年前的年青，愛的火焰又使他心上感到了一些溫暖。

「敏兒退了熱了！」這是她底安慰，她希望這安慰流到丈夫的心上去。但是一剎那她又感到陳明的冰冷的手有些微顫。「你冷了，回家得太晚了！」

這無異是給予陳明的一種鼓舞，他用左手理理頭髮，讓右手放在孩子的身上。

「阮心，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你，一年來你給予我多量的安慰與愛撫，使我在生活上得到有力的幫助。——一年來的生活實在太艱苦了，有了你的鼓勵，我才一息不停的奮鬥下去，你使我明白我自己所應該做的事情。外面物質的誘惑多厲害，幾次都是你拯救了我。然而整天的操勞，你已經老得許多了！」他回憶到三年前的一切，時間的飛逝，在他和她底臉上已加上許多「老」的符號。這是陳明所最感到難堪的事。他又喃喃地：「不，我們還正年青呢！我們還懷着一顆年青的心啊！」

不願多說話的阮心，沒有回答，但是她頰上已現出二個酒渦，她滿足地笑了。

房子裏的陳設並不奢華，可是也不十分簡單。一張舊木牀上沒有帳子，東首是黃漆已褪了色而剝蝕的寫字臺。旁邊一塊長板用小凳擱起來，便成爲孩子底臨時書桌了。地上堆着書，寫字臺還高頗有點像小型的舊書鋪子。正中一張小方桌是他們吃飯的地方，但也兼做會客的桌子。四面牆壁上空洞洞地一點裝飾品也沒有。尤其是寫字臺上亂堆着的書本和稿紙等，會給別人以不快意的感覺。

電燈光直射在阮心的臉上，是蒼蒼有血色的臉，兩只大眼睛向四周掃，常常在陳明臉部停留下來。剛吃過飯，這是她應該休息的時候了，但是這時卻來了兩個熟客——張允誠和李延風是陳明的舊友。她知道這二位客人的惠臨，會給陳明許多鼓勵的。她很喜歡聽允誠的議論。

談話開始了，允誠老是站立在牆角，舊藍布長衫穿在他身上是很適宜的，像一個粗莽的工人一樣講起話來，總是那末鄭重而嚴肅。他聽到陳明的使人感動的語調時，總閉着眼，咬着牙齒，用左手捧起自己底下顎。陳明仰起頭，將左手放在桌上，慢慢地：

「老張，物質的引誘太厲害了，老董近來的生活很闊綽，我可以肯定他已經爲了享樂而

出賣了自己底靈魂。他是那麼動搖的人。六個孩子的負擔是不容易應付的。我們這一筆力量太小了，一年中，已經有七個人失了節。——難道真的「人是爲享受才到世間來的」嗎？」陳明一個字一個字地從口裏吐出來，緊皺着眉，讓燃着的煙段燃燒他左手的指甲。「我在書店工作了一年，有什麼安慰給我呢？上海商人——上海人都是那末不人道的，狹窄的，只要顧自己的舒服，拚命抽取別人的血液來長肥自己！——還是到內地去吧！」

屋子裏片時的沈寂，阮心底心上有什麼東西鎮壓着，在她眼前橫擋着海的那邊的天國。

「不老，陳，你不能走，我們還需要你。——你那一種逃避的念頭，我最不贊成！」允誠搖搖自己底身體，堅決地。

陳風用手撲撲西服上面的灰，把自己沒邊的眼鏡向上一推，伸伸腰，這是他預備發表意見的前奏，他先以畏怯的眼光向允誠臉上注視一下，沒有反應，於是他便侃侃地說了：

「我們是應該努力的，爲什麼遇到困難就後退呢？譬如我，如果到內地去啊，說不定能做出許多偉大的事業來——是的，重慶有許多電報來叫我去，——」

「別吹了，老是這末一套。」允誠兩隻眼直盯住他，使他畏怯地把剛才的話吞了下去。「真人

面前何必說假話呢！你底生活比我們舒適一點，那倒是真的。」

延風照例閉緊了嘴，斜過眼去看了坐在牀沿上沈思着的阮心。

「老陳，我們不談這些，文藝軍已經被迫停刊了，那末我們另外再來一個雜誌好不好？這件事我已經和洪潮接洽過了，經濟問題他可以負責，仍舊請你來主持吧！延風，你也來幫幫忙。這不是個人的事，你們想，對方近來出版的刊物這末多，而我們反而消沈下去——印刷嗎？我可以去託中美印刷社辦理。」允誠一談到工作立刻會歡欣起來，他眼前有許多希望的星在浮動。

陳明沈吟起來了，躊躇和不安纏繞了他。近幾日來，除了上課和寫作以外，他常想念到海的那廂，他想着那邊正燃起了爭鬪的火炬，可以讓自己投入這洶湧奔騰的怒濤裏去。但是他不能忽略現實，他承認上海這地方的人們也是需要光明的。上幾次人民對於救濟難民工作的踴躍，對於孤軍的慰勞，實在都是使他留戀上海的動力，他感到矛盾，也想到自己底自私，每次，遇到老張的時候這矛盾便會梗住在他底心胸。

★

★

★

屋子裏寂靜了以後，陳明獨個兒坐在寫字臺的前面，他呆視着電燈分散下來的瀉滿在桌面

的靜靜的光，回頭看看，這世界上已無所不在。這靜靜的，又深地顯出另一個女人的面龐來，是那末溫和而可愛的。長長的髮分披在兩邊，還有那烏黑的眼子呵！他覺得自己是在教室裏，剛從黑板上寫過字回頭的時分，在一羣女孩子的中間，那似羞的眸子，又開始在閃動了。

幾聲孩子底咳嗽使他在迷離中清醒過來，桌上的鐘底短針已指着二十一。他立刻捲起了鋼筆又低頭寫下去，有時他偶然注意到筆尖在光滑的紙上發出嚙嚙的聲音，這在他似乎是一種安慰。

窗外括着風，玻璃窗上曠曠搖曳着枯柳的影子，像一個長髮的女子在外邊呆立，不久，雨聲在窗櫺上發出很悅耳的節奏。但是在陳明聽來，卻有些難受。一聲聲的雨像是打在他心坎上似的。他放下筆，點起一根煙來，雙手蒙着臉，伏在桌上。這時候，他忽然又聽到一種幽婉的琴聲，一絲絲地在他耳際振動，這是一個很淒涼，每夜夜深，他常常咀嚼的調子，他知道隔壁的那個漂亮的姑娘又在歌唱了。似乎被緊閉在一個幽谷裏，心胸中起伏着不可名言的悲苦，又像在大海的邊涯，靜靜地凝視濁浪的奔流。他記起了老家，忘記現實——被這聲音所迷惑了。

然而他卻害怕似地用雙手蒙着耳朵，他不願意聽到這聲音，當他回想到前幾日清晨的事。最

先，他曾玄想到這間壁金碧輝煌的屋子裏正懷育着那個柔靜的美麗的姑娘，也許她正懷着和自己同樣的厭惡現實的心情。那天清晨，他正在草地上徘徊，間壁的紗門開了，走出來的正是那深夜奏琴的姑娘，跟着不少翻起衣袖的雄赳赳的男子。他們在癡笑，眼睛對天空斜視着，當她走過他的身邊，發覺他正凝視着自己，於是嘴角立刻現出卑視的笑容，指指陳明住的屋子：

「這一家，是窮蛋住着的！嘻嘻！」

陳明立刻低下頭，向草地那邊走去，五個染得血紅的指甲，在他腦裏留下可怕的印象。「侮辱」有時會在他胸中激起了憤怒，不過他會用咬嘴唇的方法去宣洩這憤怒的——這正是一個動人的夢，夢醒了，一切惡俗，依然出現在自己底面前。

現在這琴聲又照例地在陳明耳邊悠揚起來，「侮辱」又引起他暫時性的憤怒，他握起拳，向空中舞動幾下，又軟弱下去，臉上起了一陣痙攣。他幾乎想大喊起來：「這魔鬼，這魔鬼，這是一個可怕的謎，謎底又是那末的醜惡啊！」

第二章

國民路的盡端，兩條黑影默默地沿着行人道上移動，夜深了，延風將大衣裹住自己底身體，把帽子戴得更低一點，然而夜風卻依舊毫不容情的翻他底衣角。四周很寂靜，除了四隻皮鞋腳在水泥路上發出單調的聲音以外，允誠跟在延風的後面，低下了頭，似乎經不起寒風的襲擊，有時偶然抬起頭來，看了前面的人的背影。路燈在地上擲下一個一個的圓暈，這圓暈跟着馬路底長度排列起來，成爲一行，正如夏夜的星光。

轉了幾個灣子，延風在一家門口站住了，他舉起手來，略鬆一鬆自己底帽子，便去按門上底鈴。允誠停一停腳，又頭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站住！」一個高高而多鬚的巡捕直立在他面前，像一條電桿木。巡捕的背後還立着三四個將槍口對着他的同胞。這聲音是從那多鬚的嘴裏吐出來的。允誠怔了怔，便立定了腳。於是像被按摩一樣，一雙黑而大的手，在他身上撫摸起來。

「幹什麼的？」後面的一羣中，有一個走前了一步。是純粹的江北口音。

「民族劇場的煙臺監製。」允誠在身邊取出一張名片，和一枚銀質的徽章，很從容地說。
「哼！都是你們這般人，搗亂租界上的秩序。這麼晚，還跑來跑去的。」電桿本說的毫不純粹的國語，似乎很鄭重：「下次再遇到我，就不容氣！」

路燈在大風裏搖曳起來，似乎想將它底光輝照徧大地，當一閃光照到他們立着的地方，他看到許多正對着他的發光的槍口。他正預備說話，忽然覺得幾點雨水打在他額上。對方的感覺比他更靈敏，不但覺到，而且許多嘴中同樣地吐出了一句話：

「啊！下大雨了。」

於是這一羣人影在他背後很快地消失了，只遺留他一個。他冷笑了幾聲，不經意地向前走去。雨浸溼了他底頭髮，浸溼了他底上衣，腳下也感到一種不愉快的潮溼。轟！這是春雷的響聲。

當他推進了公寓的房門，他發現洪潮還沒有睡，在窗口破長桌上，低下頭在寫東西，蓬蓬的長髮，有幾根竟直豎起來。洪潮不自覺地回一下頭，在他正方形的臉上，濃黑的眉毛下，露出驚訝的眼光來。

「啊，你底衣服溼了！」但是他又忽然轉了念頭，立起身來，親切地：「老陳答應了嗎？」

房間裏只有二張小板舖和這張長破桌，牆上密密地掛着幾套衣服。夜風從窗子裏鑽進來，推動掛在窗口的燈，允誠一面在換衣服，一面感慨地：

「老陳那個人，真沒辦法，老是那末消沈的，到內地去又有什麼意思呢？」他改變了語調，「我們要抓住現實，越是黑暗的地方，越應該奮鬥，大家走了，讓鬼子來統治嗎？」氣憤使他不安，他將自己底身體丟在牀上。

然而洪潮卻沒有這種感覺，他對現實常常失望，有時，也會有點勇氣，不過卻需要別人的鼓舞來支持。他用怯弱的眼光投射到牀上允誠的身上。消沈地：

「老陳不來，那事情怎麼幹得成呢？不是我不肯出力——那一次，那一次，文藝軍的事，我實在被那些狗跟得怕了！老張，你沒有受過這種苦！你聽說過『老虎機』『灌煤油』『燒手指』的苦刑嗎？啊，人生是多麼不幸，到處被人欺侮，連嘆口氣都不允許你！」

允明立刻從牀上跳起來，嚴厲地但又溫和地拍拍洪潮的肩膀：「別這樣說，你忘了你妻子慘死的情形嗎？」他知道這刺激會使洪潮不安的，然而在這時，他卻不得不這樣說。

「啊！你別再傷我的心了，——酒，我需要酒。」好久，他黯然呆立着，吐出了這話，在桌子底下

拿起酒瓶來，放在嘴上狂飲，淚水掛在眼角，像瘋狂了一樣。屋子裏很靜寂，隔間的鼾聲和偶爾有的小孩的囁語聲，在空中掠過。他低下頭無力地：「單是演演戲，辦刊物，這就是報仇了嗎，無聊，一個無聊。」——你底槍呢，槍！讓我自殺了吧！——他伸出兩隻手，像在表演一幕悲劇的最後一場。

「嗒」的一聲，電燈被關熄了，門外是尖銳的老婦的口音：

「真討厭！半夜了還不睡覺，電燈點到天亮是要加錢的。整夜不想睡覺，要是住不慣，馬上可以搬出去的。」聲音漸漸遠了，還留下一句「這種房客真氣殺！」

房門突然開了，一條黑影直竄出去，是洪潮的口音，含糊地：「你說什麼，媽的，老子捧死你，」接着那老婦的聲音又高了起來，「救命！救命！」

允誠慢慢地從牀上立了起來，開了燈，房間裏又回復以前的光明了。他急迫地走到門外——是一條狹長的走廊，這時候，許多帶着睡眠的人頭，排列在許多門口。他發現甬道東邊洪潮氣沖沖地立着，肥胖的房東太太，坐在地上，看她坐着的姿態是相當舒適的。許多連串的話像珠子一樣，在這太太的嘴裏流出來：

「你們是讀書明理的，爲什麼要動手呢！住了我房子，不給房錢，你們這批癩三，強盜，你們的家

裏要火燒呀！你們……你們一家人都要死光……」她底頭前後擺動，腦後底倒夾起來的頭髮也跟着舞蹈起來。同時，用她底小腳頓着樓板，正像給她自己剛才的歌唱在按拍子。

洪潮的語聲已不似剛才的嚴厲了，他支持不住自己，靠在牆壁上，喃喃地「他媽的！」四周已有了不少披着衣服的不必買票的觀衆。

「好了，房東太太，你別生氣，洪先生正爲了他家裏的事情不好過，喝醉了酒，你別和他一樣見識。」張允誠一邊向正在演說的婦人致敬，一邊拉着洪潮底手，扶梯上起了一陣腳步聲。兩個黑黑的臉戴着呢帽的大漢走上樓來。房東太太有了憑藉，聲浪高了許多，按拍子也更起勁了。

「啥事體？」一個走上去拍拍允誠的肩：「朋友，大家好看點，吵起來都沒味道，識相點吧。」允誠緘默地向他點點頭，扶着洪潮走進屋裏去。房東太太得了勝利，立刻在地上掙扎起來，撲撲身上的灰，追了過去，嘴裏依然像連珠一樣地罵，並且嘴角上掛着一大堆白沫。然而那兩個大漢又立刻將她扶下樓去了。

舞臺上沒有了演員，觀衆失望似的走散了。人聲也嘈雜起來。

房間裏的燈，依然亮着，反而比剛纔更明亮了。洪潮忘掉了喝酒的工作，呆呆地挺立在桌子的

前面，燈光透不透他身體，地上現出一個龐大的黑影。允誠倚偎在他身旁，像撫慰孩子似的。

「理她幹什麼？」雜誌始終是要辦的，你得先到辦事處和你舅舅商量經費的問題，這，我已經告訴老陳了，他一定願意幹的，他比你積極得多。別那樣消沈吧，有許多重要工作，正要我們進行呢？」

房門外又有了叩門的聲音，但推進來的卻不是房東太太，在門與板的距離中伸進來一個年輕女子的頭。長髮披在肩上，從鼻子的尖端到眉際有一條很直的線。她翹着嘴，一邊說一邊現露了她底全身。

「老洪今天在演把戲啊！哈哈。」

屋子裏的空氣就此緩和下來，她以舞蹈的步伐旋到中央，紫色的貂皮大衣替全屋增加了不少光彩。從她身上發出來的使人會窒息的香味。她以微笑的眼光看看允誠，又看洪潮，然後慢慢地說：

「剛從大新裏跳舞回來，聽到你們屋子裏喧擾的聲音，我知道是老洪又在發神經病了。爲什麼？安靜一點兒吧，我看你近來精神很不好呢！」她把身子更倚近洪潮，很熱情地。

洪潮似乎得到了無限的慰藉。他忘了剛纔的悲哀與憤怒。正似濃酒被沖淡了一樣。他在她底愛撫中發現了自己底光明。回憶使他重想到幾月前的情形。那時候他們同在民族劇院裏，同被一班觀眾們所讚揚，曾一同在深夜的酒店裏狂飲，也會在清晨的溪邊徘徊。然而那時候他正埋葬在傷心裏，對於她所表示的一切，只是像傻子一樣忍受。但是這情形連續了不久，她離開了劇院而變成一個闊綽的明星了。因此，雖則在她住在他們公寓的隔壁的大房子裏，而他卻不願去看，除非有時她到公寫裏來走走，但一到便匆促地離開。

「方小姐，你好哇，近來闊氣得多了。做影星倒底比咱們窮小子闊氣得多！」允誠諷刺式地向她九十度鞠了一個躬。「今日光降到這兒來，真有些不敢當。」

但是方小姐卻並不動氣，回過頭來向他微笑一下。她立刻廣續對洪潮說：「我想介紹你一點工作，工作緊張了，會使你安靜下去的。還是努力做你所願做的工作吧！像我們這種人，除了在現實的世界上去找求一些真實的安慰以外，沒有別的工作！」

「哼！」允誠突然插進了一陣冷笑。這使洪潮有些不安，望望方小姐，又望望允誠，茫茫然地在發癡。允誠接着說：「你們需要物質的享樂，你們需要金錢——這是你們切實的安慰品！」他現出很

鄙夷的樣子，態度永遠是那末剛強的。

貂皮大衣的背影在門口消失以後，允誠凝視着俯伏在長桌上的洪潮，說了下面的一番話：

「我們是同一命運的人，老家東北已沒法回去了。提起家，誰不戀戀呢？但是我卻永不消沈，永不憂鬱。我明白，人生到世間來，是預備來領受磨難的。我也知道穿着破衣的可恥，有時，在一個闊綽朋友的面前，我也會感到過妮妮。然而我並不慚愧，因為我胸口還有一顆純潔而熱烈的心，這是我可以自豪的地方。『真實安慰』決不是物質的享受而是有益於社會之工作之完成的愉快！願你忘了一切，願你以自己熱血來換取生活的快樂吧！

「會記得我離家的時候，是在一個砂礫的土堆旁，我握着母親底垂死的手，一種說不出的悲慨咽住了話。我眼看着自己母親底血，從胸前創口裏流出來。這正似我親手屠殺了母親一樣，四周下着雪，但是我忘掉了寒冷，讓那白色的幔簾來掩遮面前腥紅的血跡。——這情景，永遠不會忘掉，永遠深刻在我腦子裏。從那時起，我懷着復仇的心，願意為復仇而犧牲自己底性命。」

他呆呆地看着窗子，慢慢地在申訴，他似乎已回了家鄉，重新看見那一幅不忍看的圖畫。洪潮抬起頭來，看到他底眼角有晶瑩的淚珠在發光。他並不因此停止了話，依然說下去：

「我更愛念着我所愛的女人，我們的離別在松花江畔，柳色如煙的時候，我伏在莽莽的原野裏，曾聽到她求救的呼聲，但是那時我太懦弱了，太自私了，捨了她，自己藏在草堆中，伸頭遠望，只看見她被穿黃衣的敵人所蜂擁着，遠了，遠了，一直到很遠的天那邊去。我應該向她贖罪，爲她報仇；我曾立過誓，決不再愛上其他的女人，願她底憂鬱的呻吟聲永遠在我耳際盪漾。願以敵人的血來供祭她純潔的靈魂。我所以飄流到上海，所以在這兒咬着牙苦幹，無非想報這仇恨。前一次我在雷特路，槍擊敵人的隊長，我親眼看到他底血從額邊流在地上，真是一個快意的感覺，我居然做了我希望着做的事。願以後能永遠繼續這工作，一直到死爲止。

「我很快樂，也很興奮，但是卻不隨便將這悲慘的故事告訴別人，和你同住了半年，你會看見過我流淚？你會聽到我嘆息嗎？洪潮把自己底意志堅定起來吧，這於你底生活感覺是有幫助的。別隨便向人家求乞同情，單是憐憫與同情有什麼用呢！也許會因此而發生意外的事件。——阿潮，你得忠實地告訴我，你近來是不是對方小姐發生了戀愛呢？」

洪潮抬起頭來，是感動的神情。他沒有答話，只是凝眸注視着窗外。黎明的光已經衝突了東方的黑暗。

第三章

大新舞廳裏擁出許多人來，沈默着的霞飛路上突然熱鬧得多了。

這是幸福的一羣，深夜正是他們她們狂歡的時候，像工廠裏纔放工一樣，都拖着疲倦的腳，笑聲和談話聲組成了無形的巨浪，從這邊飄到那邊去。舞廳外邊排列着不少汽車，許多男女，被它噬食了，接着一聲得意的狂吼，它慢慢地向前蠢動起來。宵夜店門口放射出引誘的燈光，在那裏閃動，霓虹燈像一條條的蛇，蠕蠕地在浮動。

李延風被圍在少數人羣裏，他呆立在階前，不久他周圍只有三個人，纔緩步一同走下石階，四個人不久自然地分成了兩隊，延風的身邊是一個瘦而高的人。

「好福氣！么鳳看中了你啦。」瘦子的喉嚨有些發沙，像剛患過傷風，他說起話來，是那麼幽聲雅氣的。

延風眼前立刻現出了剛纔可喜的情景，是一個偉大建築的院子，五色的燈光造成了一個光的
的海……爵士樂的音調使他有些心跳……女人的巧笑與蛇樣的身軀……還有么鳳底動人的

於是她驕手搭在主任的肩，格格地笑了，主任也跟着狂笑起來。瘦子像發現了哲理似的，嚴肅地對着延風：「所以沒有錢是最苦惱的事！」

這例證很迅速地被延風所接受了，一年來他也已受夠了「苦惱」，現在才明白了錢的好處。么鳳的笑音與笑靨，永遠使它忘記不掉。他心裏起了一種矛盾，是正義和物質的爭鬥，回頭望望舞場的門，靜靜地張着大嘴。美麗的屋子使他羨慕，這是他最近發現的安慰的源泉。——么鳳叫我明天再去呢，這是她伏在我耳邊說的。——明天將怎樣呢？……如果那筆囤貨賺了錢，也不在乎這些。他搓搓手，簡直忘了和三個朋友告別。

在歸途的電車中，他看到許多和么鳳相像的人，而且也一樣地向他微笑。他似乎立刻就偉大起來，那筆巨款到手以後，和么鳳接近的機會便多了，因此，他可以——這許多女人爲什麼像么鳳呢，不，她們不配和自己接近，你瞧她們正以求憐的眼光對着他呢。於是他得意地點點頭，儼然是上海的一個偉人。眼前燃起了光明的火炬，希望的火也跟着熾旺起來。可是當他拿出錢包付車錢的時候，又感到一陣失望的悲哀。水泡被狂風吹破了，熾日被浮雲遮沒了，前面的一切，又漸漸歸入於黑暗。他低着頭，跨下了車子，茫茫然向前走着，自己也不知道在思索些什麼，總覺得有一件使他

快意的東西塞在胸口，他曾想到過，用槍口朝着別人，拿到了一疊支票的時候，應如何設法自己脫險，當然隱身術也是一種基本的技術。

在自己底屋門上按了四次鈴，沒有人理會，樓下房客已經在囁語了，夢之阿失望和這時的惱恨交織成一個厚厚的網，絡住了他的全身，他舉起拳，用力地向鐵門打去。那鐵門似乎有些畏懼他，一拳之後，悄悄地留出一條縫來。他推進了身子，用腳往門上踢去，它又發出一聲悲叫，迅速地退回原處，可是門外的路燈光，卻因而掩沒了，他眼前依然是一片黑暗，不得不摸索着走上樓去。

「按鈴沒聽見嗎？」他看看躺在牀上的妻，更有些憤怒，可是不久卻變了較溫和的語調「我已經按了四五次鈴……」

她扭扭頭，半閉着眼睛，很怨恨似的：

「人家一天到晚的忙着料理家事，你倒在外邊作樂！還要對我生什麼氣！一早做到晚，人也累了！死了！感慨地：「結婚真苦，只替男子們做老媽子。你想隔壁王太太多好，伸手吃飯，挺腰穿衣，真是前世修過的。」

這議論是她常常發的，在今天卻使延風有些慚惶。他看看妻的臉，立刻覺得沒有么鳳那麼年

輕。但是他又立刻感到委屈不滿。丈夫是應該負起責任來的。他在牀沿上坐下來，滿腦子：

「我不要享樂，但爲了家庭的經濟問題，還是爲了你，我不得不出去交際啊！吳主任已經答應幫忙了。五十包米，可以不付錢，賣掉了全歸我。四五得二萬，除了手續費和運費，已經不少了，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呢！我想雇一個女用人，那麼你也可以空閒些。還有，還有，先施公司的那件女大衣……但是他們有一個條件，要我加入他們底俱樂部，『俱樂部』是娛樂性質的。我當然滿口答應了。據說他們在大西路有一間很大的房子租着呢！」

「老張知道，一定不答應的。——我就討厭那一種人，別人的私事什麼都要管。」她奮亢起來，低低地：「有人說他是搗亂分子呢！」

「誰說的。不會吧！老張天生就是那種脾氣，朋友們一有了錯處，他就毫不客氣地直加指摘；老陳就比較好些，但是也太苦了。我想現在還是別告訴他們吧！」

「和這種人商量有什麼用，我就第一瞧不起他們！」

「做生意是正常的職業，又不犯法，也沒有告訴他們的義務！」

……

大廳第七十二號宮殿式的書樓在樹叢裏隱現着紅霞，中午的陽光，直射在深青色的屋頂上，像大河中的沙塊，嵌鑲在綠色的波紋裏。門外的馬路，是平坦無際的河岸，也是車水馬龍的交會點。又似夏日灘灘，變成了人馬喧騰的地方。延風在朱門口站着，二萬元的支票的夢在他眼前閃爍。這多麼美麗的一張花紙啊，這花紙正是他未來幸福的寄托！

★

★

★

「俱樂部」真是一個動人的名詞。熱水汀使屋內溫暖了，嫩綠色的牆壁上畫滿了字畫。烏黑的水器，和耀眼的克羅米在太陽光中下顯得更美麗。他發現沙發邊有團濃霧，霧散了，散了，沙發上坐着的是一個圓圓的禿頭和凸出大肚的吳主任。他嘴裏不斷地噴出煙霧來，手指中間夾着粗而濃滿一支黑色的雪茄。向延風微笑着點頭，又急促地立起來，和對方握了手，卻不伸回手去，向空搖

擺。

「噢，李先生，請坐，請坐！」他底眼和鼻子擠在一起，依然是尖銳的喉音。「難得難得！早哇！」笑容爬上了延風底臉，笑音也從他口中滾出來。他很滿足，彷彿覺得從這禿而圓的頭上，可以追這鳳似的。他從吳主任手裏接過煙來，也照樣地噴出了雲霧。他有時注視着那肥胖的嘴，他知

道「幸福」一定會從這嘴裏吐出來，有時看看大肚旁邊的口袋，或許「幸福」便在這口袋裏，然肥胖而短的手伸進袋去，抽出了一張紙。

「這是我們俱樂部的章程！你看，我們是以促進生活愉快的目的為宗旨的。」

一個圓而光滑的腦袋直送到他面前，還有一隻長闊相等的手將這張紙伸到他眼前來。還有吱吱的調子在他耳邊繚亮，原來主任已在開始歌誦俱樂部的章程了。這曼聲的低吟，在延風聽來是非常悅耳的。

茶房進來倒了茶，又送進一盤點心。於是歌誦聲裏又夾着咀嚼食物的嗚聲。突然歌聲中止了，主任直立起來，向空中搖搖頭「啊——悽——噴嚏的沫屑直落在食物上，也濺到延風的口角上，但是延風卻認為沒有拭去的必要。他看見那隻肥胖的手，又接近了裝着食品的盤子。

延風聽完了最後一條，他伸伸腰，似乎很疲倦，一如本部部員有違背上列各條的情形，得受全體部員之制裁。這尖銳的語聲還留在耳邊，他默默地坐下來體味着這句話。忽然一種光亮掠過他底眼前，二萬元支票的情形又開始在他面前跳躍，他沈默地在身邊取出圖章交給了吳主任。印章回來的時候，果然跟着他所懸念着的東西。

一九千元——他有些驚慌的神情。

他肩上有沉重的東西在壓着，耳邊又是尖銳的笑聲——還不夠嗎？下次再可以來一次。延風近來似乎也聰明了些，他沒有說話，將這張紙頭塞進口袋，嘴角上也掛着笑容，也許這笑容正是剛才的口沫變成的。

於是公鳳的笑靨在他眼前又出現了，他在籌畫着今夜所應享受的快樂——一間大的洋房裏，從鐵柵中的小窗子中遞出整疊鈔票來，一間大的洋房裏，陶醉在聲與色的海中；一間大的洋房裏，有紅色的酒，來興奮自己底心。

一大羣男女從外邊進來，又走進裏面的屋子裏，瘦子和吳主任的太太當然也在內的。延風以羨慕的臉色望望他們。不久，裏面屋子裏起了一陣淫笑聲，像急雨打在瓦片上一樣，是竹牌和桌子碰出來的。當中夾着不甚悅耳的京調和不和諧的歌聲。延風看了正立起身來的主任，隱約地聞到一種鴉片的香味。

第四章

是春天了，國民女學的門口的泥路上已塗上了紅色，太陽光映在它的上面，映上了紅色的屋頂。馮道每一房間的角落這是一個狹小的籠子，一張圓桌周圍坐著五、六個人，他們或她們正似已寬了的牛皮筋一樣，懶懶地各自在沈思。貼牆的一個中年的女子，扁闊的臉，手裏拿著書，果當地翻，像在找尋什麼。

陳明夾着書從門外進來，搓搓沾滿了粉筆灰的手，到門背後的臉盆裏去洗，又回過頭來向最靠他的一個男子：「李先生，明天有考試嗎？」

這男子突然回過頭來，稀疏的頭髮往上直梳，但掩不住他枯黃的禿子的頭皮，黑色的大眼鏡架在鼻上，而快架在鼻尖上了，鏡框外面露出一雙多白少黑的眼。他有禮貌地站起來，接着在牆壁旁徘徊，因為地方的狹少，他走不到幾步，便得向後轉，正像一只黑熊，被關在籠子裏，盡力在鎮靜自己。他又停下來，將雙手靠在自己坐過的椅背上，向對面那個女子：

「黃教務長，這裏的學生真有點不成話！」

這嘆息聲在對面立刻起了反應，她將書本在桌子上用力的一丟，扁闊的臉上起了一陣皺紋：「整日喜歡跟男教師在胡鬧。——校董知道了，那可不行。」

下面便是許多論議。由於這題目談到女權問題，談到戀愛問題，也談到國家問題，許多專門的學者，都在這裏儘量地發表他們底心得。不久外面悠揚地傳來鐘聲，會議因而結束了，匆匆在木匣中抓了幾根粉筆，一個個地消失在門口。

陳明嘆了一口氣，在那女子坐過的椅子上倒下來，這位置正對着外門，他發現太陽光已從外門退到地板上了。嘴裏含着煙，望望窗外綠色簾幙背後微露尖頂的桃樹。但是當他眼光移轉到圓桌前時，一雙活潑的烏黑的眸子在他面前發亮。他看到了橢圓形的臉蛋，細長的眉和位置適當的口嘴和鼻子。平靜的呼吸使胸前稍凸的部分顫動起來。太陽光瀉在她身上，是一個至上藝術彫塑成的女神。

她站在陳明的身邊，手裏拿着一疊稿紙，笑了，頰上的兩個酒窩是那麼飽綻的。

「陳先生，寫不好怎樣辦呢？」但是她卻將稿紙放在桌面上了。「下午有空嗎？我想跟你談一個問題。」

陳明只把頭點了一下。他翻動稿紙的時候，已破了的小衫的袖子像銀釧一樣，從袖口裏伸出來，他毫不在意地用左手向袖口推了一下。隨口的問：

「沒有課嗎？」

「有的。」她天真地伏在桌上，頑皮地慈笑。「李禿頭的歷史不要緊！」

「你不應該這樣做！儼然是老師的口吻。」陸萍，你們不是快畢業了嗎？利用這機會充實自己吧！將來要後悔的。」

門突然開了，伸進一個扁闊的臉孔來，怒氣在目光中射放，一進門，站立在圓桌的那面，似乎有一件嚴重事在她面前，她並不理會陳明的招呼，兩只眼直盯住那女生的身上，陸萍受了這震動，慢慢地挺直了身子，低下頭，又向後退了一步。那扁闊的臉上現出得意的笑，這遭遇於她是有益的。

「不能走！」她看看陸萍的腳在向後移動了，立刻厲聲發了這命令，同時舉起左手來，攔住去路。「你爲什麼逃課？今天第二次了，沒有教師的允許私自跑進辦公室來做什麼？你以爲我們校方不知道麼，那一次民族劇場公演，我看到你做那浪漫的女角色，這，這，學校是不能允許的，無聊，浪漫，——中國還有希望嗎？」

陳明沒有說話，出神地看着桌面，他看到偶然有幾點微細的水沫從賣教務長口角上飛出來，靜靜地掉在桌上。憤怒和怨望在心頭萌芽起來，他想站起來說幾句，但聽到她溜溜的議論時又起

了一陣厭惡欲嘔的感覺，這時候陸萍扭了扭腰，把身子貼在牆上！

「那麼你爲什麼去看那些無聊而浪漫的戲劇呢？」

爆竹的藥線上燒着了火，教務長立刻咆哮起來，她向前走了幾步，是大踏步走的，幾乎她逼得那樣近貼緊了陸萍的身子：「逃課總得記過，逃課總得記過。」他勝利似的又微笑起來，是那末可怕的狞笑。

陸萍像在演戲，她逃避開了對方的凜視和笑聲，謙恭地：

「但是——我已經請過假了！」

黃教務長感到了一陣失望，她面前的光明已被一個不足重視的學生所撲滅了。這是有損教務長的尊嚴的，然而她很聰明，立刻變換了口氣，要陸萍和她一同到訓育處去查詢。這要求立刻被對方所接受，一幕喜劇也因而結束了。

陳明眼送着她們出去，立起來伸伸腰，走到窗前，吸了一口氣，他放眼看看外面，這是一條大路，半條已被楊柳和桃樹遮掩了，商店高聳的招牌，靜穆地立着，鐵絲網將馬路夾成兩段，只留着一個空隙讓車輛出入，旁邊兩個巡捕正離開了崗位，和路旁擺着小攤的女孩在談話，有一個伸手摸摸

女孩子底臉，那女孩子臉上起了陣紅暈，但不久便在笑聲中消滅了。這時候一輛黃色包車上，裝着一大包東西，還裝上一個中年人像工人的模樣。一個巡捕突然回過頭來，那車輛便在鐵絲網邊停住。他先摸摸那男子的衣袋，抓抓包內的東西，一個耳光在男子的臉上發生清脆的聲響，接着木棍在那男子的背上一上一下的動作起來。四周看不化錢的戲的觀衆又滿座了。

「啊！寂寞啊！」陳明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

他又抬頭看看天空，幾塊白色的微雲在淡青的大幕上緩緩地流着，向天際飄去，圓形的青色大網正罩住了整個街道的屋頂。偶然幾隻小鳥飛過了，在地上投射下幾個不久便消失的黑點。等到他低頭再看馬路時，一切平平靜靜的，女孩子的勉強的笑聲依舊在空中跳動，那個巡捕仍舊伸出手拚命地摸她底臉。

「陳先生！」一種叫聲驚動了他，他回過頭去，盛校長恭敬地正從門外走進來。

她是一個聰明的女人，懂得教育的方法，自從避難到上海以後，國民女中養活了她一家。上海是一個好地方，學校的觀瞻第一要緊。「和氣生財」是事業的祕訣，因此，她從不對任何人發過脾氣，甚至在她屬下的書記員、校工和學生。她又會交際，雖然年已五十多歲，而仍舊那末年輕地，會裝

出婦人的笑和說出使人快意的談話。乾癟的手常常會放到別人的肩膀上去。多皺紋的眼角也常常會斜視別人，當對方正和她說笑的時候。

皮鞋在地板上有節奏的響着，很勻均的敲出四分之四的拍子來，然而當她自己發現套着皮鞋的半開化的腳時，會姍姍地挺立了身子，讓旗袍的下緣遮蔽了這猥瑣的東西。她恭敬地立在陳明身邊，也照例挺着身子。

陳明恐懼地看了她一眼，又怯懦地離開了窗子。正滔滔的閒談從他上司口中流露出來的時候，他感到極度的不安。因為在有些人的面前，他真的思索不出一句話，這是一件極痛苦的事，有時候，他會呆看着對方迅速開閉着的嘴唇，把自己放在沈思裏，等到發覺對方是在發問，連回答也已來不及了。更有一些人常以考試的態度，在話說完之後，請你檢討，或者提出幾個於剛才講話有關的問題，那準是只能繳白卷的——陳明爲了怕有這些麻煩，常常逃避別人，底不甚有趣的議論，然而現在卻不容許他躲避了。

他一面點着頭，一面凝視着地板，眼光稍前三寸的地方，正是一雙黃色皮鞋，光亮亮地，在地板上反射出幾個小圓形來，他又看到皮鞋裏的是駝着背的腳，對方似乎已發現了這情形，不自主地，

那一雙皮鞋和駝背的腳，微微地向後移動。談話聲略停一停，又說下去。

他發覺對方好像在提出問題了，惶恐地像中學生在訓育主任的面前一樣，他勉強替自己臉上裝上了笑，回答了一聲「是的。」對方滿足地又說下去。他纔聽到她所談的話：

「……我底計畫對不對？第一難對付的是校董。要是他們不肯拿出錢來，那什麼都完了。陳先生是這裏的老教員，這困難一定能了解的。還有，李先生今年介紹了十五個學生，難道可以不請他嗎？這些，你一定很明白的。」

可是陳明卻始終不會明白這道理，經過幾次的考慮，紅着臉，他大膽地問了一句：

「你底話是什麼意思，請你明白的說好不好？」

「那當然，陳先生是一個豪爽的人——是的，我最喜歡這樣的人，沒有虛偽性，立定腳跟做人，同學也常對我說，校中的教師裏面，陳先生最標準，真的，社會是多麼虛偽啊，我們可不如此，有話當然老老實實地說好了。不過，有些人卻非繞圈子說話不可，因為直截了當的告訴他會引起什麼誤會的。法國的大文豪不是說過嗎？——是高爾基吧！不是林肯，他說『慣於社會經驗的人，第一和別人談話時，先要知道對方的個性。』這正是和我們抗戰一樣，『知己知彼，』便能『百戰百利』」

了。她看看陳明渴睡似的眼，很動人地。

「仍舊請明明白白地說好不好？」陳明振作自己底精神，哀求地。

「那當然，『事無不可對人言』，這是孔老夫子的話。我最討厭那些口是心非的人，當面說得怎樣好，背後卻在罵你；我們直爽的人，可就不這樣，有什麼不對，立刻在嘴裏講出來，因此常常會得罪人，啊，做人真不容易，像我勉強做了校長，真是有苦難說，今天要應酬這個，明天要應酬那個，還得避嫌疑，還得使學生們不鬧，同事們和氣，真是——」

「你有什麼事對我說，請老實說了吧！」以極大的忍耐，說了這一句，伸一伸腰，不耐的神氣已在他臉上表現了。

她走近了一步，一種令人窒息的香味，使陳明退了半步。但她沒有覺得，很鄭重地：

「陳先生預備什麼時候和陸萍結婚？」

雷擊一樣的可怕，陳明極掩住自己的耳朵，他畏縮地退到圓桌旁邊，睜大了眼，握着拳，像怒狼一樣，用很粗暴的聲音回答：「你在侮辱我。」他在桌上拿起書本預備走了。

校長的態度忽然變了，她匆匆地走到門口，似乎這身軀便可塞滿了這門似的，自言自語地：

「唉，我知道你，要動氣的，我太豪爽了，做人還是婉轉的好，唉！你爲什麼要生氣，我不應該說這話嗎？」黃教務長本來叫我不說，我太忠誠了！她一面說，低下頭，很懺悔的樣子。

陳明的怒意變成了冷笑，他曾看到不少次諸如此類的滑稽劇，他願這一幕戲劇再在他面前繼續下去，於是他冷冷地：

「校長先生，你不知道我已經結了婚，而且有孩子了嗎？」

「噢，那我說錯了，是不是我本來就說這是謠言嗎？」她搖搖頭，很忠實的。「這種不可靠的謠言真該死。你一家都在上海？近年上海的物價可就不得了，我一個人的生活就過不了。教師們實在也太苦了。」她又侃侃而談起來。

「校中不是有許多存款都買了汽油嗎？」陳明故意同她開玩笑。

「不，沒有的事，不過告訴陳先生也不要緊，這是我私人的，是不公開的，——你怎麼會知道？」

「同學們告訴我的。」

「咳，他們都知道嗎，那可糟了，陳先生，請你多方解釋解釋。」她吃了一驚似地，說到末一句時，送給陳明以諷媚的斜視。

校長背後的門在推開，她以迅速的動作代外邊開了門，扁扁的臉又出現了，依舊是那麼憤怒的目光。校長知道這裏不久也許會變成衝突的場所的，她想使室內的空氣寬解些，站在陳明與黃主任的中間，看看左右兩個人：

「今天天氣真溫和哪，哈哈。」

誰也沒有附和這笑聲，陳明也以兇暴的眼怒視着扁扁的臉，於是扁扁的臉上起了一種騷動，騷動過去，表情又漸漸地平和下來。

「陸萍既然已經請過假，那就沒有事了，不過……給一個警告吧！」黃校長看看陳明又看看主任說。

「那我沒權力來解決這問題！」陳明說的。他看看門開着，便匆匆地向外走去。

鐘聲又響了，女孩子們底尖銳的笑語聲立刻充滿在走廊裏，他低了頭在人叢中擠出一條路來，走到扶梯口，對面一個黑夾黃色的禿腦袋，在他面前幌，李先生下了課了。陳明匆匆地和他點了點頭，大踏步走下樓梯去。

外邊是一小片草地，路旁整齊地種着兩行冬青樹，仲春的陽光，已頗有些暖意了。他踏着軀體

不平的石子路，不可名言的憂抑在他心頭起伏，他想離開這地方。上海，沒有一點可以使人暢快的。記得是前半年的秋天，他和妻子抱着敏兒去就醫，敏兒哭着要回寓去，淚涕沾滿了半張小臉，妻還絮絮地問醫生那一類的食品可以給他常吃，而醫生卻看看孩子的臉笑着告訴他們：「鼻涕可以吃的。」這侮辱，正和今天遭受到的一樣。這裏，正是一個寥廓的海洋，時時有怒濤來侵襲。爲什麼這裏的人們會懷着殘酷的心？他們所給予自己的爲什麼只是冷酷與嘲笑？——他明白了，這也是一個屠場，有不少的人在流着血，然而另一批人卻因而喂肥了自己，一般被人讚揚的，在高臺上的人物，他們的高臺正是用無數的枯骨堆成的，他痛恨這地方，一到內地去，「這呼聲又在耳際震呼喊來。」

校門頗有些偉大的氣象，兩個水泥的大柱子上面連系着半觚形的鐵板，上面還刻畫了工人的藝術畫，斗大的字，在淡黃色的木板上特別耐人尋味。在這裏，他曾浪費過一年的光陰，但是他知道這一年並不是白費的，他曾親手創造出許多純潔的孩子們底心，因此也鼓起了他再努力下去的勇氣。

漸漸往來地駛行，他漸漸停下了玄想，這時在前方的人行道上，他發現一個女孩子的背

影細小的腰肢被青色布衣所包裹着，上身是深藍的外衣，她似舞蹈的步伐，引起了路上行人的注意，陳明不知不覺地加緊了腳步，追上前去。

陸萍回過頭，像孩子見了母親一樣，依傍在他左邊。

他們走着，走着，並沒有說話，陸萍抬頭偷看一下陳明的臉，是很平靜而嚴肅的，隨即又低下頭去，呆看着自己正在行動的腳步，這樣幾次，她終於先開了口：

「陳先生，你怎麼又不高興了，你不是說生活在苦難中不應該灰心嗎？」

「是的，我並沒有灰心，不過剛纔正想起了幾件不快意的事。」陳明依然不會抬頭，這幾句像是對馬路說的。

起了一陣風，馬路上便揚起一陣灰塵來，像一束輕沙被抖散了一樣，一輛汽車駛過發出很好聽的引擎聲，又分送他們一些汽油的味兒。陳明有一種特性，他不願意在年輕的孩子們面前說出自己所感到的不快，社會給他的磨折雖然一天一天的加重，但是他在一羣孩子的面前依然是取着鼓勵的積極的態度。陸萍這孩子眼光很犀利的，像猜透了陳明的心，常常會提出一些問題來擾亂他，勉強鎮壓了心靈。

「下午我們沒上課，陳先生願到北豐公園來嗎？」陸萍向他已要去了三四次了。

「對不起，下午還得寫稿子，還得編輯滬風。」——不這樣做，一家生活並要成問題的。——你今晚晚上不是要去演胡宋遺恨嗎？」陳明回答說，拒絕了她底要求。

「不，我不想幹了，已經通知洪朝先生過，因為學校不允許這樣做，家庭裏也以為一個女孩子在讀書的年齡，不能參加任何工作團體的。我想還是多練習文章，你們底滬風，讓我來助理編輯好嗎？怕能力上有些問題吧！」陸萍天真地拉拉陳明的袖子，意思是叫他應該轉灣了。

「這我可不能替你決定，滬風沒有什麼工作，只要你每期能供給一點材料。」陳明跟她轉了灣，退後一步，跟在她底後面。他心裏有一種矛盾的感覺，不過，他卻認為不能太和一個熱情的女孩子去接近，這是與他無益的。

但是她底腳步也放慢了，直到與他並肩為止。太陽使他們的影子縮成一團，——這已是中午的時候了。

第五章

星期日再加是一個晴朗的春天，大約八九點鐘的時候，街道上的行人特別增多，同時也特別裝飾得標緻，一對夫婦帶着孩子，愉快地在路上走是常有的事，工作得久了，有了休息似乎特別覺得輕鬆些。

「啊，汽車在牛叫了！」敏兒像剛出籠子的飛鳥，快活地叫，扳着他母親底頸子。果然，公共汽車又牛鳴起來。

春色將喜悅塗在每一個人的心上，臉上；尤其是孩子們底。

他們上了汽車，不久，馬路往後面伸長開去，一排排的柳樹和電桿木向後退了。敏兒手舞足蹈地在訴說他底感覺，不時會怪笑起來，他偶然將一隻腳碰着了隔壁的一位留着小鬍子的坐客立刻憎惡的眼光，擲在他們三個的身上，同時他用力地拍着在車身上被敏兒踐踏過的地方，像有無限的怒氣全仗這幾拍發洩似的。

阮心在囑咐敏兒，不要在坐位上亂跳，陳明卻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下車以後，陳明感動地對阮心說了一句：

「這世界是他們的。」

兆豐公園門口擠滿了人，他們挺着身，褲上有兩條筆直的線，她們穿着耀目的春裝，金表在陽光下發出示威的光……原因是春天賜給他們以無限的幸福。然而在路邊仰臥着的人們，卻因春寒料峭而加緊了他們或她們的戰慄。

他們三個走進了大門，裏面一塊黃紅相間的花田，四週用磚瓦砌成六角形的一個，石子壘壘地在發光。走盡了山城，越過了小河，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上，他們坐下了。

草地的左邊是山上下來的石級，左邊更近是小河的盡端，有着許多竹子和野草，顯得很幽靜的。他們坐下來的時候，林子裏也坐着一對男女，很親密地在閒談。敏兒跑過去偷看了一下，又急急地回到他底母底懷裏格格地笑了起來。陳明拉過孩子底手，在撫摸着，他想起了自己童年的憧憬，也是處景優稀的一個境地裏，在故鄉小溪的邊畔，一羣孩子們受了春的鼓舞而來去奔跑，他伏在草地，心曠神怡地騎到他背上去，自己像馬一樣地在地上爬，於是他們都歡笑起來，但是他母親卻因此而警告他過，「男子漢怎麼可以給女人作馬呢，將來說不定會有災難的。」後來他常常爲這問題而擔憂，每次遇到跌交擦傷了皮膚或流血的時候，常常會埋怨阮心，使他受到這種不幸。結婚以後，他們也常將這故事當作談話的資料，如今又在一個草原上了，但是已遠在異鄉，故國的春光依

舊，而自己已漂零在一個魔窟裏。他想到這裏，又不禁感傷起來。憐憫的目光向阮心瞟了一下，他發現阮心正對着遠方柳色的樹叢中所隱現出來的屋角而發怔。太陽撫摩着阮心的整身，她曲了身，體雙手向後支在草地上，是一個很美的姿態。微風過去，絲絲長髮亂拂在她底肩上。

陳明哼出歌聲來，是故鄉我愛着你，一支很憂鬱的曲子。敏兒在平日聽慣這歌聲，也跟着曼聲高唱起來。

歌的波浪直傳到山的那邊河邊的幽林裏。那裏靜談着的兩個，似乎被歌聲所激動了，那男子突然回過頭來，他尋到了歌聲的策源地，便舉手高叫：

「老陳」

不久以後幽林裏多添了三個人。敏兒很熟悉地拉拉洪潮底手，要求帶他到劇場裏去。因為那邊有好聽的音樂。

這真是一個奇蹟。照阮心看來，確乎如此的洪潮會同如此窈窕的方小姐在作密談，因為她知道洪潮過去悲慘的故事，同時她發現了男子的動搖性。於是一個陰影便在他眼前閃過，是有着烏黑眸子的姑娘。

陳明卻沒有知道這些，方小姐更不明白阮心在想些什麼，然而方小姐的大衣總不值錢的，就這一點來說，似乎已知道阮心的心事了。

「老張呢？」陳明問。

「他很忙，近來更忙了。」洪潮不經意地回答。「滬風的基金，已經沒有問題，方小姐已經答應替我們想辦法，教育部也可設法去請求津貼。」

「你不是說本來有辦法嗎？」陳明很驚訝地問。

「那是說着玩的。」

照例，陳明會不客氣地對洪潮指斥，可是他沒有如此做。經過了好久時的沈默，他拉着孩子的手向阮心示意了一下，三個人走出林子來，陳明低低告訴阮心：

「我們底工作受到阻礙了。」

但是阮心並沒有了解陳明底意思烏黑眸子還在她面前活躍她譏諷地

「你們男子爲什麼這樣容易動搖呢？」

沒有回答，陳明又開始玄想起來他看見了許多可怕的事自言自語地

「第一方小姐沒有愛他的理由第二他沒有接受方小姐底愛的可能。爲什麼會如此呢。」他像偵探家研究一件案子似的，「這裏面一定有問題，老張一定能解釋這謎底的。」

到了山頂上了，下望是交織的河流與零星的花堆，許多遊人，變成這風景裏的點綴品。陳明沈吟着，一邊說，一邊走，沒等到他說完，阮心便接上了話：

「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他們兩個相愛就是了，又何必多費心思去研究？」

「你看一切事太簡單了。」陳明牽着敏兒底手。

「如果你是洪潮，你也會愛上她的。」她直截了當地將心中所要說的話說了出了，心裏很輕

鬆。

「那也不見得。」

「你能把握住自己嗎？」

「一定的。」陳明眼中發出堅定的光。

「方一定要追隨你呢！」

「如果掌」

「我總想法」

「避這無形的情網！」

海

陳明底話是很堅毅的，阮心覺到一點安慰，眼前的陰影似乎也因此而沖淡了不少。她含笑整頓頭髮，又羞慚地低了頭，覺得剛纔的話太過分了些。

敏兒忽然張惶起來，他伸出潔白肥胖的手拉他母親的衣角，顯得非常害怕似的，他低低地喊：「媽，鬼子，那邊有鬼子！」

阮心順着他的小手所指的方向看去，正在小山的腳下，河流的彼岸，蠢動着一大批人，附近也受着小小的波動，於是許多女人匆匆避到公園的那邊去，阮心發現了這可怕的一幕，僵緊着陳明，這樣，似乎有了保障似的。

「鎮靜些，怕沒有事吧！」陳明說，他抬頭看看阮心，她底臉已經是青紫色了。

他們眼前展開了可怕的一幕：遠處幾小點黃色的東西，漸漸地大了，大了，他們可以看到指揮刀在閃爍，索索的皮鞋聲也格外清楚。終於在河流的邊上停了下來，是四個劊子手，驕傲而粗暴地，他們看到河流邊席地坐着的兩個穿着緋色大衣的女人，更揮舞起來，四人的身軀立刻聚在一起，又緩緩向那兩個女人走去。那兩個突然回過頭，驚惶地向後退了，於是黃色的衣服，接近了緋色的大衣，「嗒嗒」是槍柄的聲音，接着一聲女子底絕望的高叫，河冰起了波動，兩點緋色中的一點在

河面上浮了起來。

黃色在河邊晃搖了幾次，那緋色終於又上了岸，於是兩種顏色糝雜着又向那方遠遠地移動，淡了，這時阮心又聽到女子的欷泣聲。

陳明咬着牙，像要哭的樣子，憤恨的火舌燒動他底心，他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在胸口裏發洩不出來。他看到天際的故鄉，那邊紅色的花朵是血凝成的，姑娘們底蒼白的臉上流着血和淚，幾只瘋狂的野獸正推倒了一個貪婪地噉嘴噉舌牠就吸她們底血液。他微弱不堪地在山頂大石上坐了下來，兩隻手握往自己底頭髮。

「爸爸，鬼子走了。」敵兒不知道爸爸的苦惱，他很快樂因為眼面可拍的東西已經沒有了。阮心得救，迷教，心上也寬了許多，但是這可怕景象，又在她面前起了一個陰影，他吐出一句話：「陳明，以後的日子怎樣過去呢？」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幾月來陳明爲了這問題曾覺到極度的不安。內心的衝突也起伏得厲害。每次清晨踏上了到學校的路，每次飯菜擺在他底面前時，他總是考慮着這樣一個問題。

公園裏依舊恢復了以前的狀態，年輕的男女們依然在河流邊上談笑剛纔的故事他們

中已失了踪跡，也許這正可以作一般人茶餘飯後閒談的資料，——人間的事總是那樣，前面人們流了血，後面的人們卻將這血跡當做花朵，來供自己娛樂。這是一個成例，每一時代的人們都是表演這成例用的。

當他們走下山坡的時候，阮心告訴他一個不甚快意的故事：

「這是隔壁董媽說的，她那一天正午正爲了主人的事到林叢路十二號去，那是一所很大而富麗的屋子，裏面的陳設也很講究，但是屋裏的人卻不多，最奇怪的是沒有女子。剛到了不久，門外有人按鈴，立刻湧進了幾個日本人來，把他們一家人都捉去了，據說樓上正搜出一部發報機，那時候董媽也被捉了，據她說她被關在虹口，被他們用火燒過手指。」

陳明更陰鬱起來，他就心裏張。這幾日的不見，使他牽念。

「他們昨天放董媽回來，但是他們底主人卻被捕了。」

董媽的主人不是馮老先生嗎？陳明驚訝地問。

「是的，他不會有關係的，也許兩三天就能出來。因爲他有正義感，對方就注意了他。」

陳明腦子裏現出一個人影，短小的身軀，嘴上留着鬚鬚，他是那麼忠誠篤實的一個人。

春的中午是動人的，微風帶來了花草的馨香，音樂亭裏發出悠揚的琴聲來，更增加了目前畫片的美麗。不知名的樹木，夾在桃樹的中間，扁柏樹似乎想顯出它底蒼勁的美，在樹叢中伸出它底枝椏來，又像要搶接陽光似的。天空飄過幾塊白雲，有時陽光在雲陣射出來，更溫柔更動人了。

他們走過了紅色的亭榭，曲屈的迴廊，古寺前面向遺留着幾對翁仲與石馬，靜靜地讓陽光撫摩。敏兒坐在石馬上，裝出雄壯威武的神氣。阮心回頭向裏面望望，寺的大堂上正擺着酒席，一個被酒醉了的男子蹣跚地走出來，空氣中立刻布滿了酒味。他下石級時幾乎傾倒，像風雨中的枯草一樣搖擺走過阮心的面前，貪婪地望了她一眼，又仰起頭大笑起來。這時候許多曾到過他肚子裏的豐美的食料，開始滔滔不絕地從他口裏冒出來。

阮心掩住了鼻子，陳明抱着敏兒急急離開了這地方。敏兒捨不得石馬，還拚命將身子向那醉漢的方向撲過去。當他們走入一條竹籬下的小泥路時，前面來了兩個女子，阮心很清楚地看到其中有一個正是陸萍。

接着陸萍跑了過來。陳先生，我們到你家裏去過了，樓下的王太太說你們在公園裏，所以又立刻到這兒來了。陳師母，喂，爾爾你好看。

「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兒嗎？老張——」陳明問，他一面有些神經過敏。

「沒有什麼。」後面的那一個也加緊了步伐，走在他們底前面，瘦而長的身子，講話時老是很憂鬱的。她是××銀行總經理的女兒，但是家庭裏面過分的享樂行爲，使她變成了這樣。她常感到暴風雨不久會降臨到上海，活躍的生命不久會趨於毀滅。她又畏縮地：

「我想請你們吃午飯。」

「那不必了，凌小姐，我們已經受了你不少東西了！」是阮心近年來新學到的應酬話。但她看出對方聽因她這話而感到不安，紅霞漲染了凌小姐的面頰。

經過短時間的討論，這問題已解決了。陳明爲了奉命勸老張，決定不參加這宴會，而且立刻就要離開這裏，但在下午三時以前一定回家。也許能約老張回來。

她們目擊着陳明匆匆地走了以後，又回轉身來向草地的那邊走去，那邊也是比較幽靜的地方。微兒嘴裏在嚼着糖，這是陳萍的贈品。陸萍低低地哼着歌，在草地上以輕快的步伐前進。凌小姐和阮心跟在後面，幾組男人在她們身邊擦過了，留下了顯人的笑聲。

花叢草叢裏，四株大樹蔭下，像小屋似的一間裏，有三張長椅，她們便選定這地方爲暫時休息

地場所。

從孩子談到兒時，又從兒時談到家，凌小姐苦痛地向她們申訴：

「我是一個幸福的人，因為家長比較有錢，我父親又有四個妻子。——一般的人看來總是如此說的。巨大的一所屋子，陳列滿了古董和書畫，在幼年的時候，這些東西對我有時發生好感，但是，現在我觸目都是煩惱。這許多房間，沒有一個可以使我久坐。每次父親和母親們爭吵的聲音，傳到我房裏來，我只有伏在牀上哭，而且又不願意被人知道我在哭。有幾次，家裏有盛大的宴會，父親一定要我去陪客，我勉強裝着笑容，受他們侮辱式的讚揚，回到房裏以後，我好像犯了罪，好像是那些在馬路上被人壓迫着賣笑的女子，我憤恨得幾乎想自殺。——這種，我向家裏的人申訴，沒有一個會了解我，因此我願意上學校，願自己忘掉家，忘掉家的一切罪惡。」

「但是我入了學校，纔知道學校是一個可怖的地方。也許這情形，只有上海如此的。在學校的學生，只被當作一個主顧，或者是校長教師宣洩氣憤的東西，我因而被剝奪了天真，除了陳先生以外，每個教師都是涎着臉在講臺上說那一套不是從他心口中發出來的話。」

說到充實自己，那真是一個夢。三年高中，我得到了些什麼？還不是依然如鏡花水月那末空虛。

圖書館只是一種裝飾品，教師們自己還不會學習過。整日鬧着無聊、虛偽的把戲。我又覺到這匆匆的半生丟在這裏是可惜的。這問題我大膽地向父親提出，他便會含笑地說：「家裏的幸福，你不會享受，喜歡到外面去吃苦。」真的，我是一個傻子，我在世界上想找尋一個有光明的地方，但是，沒有，也許這一生不會有了。她紅了眼眶，眼中的淚水在閃動。

「小娟你太興奮世界決不是那麼可怕的。」陸萍把她拉在懷裏，左手按着她底肩膀，阮心也受了感動，坐在椅上，默然無語。

「萍你雖然孤苦伶仃，只有一個母親，雖然經濟的情形比我不如，但在家庭一方面是有安慰的一方面，你有勇氣，你能鼓起勇氣來，破除目前一切困難，在爭鬥中生活下去，而我又不是那樣脆弱，我相信我底一生就是一個可怕的悲劇。」凌小娟伏在陸萍的懷裏嗚咽起來。

敏兒呆立在旁邊，張大了眼，很詫異似的。

「不要這樣說吧，凌小姐，我心裏很難受。」阮心是一個善感的人，她看看陸萍同情的眼色，又看到在陸萍胸前流着淚的眼，哽咽地說了這話。

凌小娟在陸萍的懷裏又掙扎起來，她拭拭眼說：

「正因為如此，我想找一個我所愛的人，想用他底愛來填塞一切的苦痛，然而這是家庭中所不能允許的。他們只願意將女兒送給別人做禮物！」

「那麼你便毅然決然地，照自己底意思去做好了！爲了自己底前途，你得一定這樣做？」陸萍宣布自己底主張。

阮心底陰影又加重起來，這陰影的壓迫，超過了對於凌的同情。她有此擔憂，爲什麼陸萍的性格是如此剛強的，未來的恐怖，又開始向她襲擊。他不自主地：

「凌小姐，或者——或者將你底愛，交給祖國吧，替祖國做些有益的事，可以忘掉本身地一切不幸。東明便是主張這樣做的。他面前雖然有着許多困難和阻礙，因爲這，他仍能有勇氣地生活下去。」

「陳師母，你這話是對的，可是我們除了愛祖國以外，更需要人的愛撫來鼓勵自己，策勉自己。生活上有了美麗的詩意，生的草原上有了松栎的點綴，生之力會加強起來，生活會有意義起來的。陳先生並不反對我們愛別人，不過他卻不贊成不加考慮地隨便去愛一個不值得愛的人，同時，也不贊成將愛情當作一種無聊的消遣。」——陳師母，你以爲他底話是對嗎？」陸萍毫無顧忌發表她

底意見。

「但是，如果愛上了一個不能愛你的人，也是雙方都感到痛苦的。」阮心無力地向她申辯。
「不會吧！只要彼此相愛，什麼困難，總得努力去克服它。」陸萍還是那末孩子氣，她不明白阮心心內的爭鬪。「我們應該不惜任何的犧牲去破除前面的障礙。小娟，你相信我底話嗎？」

阮心感到一種寒慄。「爲什麼你想這樣做呢？」這句話到了她底喉頭，忽然又咽住了，變成了小娟巨大的石子，沉重地壓在她心上。她想到前面許多可怕的故事，於是緊握着孩子的手，向垂頭不語的小娟發誓。

天色又陰沈起來，但是燥熱卻於無形中。它好像知道人間心與心的爭鬪在開始，也呈現出陰鬱的臉色。桃樹紅色減淡了不少，只有葉片仍在微風中搖曳，河流發出幽咽的低吟，更增加了這地方底不景快活的氣氛。

「本齋都有一種底憂鬱，她們需要離開這地方，於是大樹蔭下空空地只躺着一張椅子，嫩兒跳着往前面跑，阮心真追上去，陸萍依然是那末天真地，任手拉過一枝樹葉放在手裏玩弄，讓凌小娟靜靜地跟在她身後，偶爾回頭去看一下，微風拂亂了她底髮。

走着，走着，讓草原在她們腳下溜過去，讓迂迴的小路在面前伸長，這是崎嶇而曲折的路，一直通到公園的盡頭，他們知道應以最大努力纔能達到目的。走着走着，不多久，她們已達到盡端了。這是公園的出口。走出園門之後，陸萍像是在勉勵着小娟：

「只要忍耐，只要努力，你看我們已經達到目的地了。」

第六章

當陳明走進民族劇場後門的時候，尤誠在房裏的談話聲，立即傳入他底耳中。這房間正在舞臺的後面，是他們辦公的地方。四五張寫字臺很有秩序地排列着，但是桌上的東西很零亂。張允誠直立在最後一張寫字臺的前面，手扶着窗檯，還有四五個人坐着，並沒有任何工作，眼光集中在尤誠底身上。看見陳明進來了，又把眼光移到陳明身上去。

陳明欣喜地向大家點點頭，尤誠現在是在他面前了，這是一個可喜的安慰。立刻他腦中的幻象被消滅了，他感到自己這種爲適應而擔憂的心是很可笑的不過他又發現尤誠底臉也不似平日那麼鎮靜，有些憤然的神情。

「真豈有此理，咱們自己人倒自己底臺！」允誠又開始向陳明宣洩他底感慨了。「化了許久排演的時間，直到今天晚上要公演了，連人也找不到，還要說他願意退出——好，照合同辦理，預備和他們吃官司，這麼容易，要來就來，要不來就走，咱們不是爲錢，不是爲名，咱們底工作不是兒戲的。」

「實在是不應該的，」李工也接應了允誠的話，他底身材很魁梧，國語也很流利，在上海他是名導演之一。「陳先生，陸萍是你底學生，今晚演出的又是你底作品，流亡，她不應該不參加的。如果有什麼困難，讓等到這一次演出以後再說也好。」

「就是爲了陸萍嗎？」陳明自信有些把握。「下午去找她好了，這一次總可以幫忙的。」

「還有一個老洪！」允誠底氣憤，尙未因此而平息。

陳明把上午所遭遇到的故事，向大衆說着，同時因此而得到許多關於洪潮的消息。

自從和房東太吵架的第二天以後，他老不在家，整日和方錦紋在鬼混。劇社裏也不常來，甚至於這月分的薪水也沒有來領。在靜安寺路上有人見到他過，仍舊和方錦紋在一起，臉色比以前豐腴得多了，大約是這幾日營養充足的緣故。可是那一件破西服卻沒有換，這是允誠帶着諷刺的報

告。

「爲什麼他總會相愛起來呢？」陳明依然不能解答這個謎。

「沒有理由。方小姐想玩玩洪潮，洪潮也願意給方小姐玩玩，如此而已。」李工也來湊熱鬧了。於是討論的問題集中在洪潮身上，因而帶便論及了方錦紋的歷史。

方錦紋生長在一個荒僻的鄉村裏，本來不是姓方的，不知怎麼一來，她變成姓方的小地主的小姐了。抗戰以前曾在小學校唸過書，也曾在小學裏教過書，蘆溝橋的烽煙復逼東南時，她跟了小學裏的男同事到上海來，因爲李工的介紹，在這裏經過長時期的訓練，便成劇社中的女角色。這時候，她底交際使她認識了電影公司的老板，於是立刻丟棄了這艱苦的工作，去演武俠神怪片了。近日來很有些錢，頗想在業餘找些消遣，因此便和洪潮接近起來。

屋子裏五六個人紛紛地將自己所知道的報告給大衆，似乎預備給她做傳略，有的連那一年一月一日的瑣碎日常生活，也絲縷無遺地宣布了。

陳明心裏很難受，他愛洪潮，因爲洪還年青「正義」在他底心裏不曾被泯滅掉。然而他又如此無定性的人，一有什麼打擊，他便會一聲不響地無條件地屈服下去。爲什麼他會變成這樣

呢……

「那末，你們找過他沒有？」陳明問。

「已經打電話去了。是他本人來接的，說馬上就會來，但是到現在還不見他底影子。」李工說，把煙腳在嘴裏。

屋子裏保持短期的緘默，允誠在翻動桌上的書堆，又急急地打開了抽屜，一封信在書本裏抽了出來，遞給陳明。陳明看看信封，似乎有些驚奇，立刻他抽出了信紙。在讀信的時候，眉頭緊鎖起來，像遇到什麼嚴重的問題似的。沒有摺好，便遞回給允誠。

「啊！這是一封恐嚇信啊！」

允誠對他笑笑，這笑的意思，陳明很明白，他知道爭鬪現在已經開始了，這裏需要團結堅毅來抵抗。這爭鬪正是他們應努力的目標。有時候，精神鬆懈的人們是需要嗎啡針的，那麼，這信便是他們底很好的興奮劑。

「啊！來了，來了。」房子裏大家歡呼起來，洪潮在歡呼聲中出現在這房子裏，很從容而安泰地。

「坐下來，我要同你談一次話！」允誠命令式地。

果然他慢慢地坐在沙發上

「今晚演流亡，要請你參加，你能答應嗎？」允誠向他要求倒了一杯茶遞給洪潮。

「那可以，不過——就這一次！」洪潮有些吞吞吐吐，他怕這話會激起大眾的反感。

「以後，仍想請洪先生幫忙。」李工特別加重「洪先生」三個字，因為在平時，大家稱他「老洪」的。

「那沒有問題，只要今晚演了就算，以後我們可以取消合同。——聽說你也要到大海公司去當影星了，是不是？」是老張底話。

「不，不，我卻不願意幹這事。誰喜歡在劍俠神怪電影片裏去留下自己底影子呢？」洪潮仍舊有些堅毅的態度。

「好，咱們老洪是有志氣的！我希望你能永遠保持這態度。」李工是激勵的口吻。

★

★

★

談判完結，諷刺完結以後，洪潮因為還需要再和方小姐去晤面，所以走了，約定在化裝前一定到場，陳明爲了要去約陸萍，也得暫時離開這裏。

陳明和洪潮走出劇院的後門，陳明以很至誠的話，向洪潮來了一個建議。

「你知方錦紋的個性嗎？他近來愛玩弄男人呢？我勸你還是不要和她來往吧！」

這句話震動了洪潮，他神經質地狂叫起來，兩只手在空中揮動，臉也蒼白的可怕，眉頭緊鎖着，很悲苦地：

「爲什麼你們要阻止我呢？你們不了解我，我天天被憂苦和空虛纏死了，需要愛來溫暖將冷的心啊！不然，空虛和憂苦會吞食了我的。一個人在悲苦裏找安慰難道是不道德的行爲嗎？是無恥的行爲嗎？你們爲什麼要諷刺我，阻止我，自己生活在幸福裏，卻不允許別人找幸福，你們忍心嗎？」

眼淚在他眼眶中流下來，他拭了拭，下繼續大聲說：「我也是人，我也要幸福，你們這批惡魔沒人心的，要我服從你們，還是來勒死我吧！」

說完了末一句話，他突然一個人向前跑了，跑得那末快，陳明追在他後邊，但是距離他已有了二十多步路，這動作簡直出人意外的一輛汽車在路口停下來，洪潮急急地鑽了進去，等到陳明趕到的時候，車門關了，車身也已像蛇一樣地蠕動起來。

眼看到這汽車消失在遠方時，陳明拖着疲乏的身子，向反方向獨自走去，中午的熱在他身上

表現得格外強烈，他頭上已冒出一粒粒很大的汗珠。等到他踏上歸途的汽車時，他纔記得已過了中午，而自己還不曾進過中膳呢。

★

★

★

晚間，陸萍和陳明到民族劇場的時候，已是六點多了。屋子裏充滿了人聲，爲了應該早點入場，陸萍便一個人到化裝室裏去，只遺留陳明在屋子前面的甬道上站着。甬道的一邊是疏稀的木柵子，因爲時間很久，那些木條已變成淺黑色。外邊有一塊小小的泥地，再過去是一排商店的後門。夜的幕已罩住了這世界，外邊僅有黑黢黢的屋的影子，和隱約的從這裏分潤出去的路燈光。

房內電話鈴響了好幾次，人聲也更嘈雜了。允誠的喉音特別高，陳明可以聽到他正爲了洪湖的未曾到來而着急。

陳明再踱過房門口，他不願去妨礙允誠底工作，便逕自走到臺前去。通過幾扇子門，便是觀衆的池子了。這場所再不如後面那末簡陋。紅色的柱，淡黃色的牆壁，柔和而明亮的燈光，再加上兩旁壁燈的光波，臺上絳色的簾幕靜靜地垂着，一切是幽靜的美。客座的前面有幾個觀客已經先到了，他們底嘴在開闔着，又煩惱地向四周打量，似乎覺到在開幕前的一段時間，不容易消磨過去。隨

明在前二排中間的椅上坐了下來，抬起頭，看見綠色帳幔的左邊牆上有很大的藝術字，寫着「流亡」不久又發現坐在他左邊的是一對年輕的男女。

那男子的頭髮，梳得很光，在燈光下面，更使人注意。而那女子的卻有一頭蓬亂的捲髮，這些用人工製成的。他們在論議馮子和先生被捕的問題，陳明知道他們正是××大學的學生。

慢慢地許多張大着嘴的空椅被填滿了，談話聲也高了起來。陳明回頭一望後邊是一堆堆不同的人頭。有時，一縷縷的煙從他們口中流出來。那男子敏捷地將右手的食指放到嘴裏去，陳明以為他在挖牙齒，但是，立刻在他嘴中發出尖銳的嘯聲來，原來那食指是作口笛用的。聲音發出以後四邊也引起了同樣的聲浪，那男子得意似的望望身邊的女子，他們都笑了。陳明也將自己底食指放進嘴裏，但是沒發出聲音，也沒有人響應他，但背後卻發出「嗤」的冷笑。他紅了臉，回頭去看看，是一個中年的婦人，臉上皺紋裏嵌鑲着多量的鉛粉。

壁上的大鐘打了七下，聲音非常宏亮，而迂緩，於是它在空中傳布了開來，一切嘈雜的聲音被壓低下去，然而這是暫時性的，不久，尖銳的嘯聲又在談話聲中高鳴，無線電的音樂聲也悠悠地在奏着。

這真是一個大池子，裏面浮滿着人魚。整百整千的人頭在空氣的水面上浮動，也有幾個人蹠來蹠去，那是在一羣人魚中跳躍着的小蝦，光的波與音的波，高低地奔流，猶如池塘中的盪漾着的春波。形形色色的活底游動的姿態表現了，然而這是不自覺的，而且也不是預備給別人欣賞的。

離開幕沒多久了，大家伸伸腰肢，有的咳咳幾聲，像預備不久就得開口，偶然看到臺上的幔被晚風吹了，在顫抖，大家會聚精會神地伸長了頸子。

「轟」——「轟」是兩聲巨大的音聲，整個房子也跟着振動起來，接着，屋頂上也受了震動而落下許多灰粉，像下了微雪。這池裏的魚立刻開始竄亂，尖銳的嘯聲變成尖銳的哀鳴和恐懼的呼號。「炸彈」——「……」有人在恐懼地叫，這巨大的聲音是從大門口發出來的，於是大家向後門擁接着，「嘩」的一聲音，後面的板牆倒了，電燈也忽然熄滅了。

大家在黑暗中竄竄，陳覺得明似乎有什麼在擊他底背，他向左避開步，撲在別人底身上，一陣亂攘亂罵的聲音，在他耳邊高鳴，他摸索地走，前面是很高的一個的岸，他知道這是臺，便儘力抓了上去。

後臺有通化裝室的路，但對他是非常陌生的，用了很大的努力，才到達了那一邊。許多熟悉的

聲音交織成一個網，他安心了些。

「老張，老張——張允誠」他連聲地叫。

「陳先生嗎？」是陸萍底聲音。「他在後門外，已經去報告了巡捕房，前門後門都有了站崗的人，電燈不久會修好的。」她正立在他底身邊。

「大家都安好吗？」陳明覺得一個比他稍短的身軀倚到他底胸前來，而這身軀的心很快地在跳動。

「沒有什麼？——不過觀眾也散了大半。」是陸萍的聲音，「你害怕嗎？」

陳明臉上有短髮在掃動，他聞到一種在阮心身邊常聞到的香味。他似乎又看見烏黑的眸子在斜眄了。他竭力鎮壓自己，他竭力想到阮心，但是思緒的路不能持久，像游絲一樣，很容易被風吹斷。他伸出顫抖的手，想放在胸前的人底肩上去，但是又縮了回來。他苦痛地閉一閉嘴，然而沒有人可以看到，突然他鼓起了勇氣，慢慢地退後了一步。自己卻倚偎在別人懷裏了。

「老陳嗎，前邊的人受傷沒有？」是李工的聲音。

「沒有事兒。」陳明又向前了一步，那個溫軟的身軀依然在他懷裏。

黑暗終於退走了，光明充塞了這間屋子。陳明發現自己正立在離門不遠的地方，長長的化妝臺子面前站立了七八個人。陸萍正俯身下去拾她遺落在地上的手帕。

陳明很疲勞地倒在沙發上。他閉着眼，把頭擱到牆上去，雙手緊握着橫在胸前，他像做了一個美麗而又可怕的夢。這是一個花園，他在這地方看到了一株玫瑰，花瓣紅得像夕陽一樣，微風過來花枝直擱在他頭上，然而他沒有去撫摸，因為怕因此會刺傷自己心，曾使自己流血花的可愛，他也明白的。一霎時，這又是另一個地方了，阮心伏在桌上流淚，敏兒伏在他膝上哭泣，「不，我不能使他們難受。」於是童年的故事又浮出在他閉上了眼的眼前了。

心地似乎平靜了許多，但是仍舊浸潤在玄思裏。忘掉自己現實所住的地方，別人的談話，也沒有注意。等到他清醒轉來的時候，嘈雜聲已經平靜了，房子裏的人也少了許多。他又發現烏黑的眼子正凝視着自己。

他怯弱地避開了對方的視線，想立起身來，門口出現了老張的影子。

「今天演不成了。」老張仍舊那樣高興，並不因剛纔的事而畏縮，「前門口有二個定時炸彈，炸傷三個看客，真危險，後門也有了一個，要不是我早發現，我們都完了。」

「已到了暴風雨的季节了。」陳明立起了身。

「然而在大風雨中我們也要進行的，不怕一切危險和困難。我們是孤島唯一的「民族」劇場了，不能因為一些小事而摧毀它，這裏有成千成萬的人，正需要我們來鼓舞呢！」老張侃侃而談。

陸萍也立了起來，她高聲地附和着：

「是的，在大風雨中我們也要進行的，不怕一切危險和困難。」

陳明覺得她底眼光又射掃過來，倉皇地垂下了頭，向外邊走去。

第七章

在魔窟和租界交界的地方××路的盡端有着一所極高大的洋房，晚上，燈光照耀得比白天更明亮，尤其是門上的兩條藍色的燈。外邊汽車排成了隊，很整齊地。呆看着門口擠進去擠着出來的有閒的人們。

汽車裏都是空空的。東首第一輛銀色的車廂裏，機器的前面坐着三角臉的男子，黃色的制服，襯着不甚白皙的皮膚，他正把頭伸出車窗來向馬路對面提着籃子的姑娘招手。不久這車外出現

了一個穿了藍布短衣褲的臉色黃瘦的女人。

籃子裏是不甚高貴的食品，黃的是花生米，白的糕包紙上印着鮮紅的廣告，再加上花花綠綠的煙的盒子，便變成爲各色交織而成的花籃。她看見一隻粗而黑的手伸進籃子去，隨即從車子裏丟出鈔票來。

「小玉，生意好嗎？」三角臉一邊說，一邊開了車門，小玉毫不猶疑地把身子挨了進去。於是車廂裏有了一陣優笑聲。

好在這地方很太平，沒有人來監視他們，同時在這裏進出的人，是帶了時間到這屋子裏面去消磨的，所以在門外，不能隨便消耗他們底時間去管別人的閒事。

「呼」又是一輛車子，在門口停下來，吐出一對男女以後，又退到後面，加入了這靜穆着的陣線。這對男女卻願意在門外略花費些時光。那男子照例又推一推臉上的眼鏡，立在光海裏抬起頭：

「么鳳，這就是『好萊塢』嗎？」

那女的把頭斜了一斜，靠近他底身體，用手拍拍他底肩膀。

「延風別那樣傻，這種場面沒見識過嗎？」

「誰說沒見過，在外國這種情形多着呢？這在外國叫『背脫』，中國話就是『賭』。不錯，那一回我忘了，像你那樣工作着的人，外國人叫『點心夠兒』就是——就是會跳舞的姑娘。你別看輕我，我跑的地方就比你多吶！」延風又是那一套。一面說，一面拉緊了鳳底膀子，衝進大門去。

這是一個偉大的地方，曾製造出許多動人的慘劇。一進門便是一個大院子。是中國宮殿式的房屋。兩邊冬青樹整齊地立着，在初夏的微風中互相傾軋。長長的走廊完了之後，是一個大廳。沙發，彈子檯，望燈……左邊一間房子裏，奔出在俱樂部中曾聞到過的那種香味。而房門口寫着三個大字——「談話處。」

延風向垂下的綢簾的縫裏偷看了一眼，對着他的正是一個骷髏，外面包了一層沒血色的皮。眼睛閉着，拚命地將一根粗黑的短桿子塞進口裏去。他害怕地閃開了。但鳳已發現了他底動作，她挨近了他，輕輕地：

「別那樣鬼鬼祟祟，要進去看就進去好了。」

延風半噙半喜地怒視了她一眼。

初夏的晚風從窗外竄進來，揭開了綢幕，像故意要暴露這裏面的秘密，那骷髏又出現在延風底眼前，接着幾陣輕煙裊裊地浮出房口，又被風兒嘯散了。

延風憎惡地盯了一眼，又拉着么鳳底手走到裏邊去。

這是一個熱鬧的場所，電燈如星星，向浴在它底光波中的人們眨眼。遠遠近近擺着許多長桌子，而這桌子是被一大羣人們包圍着的。每一張桌子的盡頭，有一張高高的椅子，上邊坐着一個是年輕的女人，在燈光下很顯明地可以看到猩紅的嘴唇，淡血的頰上的胭脂，頭髮像烏雲一樣，覆蓋在白色小圓臉的上邊。頭的下邊是紫紅的綢巾，在微風裏飄動。然而她沒有女子的柔和的氣息，一舉一動都是粗率而橫蠻的。有時候她重重地打一下旁邊立着的西裝男子的頭，等到那男子預備反攻的時候，又裝出媚人的笑。

出乎意料的是圍坐在桌邊的一般坐客並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她漂亮的猩紅的嘴唇，以及紫絳色的綢巾，許多眼光變成無數無形的線，集中在她手裏的一件東西。

手裏不過尋常的兩隻碗，一大一小，合着會令人想到那些在弄角街頭剛乞得食物的人。但是她沒有捧到嘴前去，只是起勁地搖動這東西，手上的戒指也跟着閃閃地放出誘人的光。這東

西裏面並不是飯粒，而是許多小而堅硬的東西，不然，怎麼會有悅耳的聲音呢！

延風伸長了頸子，豎起腳尖立在地上，希望發現這祕密，一直等到背後么鳳在拉他，纔迂緩地跟着她坐到桌子前面的一個空缺上去。另一個女子送上了煙和水果。延風沒有注意到這些，他底視線也和別的人的視線會合在一起，直射在那女子的手上。

她從容地把碗放在桌子中央，又揭開了上邊較小的一只，於是全桌的人一齊肅立起來，發了一陣喊聲，這喊聲裏面包含着喜悅與絕望。有幾個舒適地重新入座，面前堆滿了鈔票；有幾個卻翻着白眼倒在椅上，像一隻鬪敗的、羽毛零落的雞。嘴裏嘖嘖咕咕地在罵人。

這種情形在延風看來是一個奇蹟，他也跟着站起來看看這碗裏的祕密，沒有什麼奇特的東西，只是幾粒小方形的上面刻着紅黑點的玩意兒。他憶起在童年的時候，他曾在鄉下路旁的小攤上看到過，他一向以為這是可以贏糖果吃的，卻不料在這裏會激動這許多人的哀樂。

那女人的手裏依舊拿着碗，而且依舊在一上一下地搖動了，么鳳在身邊抓出一大把鈔票來放在桌上許多方格的一格裏，大家的視線依舊跟着那引人的碗上下，等到大衆瘋狂地在呼喊時，么鳳面前的鈔票增大了許多。

喜悅走上了么鳳底臉，她同時觸觸延風。延風正在對這大堆鈔票發禱，他忽然看見么鳳底肩，上伸下一只多毛的大手，迅速地碰着桌上的鈔票，又迅速地不見了，而這堆鈔票也少了一大部分，只剩幾張散亂在桌子的前邊。

誠然，這是一種意外的打擊，么鳳的喜悅，隨着那只手消失了，她急急站起來，一個青嗶嘰西裝的背影在前面移向遠方去。她轉過身子，是預備趕上去的姿勢，然而這時候，在高凳上的女子身邊的男子忽然跑過來拉住了么鳳：

「識相點，這是東洋人！」

么鳳在上海住久了，她很明白「東洋人」這三個字在最近尤其在這地方，是很有權威的，但是這堆鈔票她也不肯便這樣丟了。他猶豫起來，延風更畏懼地站在她身後。

「算了吧，總是你底晦氣！」是在她左邊的一位少奶奶說的。「他們常常來打秋豐，不管你給不給。」

這話很快地得了大家的同意，於是大家七張八嘴地說話，主要的意思還是不必再去追問。當然，那青嗶嘰的背影已經走遠了。

事情這樣便過去了，好在在這種場合裏去了幾千塊錢不算什麼。么鳳也只能裝做沒有事一樣，可是她，額上已掛上了汗珠，再不似剛纔那麼興奮，也不再從口袋裏去抓鈔票了。

但是那位少奶奶卻很感到興味，拳曲的頭髮上灑滿了油，臉上也有兩團點紅色，不過沒有搖碗的那女子底大，她耳垂上有兩顆乳白色的珠子，比她臉色要白得多。兩只眯了細縫的眼，直凹在高高的顴骨下，像是起伏蜿蜒的山谷。她有着奇怪的動作，每次將錢放在桌上的時候，總用左手捏一捏鼻子，同時又向空中點點頭。

第二次的謎底宣布時，她底頭點得特別厲害，幾乎像池塘中被風搖曳着的荷枝，她並不像別人一樣地直立起來高叫，只是將身子往後抑一下，如果面前鈔票增加了，她就拚命揉着自己底鼻子。因此微紅的鼻尖現在更紅潤起來。

爲了想安靜自己，么鳳在開始吃水菓了，水菓在她們許多坐客面前已成爲祭品，很少有人去吃它。這時她看見對面——少奶的身邊——已換了一個生客，是穿着白布小衫的男子，眼眶紅紅的，舉動有些呆滯，兩只沒光的眼睛嵌在一張黃而多麻的臉上，手爪非常齷齪，長長的指甲裏，充滿了黑色的東西。他看看桌面，又看看么鳳底正在顫動着的嘴。

他雙手在自己口袋裏摸索着，許久，手裏緊握了一張鈔票，放在自己眼前，似乎在欣賞這票子上的花紋，留戀的眼光在這票子上逗留了很久的時間，然後非常小心地放在桌子的左邊，正壓着桌上寫着的「大」字的一畫，可惜只有一張，不能將這字完全遮沒，他又小心翼翼地用手去摸了，怕夏夜的風會將它移動地方。

喊聲起來，他緊張地立起來看看，失望的神情充滿在他眼裏，他急急伸出手來，抓住了剛纔放下去的一張。

「拍」「拍」兩個耳光落在他左右兩頰上，留下幾條微紅的痕跡。受了這打擊，他呆呆地立着，不過還抓緊了這一張票子，苦笑了一聲：

「我只有這一張了。——家裏小孩子一天還沒吃飯呢。」

然而這裏並不是乞憐的地方，四周沒有同情來安慰他。而搖碗的女子身邊的男子，巍然直立在他面前，伸手抓住了苦笑着的人底手，目的是攫取這手中的唯一的花紙。經過長時期的掙扎，苦笑着的人底手終於是空虛了，臉上的創痕沒有平復，心上已刻上一個不可磨滅的悲哀的影子。於是大眾哄笑了一聲，再回頭去看那女子搖着碗的手。沒有人注意到那個踽踽獨行垂頭喪氣的人。

「這臭癩三從來沒見過鈔票。」公鳳的批評是如此的。

「賭不起，不要來好了，這傢伙沒見過世面，倒底白吃了兩個耳光。」少奶奶也附和着。

「那麼他爲什麼不再反抗呢。」延風又發生了疑問。

「他敢！這兒是什麼地方？老實說，這裏的老闆是東洋人，他敢太歲頭上動土！」少奶奶矚了延風一眼，似乎噴恨着他不應該有這些無聊的問題。但是延風卻因她的解釋而感到不安。不過，他看到面前的鈔票忽高忽低的時候，不安的影子，也就不見了。

這裏是一個不會夜的地方，也沒有人感到時間過去的可悲。興奮在每個人的心頭，像在沙場上的戰士。

正在那白皙的手揭開碗蓋的時候，桌上放着一件奇怪的東西，像女子嘴唇一樣紅色的液體在桌上淌，那是一個手指，是剛從人們底身體上分解下來的手指。短短的一截，還在桌上微微地顫動。然而這時候碗蓋已經揭開了。公鳳背後立刻發出一聲慘笑！

「打着了，打着了。」

全體目光轉移到公鳳背後，這便是剛纔頰上留下過創痕的那個男子，臉色蒼白得可怕，咬緊

了牙，把嘴角向左右用力地擴張開去，眼光像瘋狂的狗一樣直瞰着桌子的那一件奇珍。當他舉起左手來慘笑時，鮮紅的血從右手滴出來，像被水淋過的頭髮一樣。他灰白色的小衫上也已有了不少桃花瓣似的紅點。他似乎忘了痛癢，狂地依舊在叫：

「打着了，打着了。」

延風幾乎要昏暈過去，他勉強支持着自己底身體，那少奶奶急急將桌上的鈔票往自己口袋裏塞，又匆匆地走開了。高椅上的女子卻嚴厲地罵：

「豬糞！」

「打着了，哈哈，打着了，對我，對我，一對二……呀，你底手指也要割下來，打着了，打着了！」那流血的手左右揮舞，血點分散在每個人的衣服上。「你們這批害人的鬼，害得我苦，五千塊錢，被你們騙光了，還我的手指，還我的手指——啊！」

他直撲過去，向那高椅撲過去，舉起那隻紅色底手，桌邊起了一陣擾亂，兩個人爲了鈔票又在爭吵起來。但是那瘋狂的人卻不顧返些，盡力地追趕那女子和剛纔打過他耳光的男子。

這情形一直延長着，淒厲的叫聲在空中振盪，再夾着大衆趨避時的吶喊，像沸水一樣，許多泡

沫浮上水面又鑽到鍋底去。延風拉着么鳳底手，站在牆角壁燈的下面，因為兩邊的門自從那搖碗的女子出去以後，已關得緊緊的了。

突然，後邊的門開了，於是像潮水的一羣便向這空隙處湧，二個穿着青色^的襪衣服^的異國人出現在門口，雄赳赳地。潮水受了阻止，又退回到原處去，但是角逐着的一幕，終於在繼續着。那個被追的男子似乎得了救，向門口奔去，後面的一個也就追上。

那多鬚的異國人讓前面的一個過去，又從衣袋裏掏出槍來，於是槍聲和「八格亞路」的罵聲一同迸裂了。

地下躺着穿灰白衣服的男子，他在地上爬行，爬了幾步，又臥倒在地上，紅點變成了全紅，地上也沾滿了血。終於他用腳支撐了幾下，便不動了。這時候，門也關了。延風昏暈了過去，倒在牆角的木椅上。

門再開時一對搖碗的男女帶着幾個工人進來。地上的那一件被擯了出去，於是人們也跟着從前門走出去，像在送殯一樣。延風和么鳳自然也加入了這個團體。一走出門，外面圍擁着許多人，這是被槍聲引誘進來的。這誠然是一件興奮的事，與抽大煙賭博所得到的興奮在他們看來是等

在人堆裏擠出去，飽受着汗味與香味，出了大門之後，延風舒適地站立一下，而么鳳卻疲倦地擦擦眼睛。

「老子晦氣，白送了六百塊錢。」

有時候延風對么鳳有些厭惡，每當她挺着身子拍拍胸脯說話的時候，可是他覺得她身上有一種力量，會撲滅這暫時的厭惡性，於是又坦夷起來，——這是近幾日來的感觸。

「不要緊，我在吳主任那邊還有四十包麵粉囤着呢！」他看看路旁喊着餓的孩子對么鳳說：這大洋房的間壁是一家當店，是適應這環境的需要而開設的，爲了給賭場雇客的便利，商人們就不顧一切地爲「別人」打算。同時，又因爲環境的需要，當舖的左角還擺設着一座小小的香煙攤子。

延風走到煙鋪的前面，拿一匣煙過來，在身邊掏錢，他帶眼看到高高的櫃檯，裏面只有一盞十五支光的電燈，顯得非常陰暗，一個中年的夥計，閒倚在櫃檯上，摸他底短髭。另一個男子正從大洋房底門裏匆匆走來，在短髭的對面，解綢長衫的扣子。不久，那短髭喝了一聲。

「十五塊！」

白色的一團便遞進了櫃檯，那男子穿着短衫，接過一疊紙頭，放在口袋裏又匆匆地消失在大門裏了。

「啊啊！」是他們汽車的叫聲，延風知道是汽車夫催促他們上車的代表。

第八章

方小姐一轉身關上了正在播唱西洋歌曲的收音機，走到衣櫥的長鏡面前，用手掠掠鬢髮，又將頭向後搖動一下，每根頭髮便舞蹈起來，再呆看對面玻璃上的自己微笑着的影子。左手伸到梳妝臺上摸到了粉盒了，用粉撲打她自己底兩頰，然後轉過身，又回頭向後望望，她滿足地笑了，聳一聳肩，再坐到寫字臺前面的克羅米在發光的沙發上去。

左右兩股交疊起來，上面的一條腿前後擺動了，白色的香檳皮鞋，口上嵌着金色的花紋，更顯出薄薄綢襪裏包裹着的豐腴的腿的可愛。沙發旁邊是一張小小的茶几，盆子裏堆滿了片子，她隨意揀出了最上邊的一張。又迅速地丟進盆子去。「吳開峯」三個字便靜靜地躺在許多名片的瓦

上面，她眼裏浮出一個圓圓的臉，禿禿的頭來，又看到眼睛和鼻子縮在一起時的傻笑。

終於這真實的實像，在房裏出現了。她將腿兒搖動得更加起勁。腳尖在光亮的地板上發出有節奏的音樂。那圓圓的臉向她深深地鞠了一個躬，便開始將眼鼻縮在一起笑。方小姐也快活地笑了起來，不久，禿禿的頭就在她左邊的沙發上面幌動，尖銳的聲音，直打進她底左耳。

方小姐，我專誠來拜訪你。那一天喝酒醉了，沒伴你回府，心裏很抱歉，特來向你道罪。他彎一灣腰，看見方小姐底手在煙盒裏抓，便迅速地擦亮了火柴。

「不，我不要抽煙，是拿給你吃的，哈哈哈哈哈！」她狂笑起來，那圓圓的臉有些不好意思，連忙將火柴吹熄了，恭敬地接過了煙，又擦亮一枝，給自己點上。

「方小姐真天真！」鼻和眼又擠在一起。

「吳主任，你也天真啊！」她略有些諷刺。

「真的？我天真嗎？啊！我底心還天真活潑呢！——只有方小姐了解我，這真是海內的知音。」他是非常感慨的樣子。

夕陽透過了白沙織成圖案的簾幙，照在席夢思上的一角紅被上，整個房子也現出了紅色。方

小姐淡黃色的西裝上，也加上了一些微紅。窗前的柳枝在舞動，灑進斑駁的碎影，正在她身上，因此黃色和紅色便相關交夾起來，似用一種閃光的布製成的。她看看窗外：

「但是我卻不需要別人了解我。」

「你嗎，我了解你，既了且解。」他站起來，再鞠了一躬。「我了解你是電影明星，電影界皇后。你是藝術家。那一次我看到你主演的那張『出魂』的片子，我就知道你是電界大王。第一流電學家！」

「我可不要什麼人來捧我。我不愛聽這些話。」她冷笑地。

像被澆了一勺冷水，吳主任坐了下去，他竭力申辯：

「那裏的話，我一向就不願意捧別人。上帝知道，我是非常忠實的人。真的，你的確了不起，你底藝術天才是非常浪漫的。因此，我想和你交一個朋友，調劑調劑我。調劑調劑你。你不是很少有朋友嗎？」

門外在叩門，一個年老的婦人出現了，手裏提着一大包東西，看見了她，吳主任即刻立起來指指手。

「放在這兒，放在這兒——你去好了。」又恭敬地向方小姐：「這是很少的一些禮物，望你哂而納之。」

「謝謝你！」沒有其他遜謝的話。

當女僕開門出去的時候，門外又閃進一個影子，是瘦瘦的中年人，他頭髮花白但是卻梳着菲律賓式。一進門，便提高了嗓子。

「好啊，方小姐。」

方小姐立起來替他們介紹：「這位是賑濟所的主任吳先生；」「這位是社會局局長嚴先生。」他們謙虛地握了握手，在椅上坐了下來。陽光已由牆上爬到天花板上，柳條的影子依舊簸動着。方小姐順手又開了無線電，似乎害怕這屋子裏太岑寂了。歌聲立刻充滿了一屋，在各處跳動着。她又坐在椅上，開始搖她底腿。

圓圓的臉上有着貪婪的眼光，直注視在正搖動的腿上，跟着它上下移動。他張大了嘴，讓歌聲在耳邊沸騰。偶然他覺得胸前有幾粒水珠在移動，纔覺到自己底口沫因為忘了閉嘴，便流出來，他不自安地急急用手在胸前拭拂，希望別人沒有看到。這時他忽然又聽到方小姐的笑聲，紅着臉，他

向四周打量一下。發現對面的局長正用手捻着鬍子在注視方小姐起伏的胸部。

「哈哈，這歌真好聽呢！」

「唔！」他們兩個放了心，哼出這不甚領會的冷話來。

外面有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向門外靠近。方小姐現出不甚愉快的樣子。那腳步聲在門外止住了，接着房門也開了，可是沒有人進來。

「誰進來吧！」局長的態度嚴肅起來。但是沒有效果。方小姐匆匆地走了出去。他們兩個交換了一個驚詫的眼光。

方小姐帶着一個男子進來了，他低着頭，現出非常不高興的樣子。腳步也是非常緩慢，一走到席夢思的前面，便頹然倒了下去。雙手掩住自己底兩眼，一動也不動。屋子裏又是可怕的沈寂。

「現在辦事真困難，社會的問題更難解決。上海，真是一個天堂地獄！」嚴先生想用話來填滿這寂寞。

「可不是嗎？難民收容所第一不好辦。那批難民有了飯吃，還要搗蛋。昨天，幾乎被他們捉住挨打，幸虧走得快。真是『小人』之尤。」吳主任也發抒他底憤慨了。

但是，這寂寞終於沒法填補，這兩句對話完結以後，只有悠悠的歌聲尚存在。——久，許久。他們兩個很聰明，看看方小姐底臉色，便告辭走了。

方小姐送走他們以後，並沒有注意到牀上的人，又立在鏡子前面，塗上了粉，拿着灰色的皮包，預備向門外走去。突然牀上有了反側的聲息，那個男子迅速地起來，攔在她底面前。他哀求地。

「你不能原諒我嗎，錦紋。」那男子很年青，也很英俊。

方小姐從容地轉過身子，冷笑了一聲，預備去開房門，卻被這男子攔住了。

「你預備怎麼樣？你可以愛別的女人，難道我就沒有不願意愛你的自由嗎？——現在請你走吧！這裏不是你應該逗留的地方了！」

他是絕望了，但仍舊微弱地：「你何必這樣殘酷呢？以前不是很熱情的嗎？啊——你變了，你忘掉了以前對我的好感嗎？不要這樣好不好？」他張開了兩隻手，彎曲着身體，很苦痛地。

「出去，請你出去。」她毫無同情，扳着臉孔，衝了出去。他從後面跟了出來，呆呆地站在窗口。她一轉身就鎖上了門，頭也不回地走了。

那男子失了神，一步一步挨上前去，頭掛在胸前，沿着牆壁，像支持不住似的，漸漸地向黑暗的

地方走去。

不久，方小姐又同另一男子從扶梯上來，她先開了門。兩個人進門以後，她又悄悄地把門關上了。那男子的個子很魁梧，臉色也很黝黑。短短的頭髮，行動迅速而敏捷，處處表示他是一個擅長運動的人。他底粗笨的語音與語調，似乎能夠給予方錦紋以很快意的感覺。這聲音常常能吸引她，使她喜悅。

她坐在沙發的靠手上，他底頭正在她胸前，他底頸子被她左手圈住了，似綿羊一樣的柔馴，靜聽着她嘴裏哼出來的歌聲，有時候閉了眼睛，陶醉在這迷夢裏。然而她呢，並不覺得什麼，有時候會斜過眼來注意他的表情。這是一種試驗，可以使她心上感到滿足的一種試驗。

她眼前有一種渴望，便是希望有一種力量來填足自己底快感，有時候她討厭男子，然而她卻需要一種力量來刺激自己，每次，一男子像馴羊一般柔和地俯伏在她腳下時，會快活起來。有時她卻需要男子的粗暴，而這種粗暴終於會屈服在她底氣餒下的。粗暴的程度越高，壓下之後，她愈覺得滿足。因此她不惜以自己底粗暴加到男子們底身上，看他們畏縮失望的樣子，她心裏也會微笑起來。這種畸形的心理的發展，自己並沒有剋制的力量，有時，他偶然也會感到她已成為一個專斷

拆撕人，門底心的劊子手，但是卻並沒有因此而變更她底行爲。

他愛和年老的貪婪而吝嗇的人來往，似乎這可以增加她底地位的。她沒有想到這些，也不會感到這些，她知道錢在社會上是有用處的，所以她便應該同別人來往，同有錢的人來往。每一件新衣掛上她底身軀之後，她可以出去誇耀，受行人們舉目的敬禮，她沒有確定的人生觀，不過在目下「享樂」是她生活上所必需的條件。她懂得上海女人的生活方式，可以將身體出賣給金錢，同時，利用金錢來玩弄別人的身體和心。他認爲這是很普通而應有的現象，也許是每個時代人物所必需做到的工作。

因此，她會驕傲，會歧視別人，更會殘酷地凌辱別人。當她哼歌的時候，忽然覺得面前的男子有些不甚可愛了。當初，在她底想像之中，以爲一個運動員的反抗力一定很強，但出乎意料地卻如此柔弱。一陣厭惡與失望占有了她，她推開了那男子，將自己擲在牀上。席夢思受了震動，便渾身顫抖起來。那男子驚訝地跟到床前，俯着身子，很溫和而又粗聲粗氣地：

「你怎麼不開心嗎？」

沒有回答，她閉上了眼，很疲倦似的，不久又厭惡地向他揮揮手。意思是說他現在應該走了。但

是那男子依舊站着，在等候她底命令。於是她又睜開了眼，兇惡地：

「走吧！明天下午再來找我！」

「爲什麼，你何必對我如此呢？」

「沒有理由你走走我心裏不好過。」她或者希望他能反動的意思，然而他卻接受了命令，安詳地走了而且小心地替她帶上了門。她閉着眼，眼前現出無數男子的背影來，但是都只給予她以不樂意的印象，她又覺到失望。

門又開了沈重的腳步走向牀前她仍舊閉上了眼冷冷地：

「叫你去就去好了，別再來糾纏人！」

「縹緗，你不高興我來嗎？」是洪潮的口音，那麼溫和地。

她忽然坐了起來，仍舊用那冷冷的態度，接着上一句的口吻：

「是的，請你走。」

「啊！縹緗，你這幾天對我不如以前了，前天我約你到我宿舍去，你說沒工夫，今日上午來看你，又沒在家，下午你又說要去排戲，但是你卻睡在這兒。」
「啊，你底信上的話太過分了，爲什麼不願

意和我來往呢？你不知道我是一個可憐蟲嗎？你再給我些安慰吧！如果你離開了我，那我沒有生活下去的勇氣了。」洪潮像在演戲，是一齣求愛的戲。

「好了，完了，我們不能在一起，你不知道我底性情嗎？」她又睡倒在牀上，很安逸地。

「那末無論如何你要告訴我你不願同我來往的理由！」洪潮走前了一步。

「沒有理由，我不高興這樣做。」她一點同情也沒有。

「你這樣狠心嗎？你——你會說出這種話嗎？幾月來時刻不離的交情，你會一天撕破，毫不容情的撕破嗎？唉！你是不是在玩弄我？」洪潮眼中有晶瑩的東西在發光。

「走吧！老實說，你太沒錢了。——忘了我吧，走！」綿紋翻了一個身，把臉去朝牆壁。

「什麼？」是很憤怒的語調，但又消沈下去。「哦，你底愛是建築在金錢上的。」

「是的，我是一個無恥的人，讓你看不起！」

「要逼我走，故意那麼說吧！不，綿紋，這世界太殘酷了，我底生命剛復活的時候，你竟忍心摧殘了我，我沒有家的安慰，在上海正像一片萍草，想在你這碧石上找到寄托，你能殘忍地拒絕嗎？——不，你心裏一定有什麼隱痛，讓我們像那天雨夜一樣到酒店裏去發洩一回吧！或者，你可以儘量

對我宣洩，宣洩了之後，我們再和以前一樣地相愛。以前，我有痛苦的時候，你不是叫我不要寫詩，只要看看你底眸子嗎？

「你如果有什麼不快意的事，請告訴我，別那樣自己難受。我願意分受你底難過，讓大家心坎上刻上一個愁苦的印子吧。你以前不是也常常要對我宣洩憤怒嗎？但願你能快樂，永遠快樂！」

「如果你憎惡上海，那末我們可以到較遠的地方去，只要使你高興就是。或者有什麼人觸怒了，那我可以替他向你求恕，或者去通知他。——怎麼你老不理我，到底是什麼事使你這樣呢？」

洪潮立在牀前，躬着身子，滔滔地在申說，有時看看牀上睡着的人，短短的衣襟下面露出兩條隱藏在肉色絲襪裏的腿。燙髮披在粉紅色底被上，猶如晚天紅霞中的一座黑色的山巒。牀上的人忽然翻過了身子，又迅速地坐起來了，這給予洪潮以新生的希望，但這希望卻消滅在她厭惡而冷酷的眼光裏。她吐了一句，又睡下去！

「別多話，我不愛聽。要是你不走，我就要走了，是不是要巡捕來了你纔走嗎？」

洪潮被失望所包圍了，他呆呆地立着，又徘徊了幾步，發現了桌上的酒瓶，他下意識地走上前去，扭開瓶蓋子，仰着頭把瓶口塞入嘴裏，這裏沒有一個注意到他底動作。他喝乾了第一瓶，又扭開

了第二瓶的蓋一股熱氣從他心頭直湧上來，眼裏充滿了淚，瘋狂地拿着瓶子，顫抖着手，大聲地：

「你——你這殘忍的東西，你親手殺害了我！——」

第二瓶的瓶口又插在他嘴裏了，喝完了這一瓶，他忽然又安靜起來，倒在沙發上。牀上的人像睡着了的樣子，一動也不動。

「你——你親手殺害了我！——沒有良心的東西！——你只要錢！騙得我夠了！哈哈，你以為我不會發財嗎！——你別在做夢！——老子就是趙玄壇，你要一百萬就一百萬。你——你想玩弄我別發昏，那末容易。……但是，你太過分，你太過分，叫我怎麼能忍受呢……」
「洪潮眼裏發出失望的光，他在室中踱來踱去地走。兩頰通紅，連耳根也紅得發紫了。

綿紋似乎感到一陣快意，她立起來整整衣服，很從容地在鏡子裏照照自己底身子，又塗上了些粉，彷彿不會覺到旁邊有這樣的一個人。突然，她發現鏡中有個男子的身軀，向她底影子上撲過來，一轉身，洪潮已抱住了她底腰，她聞到一種不可忍耐的酒氣。

掙扎了一回，「拍」的一聲落在洪潮的左頰上，他向後踉蹌兩步，用手掩着臉，聽到了一陣夾着冷笑的叱責聲。

「不要臉的東西。」

臉上的恥辱與肚子裏的酒同時發作了，他再盡力向她撲去，但是她已閃開了，而且從容地走出了房間。他正擱在着衣鏡上，於是片片的玻璃屑落到他身上，他底頭上。他瘋狂地舞動着手，梳妝臺的陳設開始在房內飛舞。地板上，他發現了紅色的斑跡，但他卻沒有飾裕來考慮這紅色斑跡的來源。

他底怒氣發洩在收音機上，他抓起收音機來，向牀上丟去，收音機在席夢思上跳了跳，又跳出地上，一種清脆的音響起來，於是這東西便被支解了。他又發憤地撞衣架，衣架毫不容情地倚偃到，他懷中來又靜靜地安眠到地上去。最後，他盡力地推那張牀，但是那牀卻富有抵抗力，每一拳打下去，它會把你底拳頭推送回來，於是他又拚命地拉那牀桿，牀桿也親熱地跟他走來，毫沒有爲難的樣子，而他自已卻倒在地上了。他用手摸摸頭，手上變成了紅色。

門外有了談話聲和腳步聲兩個身軀高大的巡捕走了進來，後邊跟着綿紋。他勉強在地上掙扎起來，向她狂撲，但是卻覺得有四只粗大的手阻止了他，他底右手觸着一件冰冷的東西，那東西是黑色的，不久，黑色的東西便直接按在他底胸口上。

「走」兩個巡捕在發命令。

他感到一陣痛楚，身子支持不住，喉頭也有無限愁苦在鑽動，他想痛哭一場，然而一開口便有白色灰色的液體，直射在對面威風凜凜的人底身上。

「拍」他右頰也畫上了一道創痕。

「這酒鬼」隱約地這是方綿紋的聲音。

第九章

初夏的熱風，吹進每一間屋子裏，吹進每一個人的心裏，於是人們似乎感到了溫暖，紅潤的臉色上，又增添了些活潑的神情。陳明在窗前的桌子上伏着頭寫字，阮心凝望着窗外，強烈的陽光，使整個屋子格外明亮起來，她好像有很深的感觸，又回頭看看睡熟着的敏兒底臉，通紅的兩頰，長長的睫毛，直插從閉着眼皮中間，她又自然地微笑起來。

陳明抬頭看看阮心，又繼續寫下去。雪白的紙上逐漸現出一個個的字跡來，有時，他皺着眉，咬咬嘴唇，又停停筆，翻過稿紙來再看一遍。有時候騰出左手來在亂堆着的紙堆上亂摸，不用眼力終

於撲着了一根煙腳在嘴裏，任蓬蓬的亂髮，在微風裏飄動。

阮心將她自己底身子靠在桌旁，伸過頭去，低低地，溫和地：

「快完了嗎？你應該休息休息了。」

這溫柔的調傳入陳明底耳朵裏，變成了他底喜悅，他被這話感動了，停止工作，抬頭向阮心望，紅紅的臉頰，依然是五年前那麼美麗，他記得也是這樣一個初夏，曾迷戀着過這紅色雙頰下的微渦。現在這微渦依然是那麼可愛……他在沈想，隨便向她搖了搖頭，微笑起來。

然而他聽到了桌上的不停而單調的鐘聲，他眼前立刻浮出一個影子，他匆匆地又握起了剛放下的鋼筆。

一印刷所裏不久要來拿的，快寫完了。

阮心知道他底習慣，將另一桌上的未完成的衣服拿在手裏，靜靜地在桌子旁邊工作起來。這種情形，他們是過慣了的，這樣，曾在他們底兩心間有一條無形的線來作聯繫，偶然彼此相對交換了一次，會心的微笑。

就默了多時以後，陳明放下了筆，將一大堆稿紙疊在一起，靜靜地在披閱烟圈慢慢地從他鼻

子嘴裏飛出來。到窗口又被熱風吹散了。他用報紙小心翼翼地將這疊東西包好了。然後立起來伸了一個腰。中午的陽光顯得格外強烈，他脫了外衣，又在桌子前面坐下來。這時候，他似乎已有了餘閒，他拉拉她在工作着的手，大家都笑了。

「我倒忘掉了，昨天上午十點多鐘的時候，有一個人來瞧過你。我告訴他已經上課去了，他還留下一張名片，記得是姓范的。你有這個朋友嗎？」他說，今天下午說不定又要來看你的。」阮心說。

「姓范……我倒記不起哦——范亦通嗎？找我幹什麼？」

「大概是，他走了以後，名片也被敏兒剪成很小的碎片了。總之，他是戴着一付淡黃色玻璃的眼鏡的。架子很神氣。」

「哦……他以前是書局裏做編輯的，編輯所停辦以後，生活很爲難。曾經在報上應徵作日語的翻譯，這是一個律師的廣告。他去接洽的結果，知道那律師很吝嗇，每千字翻譯的稿費是大洋四毛，他憤憤然地走了，以後沒得到他消息過。據說他已經……」陳明不安地說，因爲他怕和一種不相干的人來往的。

門外叩了二聲以後，伸進一頭留着短髮的人影來。陳明向他握握手，於是藍布工人褲的全影出現了，一大包用報紙包的東西交在他手裏他走了。

一陣憂慮又侵襲着阮心的確，她底性情是有點憂鬱的，近幾年來，受着明的影響，憂抑的性情也轉變了許多。但是有時候她偶然也會有這種想法的。她會幻想到那使人可怕的一幕：幾個帶着槍的異國人，拖住了陳明的手，離開這房間……窗外槍聲響了，明在椅上倒下去……這種事情，她在報紙上看到過，在別人的談話中聽到過。她很清楚地記得章如山，××日報的主筆，被抓了去不會回家，據說曾在蘇州河畔發現他的屍體，是用繩勒死的，她親耳聽得章太太的哭着申訴的話，親看到他們二個面有菜色的孩子。前幾日明也會告訴她宋亦平慘死的故事，槍聲響了以後，宋亦平在黃包車上垂下了頭，白色底腦漿和血流滿了一車。她胸前橫梗着恐怖和憂慮，又覺得有窒息的可怕！慢慢地走到窗前，吸了一口氣。

天色突然陰沈起來，藍色的天幕上，鑲嵌着一大堆的白雲。天的南邊，白雲已變成了黑色。頃刻太陽又在雲堆裏探出頭來，但又躲進雲堆裏了。她看見明在整理桌上的書籍。

「到內地去吧！明。」是她迸發出來的帶着憂鬱的語音。

「怎麼樣？你像是很憂慮似的。」陳明臉上起了一陣詫異的光。「不，我們還需要工作呢。心，你不要這樣，多過慮是要損害你健康的。」

他們並立在窗口，凝視着外邊底柳樹，柳樹下面一片淺草地上，有兩個孩子在鬪草。天真活潑的動作，喚起了他們年青時的夢。這時候外邊鐵門開了，皮鞋聲便高了起來，淺草地邊河水門汀上，顯出一個頗長的女的身子。背後依然跟着兩個捲起袖子，挺着胸脯的男人。

「上海小姐，典型式的女性。」陳明老是喜歡發不相干的議論。

「這就是每夜奏琴的姑娘啊！」

「但是她卻有一顆污濁而無恥的心。」上海小姐，享樂已成為她底生命了。」陳明狠狠地說。

這時候，那小姐抬起頭來向上邊望望，她底笑容忽然收斂起來，變成了猙獰的臉色，兩只手插在腰裏，昂着頭，怒視着樓窗口的一對。於是後面的兩個，也更加挺出了他們底胸脯。她底怒視發生了極大效力，窗口發出一聲冷笑。一對男女的影子也跟着不見了。她回轉身，將怒視的目光向兩個孩子宣洩大聲地：

「把草地踏壞了！誰叫你們到這兒來的？」接着是一陣皮鞋聲，和孩子底哭聲哭聲漸漸地遠

了，又近了起來，當中還夾着中年婦人絮絮囁囁的聲音。在窗下延長着。好久，好久，隔壁門口也起了反響，這反響乃是從那小姐口裏發出來的。於是中年婦人和小姐同唱出一曲輪唱的歌，拍節異常急促。而且都是以最高音唱的。

「上海小姐！」房裏也有了陳明的嘆息聲，作了這支名曲中的插語。他在室中踱了幾個圈子，很煩燥地，

房門上又起了剝啄的聲音，但是沒有推門許久外邊傳進了一句話：

「陳明先生在家嗎？」

阮心眼前浮出了一個人影，是戴着淡黃色玻璃的眼鏡的。她低低地將這感覺告訴了陳明，又匆匆地將房門拉開了。陳明向前走了一步，門外有一個戴着淡黃眼鏡的人向他鞠躬之後，纔搖搖擺擺地走近了他，伸出右手來抓住了陳明底手，用力地搖動起來，烏黑的頭髮在窗前發光。他是一個很年青的人。

「還認識嗎？咱們同事過兩個月。我是在生物編輯部裏的……」他臉上堆滿了笑，露出潔白的牙齒來。

陳明底右手從他右手裏掙扎脫了拉過了一把椅子他對於這久未相逢的不速之客有些詫異，從他漂亮的西裝和皮鞋上看來，決不會接受四角錢一千字的工作的，他很想問問他從律師那裏憤然走了以後的生活情形，然而天生訥訥的他，始終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的確，他在對方凌人的氣勢與善交際的談吐下常會忘掉了應說的話。

「近來生活情形好嗎？」對方卻想出了一句。

「生活的艱苦，當然是難免的。但是，還好，不過苦一點兒吧。」——陳明一面在替他倒茶。

不久，對方的談鋒轉健了，他宣傳式地對陳明說：

「我們文人的生活太艱苦，很需要救濟。你們滬風雜誌的經費很困難，拿出錢來辦雜誌，目前決不是辦法。自己生活還難過去，誰還有餘錢來幹這些工作呢？」——咳，陳明兄，你也太辛苦了。整天埋頭工作，你看你背也駝了許多，臉上黃青得這麼可怕。多休息吧，最好多吃一點有營養的東西。就是嫂嫂也瘦弱得可憐，這樣下去終究不是個好辦法。

「我們底生活費用，已是縮不可縮，『節流』也是節無可節了。我想我們應該多做些『開源』的工作。那就是加緊生產。最好能趕上生活程度，我們以時間精力去換這些最低限度生活的代價。

那是犯不着的。陳明兄對嗎？

「不過，長期抗戰，日子實在也太久了。我們提起精神掙扎了二年，如果戰事不停止，以後怎麼辦呢？『生活』是沒有同情的，永久壓在我們底肩上，並且越來越重了。」

他嘆息了一聲，留出一些時間，似乎等陳明底回答。陳明不安地回答：

「以後的問題，確乎是爲難的。」

「但是我們不應該單是嘆息，要努力去追求光明，人活總是要活的，所以也得想想辦法。就拿我來講吧。我現在在工部局裏做事，目前的生活可以過去，以後，也得另外找找路道。」他又轉轉話頭：「現在新出版的雜誌不是很多麼？你爲什麼不寫文章？」

「我看許多不大靠得住吧！」陳明是那末誠懇的。

「他們還不是利用汪政府騙些零用錢，反正裏面找不出一篇有強烈色彩的文字的。如果你願意的話，不妨寫寫小說，寫寫小品，只要兩方面都不得罪，那也沒有什麼關係。聽說他們底稿費每千字有二十元，豈不是比普通多三倍嗎？你是文學家，寫幾篇文章是很方便的工作。」

陳明底臉上忽然有了笑容，這並不是希望帶給他的，乃是公司已明白了今天的客人來訪他的

原因。於是以前許多的疑問，也連帶地解決了。可是他卻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這目前的危窘。他囁
囁地：

「但是，我總覺得不大好，近來寫文章的興趣也索然了。我也許要到內地去。你看怎樣？」

「不好，到內地去還是吃苦；逃警報，逃難，忙個不了，譬如你們三個人，有一個是孩子，就麻煩得多。一動不如一靜，在上海也有工作可做，又何必多此跋涉呢？在上海，也有一個好辦法，就是——就是你們底滬風，可以想法去領一些津貼，也許可有二萬元或者三萬元。那也是沒有關係的事，不過以後的態度稍為和平一些就是了。現在做人，打開天窗說亮話，那是犯不着多吃苦的。」對方的態度很從容，顯出很關切的樣子。當然，這種同情是不容易被陳明接受的。陳明有些煩厭的樣子，他望望窗外，默然無語。

「怎麼樣？你底意思怎麼樣？」又是關心的口吻。

「請你把來意老老實實地說，好不好？」陳明請求他，也許被這誠懇的請求所感動了，對方底態度突然嚴肅起來，站在桌子前面，壓低了聲調：

「也好，我們開誠布公地談談吧。老實告訴你，那方面很希望你們底滬風能夠改變態度。如果

你願意那末做，可以給你們一筆很大的費用賠償你們底損失，同時，也希望你和張允誠先生去幫忙。你們是文化界後起之秀，那方面一定很借重的。譬如說：山東的教育廳長到現在還沒有適當的人哩。南京中央大學也缺少教授……如果——又我聽到說，怕不久對你們——張允誠或者你——要有很不好的行動。因此我不揣冒昧地來通知你，希望你能夠好好地考慮一下。這是一件大事！

憂慮真的開始向阮心襲擊了。她希望這是一個夢，然而這是假想，可以用強烈的陽光來證明的。如果在往日，她會哭泣着對那個人求饒，求他設法，然而她現在卻不能夠。因為陳丹是那樣的個好勝的人。她默默地坐在睡着孩子底牀前，低下了頭，用左手緊握着右手的手腕。她看到陳明現出堅決的臉色，站了起來。

「范先生我先應該謝謝你底好意，還有故舊之情，不避嫌疑地來通知這個消息，但是我也不甚高興，因為你沒有了解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底生活雖然困苦，卻不願因此而出賣自己底靈。我以爲滬風決不能受他們的收買，這是上海唯一的星光，我們可以此得到安慰與鼓勵。整千萬的上海同胞也要這雜誌來安慰與鼓勵我，我很慚愧，在祖國為新生而掙扎的時候，我竟因一己底逸樂

而逃避到上海來，爲了要懺悔以往的過失，正要現在的努力來報答。

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的青年，爲熱血所驅使，我也應做些與國家有利益的工作，如果，我想發財早已去經營商業了，我有一個親的叔叔也和我一同樣逃避到此間來的；他過去也是一個好教師；但是，他已做了××公司的總經理，他爲了不到一千塊錢一月的收入，出賣了自己了。同他一樣的人，正不知道有多少。我既已知道他們底錯誤，因此，便該做些自己認爲應做的工作。當初，一直到现在，也有許多人勸我走上另一條路，他們有不準確的理由來辯護自己；不過我親眼見到過他們工作的失敗與無聊，我就毅然決然地拒絕了。

「我很痛心，到此地以後，間接直接受到敵人的許多侮辱與壓迫。也看到同胞們在鐵蹄下的呻吟，因此我早就決定，用我的身體用我底最大之努力來做救亡的工作，作保衛祖國的工作。我沒有槍，於是就利用這一枝已破舊了的鋼筆。二年來，我曾喚醒了很多人，阻止了很多的人免得他們走入歧途。就因爲這原因，我不能輕易動搖自己。」

他講得很誠懇，眼裏有在發光的東西。頭髮被風兒吹動了，一束掛在他底前額。橢圓形而瘦削的臉蛋，嵌鑲着一張緊閉的嘴，很興奮，他說完了這話，伸手在桌上取過茶杯來，放在嘴唇上，他發覺

這是空的。

用着顫抖的手，阮心走過去替他倒了茶，也替范先生倒了茶。她以為這幾分鐘內岑寂得太可怕了，尤其是范先生底凝視着桌上書堆的眼光。她憂抑地：

「范先生，他是那麼直爽的一個人。講話一點也不留餘地的。」

「那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不過也總得考慮考慮。陳先生忠於國家最好也沒有了。哈哈，我真佩服，但願你本着你底熱心，永遠堅持下去。——我要走了。」他站起身來，又是深深地一鞠躬，接着發出格格的笑聲來。阮心底心跳動得更厲害了，她看見幾條毒的蛇在他臉上盤旋。

「范先生再坐坐吧！住在什麼地方，我可以同明一起來回拜你。」她說。

「那不敢當。不過有什麼必須要和我接洽的話，請打電話——五五四好了。」對方一面走一面說。陳明走了一步，忽然似發現了什麼似的。

「那是方綿紋的電話啊！」

范先生走出了房門回過頭來，很正經地：

「對！你底住址，也是她告訴我的。」

當那客人的背影被房門所掩沒了之後，陳明怔怔地呆立在窗前，突然又回轉了身子，怒視着阮心：「這狗蛋，沒人格的東西！」

「你又來了，也許是好意啊！」阮心把他按到桌前的椅上，用手撫摩他底頭髮。受了撫摩之後，陳明再也不像以前那般兇暴了，但他卻氣忿地：

「原來他出賣了自己，所以穿得那麼挺刮。他忘記了從前失業時的志氣了。要想勾引我，這麼容易！」

「我們搬家吧。」阮心又是憂鬱地在自言自語。

「別那樣憊，搬家又有什麼用？上海的房子又如此擠，找一所房子真不容易啦。正月裏我們不是化了五百塊錢頂費嗎？——上海人是多是這樣兇的，見了錢，同蒼蠅見血一樣。要是在內地，我們底政府就不允許他們這樣做。」另一種憤怒的火花在他心頭爆炸着。

「誰不這麼說，一邊馬路上餓死了人，一邊還在打算囤米呢。你底叔叔不是囤貨的大王嗎？他囤守汽油，囤守皮革，還靠着敵人的勢力來發財呢。上次爲了敏兒底病，我跑去向二嬸借一百塊錢，她毫不猶疑地覆絕了我！」阮心因爲過分的興奮，把藏在心的深處的憂鬱都傾吐出來了。

「誰叫你去借錢的，——咳！你老是不肯聽我底話，爲什麼要背了我向她去借金沒錢的？這兒是他們底恥辱！」陳明胸口有說不出的憤慨，他推開阮心底手，雙手自己捧住前額，讓雙肘支在桌面上。

「那個姓范的怎樣會認識方綿紋呢？」阮心問。

「天曉得，反正是那麼無聊的，沒有腦子的一對。」陳明不願意阮心多問。

牀上有了反側的聲音，敏兒的雙手舞動起來，他揉揉睡眼，叫了一聲「媽。」又迅速地翻了一個身子，從牀上爬下來。是那麼懶洋洋地。他慢慢走到房門口，開了門，閃出去了。當他回來的時候，他手裏拿着一封信。

「爸爸，郵差來過了，房門外邊有一封信哪。」右手依舊在揉眼睛，左手將這信交給了陳明。陳明看看封面，兩根濃黑的眉，皺在一起。

「敏，你看到送信的人嗎？」

「沒有。」

這情形吸引了阮心，她倚在陳明底身旁，靜靜地仔細地看他手中的信紙。她臉上現出了恐怖

的表情，呼吸也急促了起來，可怕的事終於在他面前發生了，她無力地拉住桌子的邊緣，因為如此或者可以支持身體的平衡似的，她讀完了信，讓桌子的側面作全身倚靠的支點。

「這是恐嚇信！」陳明忿忿地把信丟在桌子上紅而粗的署名還在腦中盪漾。「什麼日本特務機關，都是范亦通這傢伙搗的鬼。」

「我們，我們走了吧。」阮心底帶哭的聲音。

「爲什麼？這小小的一張字紙就能趕我走嗎？我不能做對不起老張的事，已答應了他，就得做到底。」陳明很堅決。

「但是——我怕——」阮心很快地轉過身子，伏在桌上哭了，像有幾千條蛇蝎在咬痛她底心。

陳明用手拉過在以驚異目光呆立着的敏兒，一面又俯頭把自己底身子靠在阮心的身上，他看到了她潤溼的眼，和憂鬱的目光，酒渦依舊是那麼動人。他安慰地用自己底臉去熨貼她底，他感到一陣滿足，也幻想到當自己臥在血泊裏，身邊在伏泣着的她底神情。一陣悽楚占有了他，然而他卻溫柔地：

「心，不會的；爲正義而奮鬥着的人是不會滅亡的！」

太陽忽隱忽現地已偷偷地走出窗櫺，窗外的柳枝上更反射出碧綠的光線來，整間屋子裏也被染成了使人感到涼意的綠色。像夏夜的月光，又像滄海在清晨所泛濫的波光。他們三個便被侵潤在這碧色的光明裏。

第十章

僞市長被刺的消息傳徧在每人底嘴裏，同時大眾又哄傳着有化裝遊行的消息，因爲這一個日子正是僞方訂立賣身契約的週年祭。這是一種慶祝的儀式。於是街頭巷尾所談論的中心，就是這兩件大事，一個虎狼消滅了，第二個又起來，走上了前一個的路。

這是陰雨的日子，天色很陰霾，霏微的雨絲隨着微風灑向地上，帶來了涼快的感覺。路上仍是匆匆的行人，他們都似乎不知道在下雨，也忘掉天色已經如此淒其。當然，人類有一種「適應」的本能，即是過慣了陽光輝耀的日子，在灰色的氣氛中也照樣會毫無反應地生活下去的。但是在這羣中，卻仍舊有許多敏感的人，他們會感到壓迫，會在極端忍受之外犧牲一切去追求光明的。

鎮市長的死是他自己底廚子砍死他的，這故事有很曲折的事實因此在人們底口中便成爲動人的小說的資料。公園裏、小菜場上、以及弄堂角落裏，從人們飛揚的唾沫上，從人們指手畫腳的形容中，很可以知道這已是上海現代劇中最動人的一幕。也許正有若干人正期待着這劇本的續編——大出喪。然而這一日所舉行的卻是慶祝。

不管出喪也好，慶祝也好，只要有花花綠綠的東西看，他們——被戲院舞場賭場所摒棄的工人小販們——總是一個可以使眼睛享受的機會。儘可以利用這時間，立在馬路邊上貪婪地去打量。路上行走着的人們，一聽到汽車的聲音，便不知不覺地會站下來，似乎希望着這裏立刻會發現他們所希望着的東西。

這消息像熱風一樣飄到各處，終於陳明底屋子裏也被吹到了。陸萍拉着敏兒的手，在告訴不久將有化裝遊行經過他們的弄前的事。並且形容參加的人的快樂，故意在逗着他玩。敏兒愛理不理地等到他母親回來，他所盼望的是比較現實的燒餅，他母親會在買小菜的時候帶回來的。因此在燒餅沒有走進他嘴中以前，他對遊行這件事卻不甚感到興味。陳明像有什麼事在他心裏，皺着眉，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地走。他眼前現出洪潮的影子，大大的嘴，褐色的皮膚，容易激動而常會流淚

的眼。這影子似乎在海邊，被巨浪捲去，白色的浪花掩沒了她底全身於是他下沈了，下沈了，向黑暗而多淤泥的地方下沈了。他變成了一個猙獰而可怕的魔鬼，和范亦通一樣。不久，這幻像消失了，他又堅定地想：洪潮不會走上這條路的。因此另一條路出現了，像在山角裏，一只獵犬在嗅腳跡，終於張開了血盆的嘴，咬倒了他，血流在地上，開出燦爛的花。一種啓示掠過他底心頭，他神經質地大叫起來！

「這件事一定與方綿紋有關係的。」

陸萍伸直了身子，一隻手還拉着敏兒，

「你說洪潮先生失蹤的事嗎？」

「也許，方綿紋親手殺死了他。」陳月苦痛地：「爲什麼他一定要去愛那種不能愛的人哪！」

他自言自語地又開始在房中走動了，「方綿紋」這名字對他起了惡感，與對「范亦通」所感到的正是一樣。因而他又想到了前幾天接到的那封信，阮心底憂鬱，和陸萍的堅毅正是兩個強力的對比。自己在這兩極端的中間，開始徘徊起來。他覺得正需要鼓勵。然而在老張那邊，又得到了洪潮失蹤的消息。

這許多不快意的故事一連串地向他襲擊。他像被無形的鎖鏈所困住。沒有掙脫的力量。現在站在他面前的又是兩層網——愛的網。他看看敏兒，如敏兒身邊的陸萍。他不敢再往下想。現實的環境致使他失了奮鬥的勇氣。爲什麼這種阻礙會排列在他面前呢。當他注視着陸萍的時候，烏黑的眸子也正對他發光了。

他收回了自己底目光，轉過身去望望天空，他聽到了隔壁屋裏象養着的黃鶯的囀叫聲。阮心叫門的聲音使他脫離了沈思的海。

敏兒把燒餅放在嘴裏，眼睛看着桌子上一大包的花生米，當別人底手伸入這一包東西時，他會驚異地喊起來。這喊聲換了他們三個的笑聲。敏兒肚子裏塞滿了東西，便絮絮地講話了，以前他所不曾注意到的化裝遊行變成目前唯一希望着的東西了。

「媽，什麼時候會到我們弄口呢？」

「別瞎說，有什麼好看呢？這是漢奸的東西，你要看嗎？」陳明在阻止他。

「真的嗎？——你騙我！上次你不准我到民族劇場看戲，只說漢奸們要來丟炸彈的，可是一點也沒有事，你們老是騙人，我一定要去看的。」敏兒拉住阮心的衣服。

「你這樣着急幹什麼？又沒有打鑼。」阮心抱起了這孩子。

「你聽，不是在打鑼嗎？媽，快去快去。」敏兒的身子，斜傾向門口，果然隱了地有鼓樂的聲音在
空中震盪。爲了阮心的緣故，阮心和陸萍帶着孩子參加了這個「盛典」。

弄口鐵門被拉開了，這是往日所沒有的，門口已排列着許多人，就是天天在門外倒垃圾的孩
子——阿狗——也排在這個隊伍裏。他拼命想拉長自己底身子，然而終究被前面穿着短衣褲的
女人遮掩着。他迅速地閃到東邊去，但前面的身子也跟着向西了一步。他又閃到了西邊，不久，他底
視線又被這女人遮住了。阿狗舉起骯髒而黑的手，在堆滿着嫩黃色和白色痲疲的頭上挖了幾挖，
嫩黃色和白色的口間，現出了些微紅絲。他底頭頂像地球儀一樣，可惜只有對着上空的一半，這一
半不是平面而是立體的圓形，白色堆得高了的的地方如果是大陸，那末凹下的淡赤色而光禿的幾
塊便是海洋。紅色的絲，應該是地圖上已成的公路線了。

鼓樂的聲音近了，近了，他們面前一大羣一大羣的人在面前移動，手裏拿着白色的旗旌。身上
的穿着和常人並沒有兩樣，臉上是呆板而機械的表情，默默地走過去了。其中有幾個，似乎害羞的
樣子，把頭低得差不多要貼着胸部。大約是不願有人看到他們的緣故。人羣完了以後，紅紅綠綠的

顏色便走來了，於是觀衆們也格格地大笑起來。尤其是阿狗，經過前面女人的幾次遮掩，他忍耐不住了，便將地圖式的頭皮，向前面的人縫中鑽出去，果然，人縫裂開了，但又夾攏來，他並不以此爲擠，因爲這樣他底前頭再也沒有什麼障礙了。

他看見了許多不曾見過的東西：幾個人把木頭裝長了腳，幾個人把肚子凸了出來，而又是那麼大的肚子，和陸稿荐裏的爐臺司務底肚子差不多。又有幾個女人裝得真好看，紅的衣裳，綠的褲子……他忽然發現這許多女人中有一個人非常面熟，他竭力地想記記她底名字來。在平時，凡是遇到記憶有些不及的時候，他只要用手一挖頭上的「大陸」，便會靈感地記憶到，而且是十有九不會錯誤的。現在他想用老法子試試，可是頭已被她們夾得緊緊的，他只得嘆了一口氣，眼看着這人走過去。

接着又有一批穿旗袍的在阿狗眼前出現了。這是他平日所最願意欣賞的東西。他貪婪地看，一個又是一個。他忘了自己正是鞠躬如也地站在人叢的中間，這一排走完了，纔給他一個休息的機會，他自言自語地：

「媽媽的，真不錯，乖乖擺的東……」他舞蹈起來了，「地球儀」便在她們底中間動盪起來，

於是嫩黃的白色的，和已經由紅綠變成紅塊的圖形的東西開始映入那短衣褲的人的眼簾。人縫立刻寬闊了許多。阿狗覺得有什麼東西打在他背上，連忙挺出了身子，收了剛纔從鼻子裏溜出的兩條黃色的東西，他聽到那女人嚴厲的責罵聲：

「小鬼倏阿是要西（死）哉！」是道地的蘇州土產。阿狗底肩上，又沈重地受到了一下，一股怒氣沖在阿狗底臉上，沖在他底頭皮上，他再也不肯示弱，以用慣的倒垃圾的姿勢，向對方胸前還擊了一下。他感到他拳頭所觸到的是溫暖而又多肉的高凸起來的東西，她胸前還微微地在顫動。阿狗像觸了電，得意似的高吟起來！

「啊喇喇，我底好婊子，乖乖攏的東……」但是在唱的時候，他忘掉了抬架，於是肩上一連被擊了五次。他正準備還擊的時候，背後的人浪卻擁上前來，他被擲在街心上了。像一個不願到講臺上去說話的人而被迫上了講臺一樣，他立刻又從街心衝回來，但是沒有成功，用人製成的牆壁是有彈性的，他越用力，越後退得遠。

接連衝了幾次鋒，阿狗被擲得更遠了。他已加入了遊行的隊伍，這時候，一個黑色服裝的戴着高帽的人，手裏提了木棍，隨便地將這木棍向他頭上放下去，等到木棍再飛去的時候，嫩黃色和白

色已都被染紅了。阿狗迅速地閃在一邊，過去的經驗告訴他這次不應該再反抗，那木棍的厲害，他很明白的。因此，他靜靜地貼在觀衆的前面，一動也沒有動，雖然後面有人在推他。他還記得那肥肥的溫軟的感覺，又禁不住低吟起來。

「阿狗，阿狗，倒垃圾的獺皮阿狗。」是敏兒的叫聲。

這叫聲，阿狗沒有注意到，他依舊拿着怒視的眼光，盯着那個穿短衣褲的女人，也怒視着將消失的穿黑衣帶木棍的人底背影。

然而這時候，他面前的景緻變了，一大堆黃色的東西，堆在紅色的汽車裏，慢慢地向前爬。後面又是幾輛小型畫着紅線圈的車子，輪子上有一根皮帶連繫着發出吱吱的聲音。他知道這裏面的東西，是非常厲害的，阿毛到虹口時，曾被這些東西割下了腦袋，還將他底頭掛在蘇州河上呢。他有些害怕，心也跳動得厲害，回過頭去，人羣已經少了不少。他退後一步，站在行人道上。

正在這一退的時候，汽車裏一個鬍子向他盯了一眼，像受了雷擊，阿狗吃了一驚，他直覺地知道這地方不大吉利，尤其站在最前的一排，他想逃走，或者和上次一樣，把身子藏在人堆裏，只露出一個頭。然而他幾次的試驗都沒有成功，後面反攻的力量卻加大了，受了推動，他把握不住自己，又

被衝到街心了。

不可避免的事情終於發生了，車上的人，大聲叫喝起來，阿狗連爬帶跑的向前面走去。但是後面的槍聲響了，他急急爬到行人道上，於是人海散了，他聽到有人在說：

「啊，這許多血啊！」

這時候大聲的轟炸聲起來了，阿狗伏在弄口的泥淖裏，一動也不動。這轟炸的聲音連接響了三次，他看到紅色的車子被支解了，半個大輪子直在天空飛舞，又落在他底身邊，那些黃色的東西也跟着有一部分在半空中飛舞起來，還有那幾只塗的紅紅綠綠的小車子，吱吱地加快了速度，機關槍的聲音在這裏面發出來。路上的人們倒了，一個，一個，又是一個。

機關槍的聲音，永遠像敲竹般地響着，既呆滯而又單調地，路上行路的人們已經沒有了，除掉倒在地下在掙扎着的幾個以外，花花綠綠的車子在馬路上示威，往來馳驟。有幾個穿着黃色衣服的人下車了。這時候稍遠的地方，又發生了轟炸的聲音，馬路的那邊，化裝遊行的隊伍立刻動亂起來。又有許多人倒下了。吶喊的聲音隱隱地可以聽到些，但沒多久又歸於沈寂。

阿狗在地上掙扎，一陣痛楚使他又倒了下去。他發現左臂上已受了傷，不能自己上下移動了。

他勉強地向後退走，想爬到弄堂裏面去。然而當他嚙嚙走動的時候，一個穿着黃色衣服的人，直立在他面前。小圓形的槍口正對着伊底胸脯。阿狗對於這東西是有幾分畏懼的，他禁不住跪在那黃色衣服的面前，蠟黃的臉上，現出畏懼的神情。

「哎喲，痛哪！」當那黃色在拖他的時候，他發出了哀聲。

一個黑影在弄口閃過了。

那黃色衣服的人立刻丟了阿狗轉身趕了出去。槍聲響了，黑影又竄進弄子，但卻在阿狗的身邊倒下了，阿狗看得很清楚，這是身軀高大穿着黑衣西服的人。這時候，黃色衣服的人又在他們面前發現了，他像靈敏的獵犬似的向倒下的那一個撲去。那人的手揚了一揚，又是一聲槍聲，黃色衣服的人倒了，可是外邊又出現了三個人，一陣槍聲之後，鮮血的從黑色的衣服裏流出來。

外邊汽車聲高漲了，一大羣巡捕擁進了弄子，外邊機關槍的聲息也中止了。他們伏在血的旁邊，開始脫他底衣服。其中有一個，目光直注射在阿狗的身上。

「抓起來！」於是他們幫助着阿狗，擁出了弄口，汽車又牛鳴了。

四周依然是靜靜地，馬路上一個人也沒有。

「幸虧我們早回來，不然……」阮心聽聽四面的槍聲，對陸萍說。她看見窗外一大羣人從井口像潮水一樣地湧進來。各人鑽進了自己底屋子。「我早料到會發生這可怕的事情的。」

她又憂慮起來，彷彿看見弄口站滿了異國人，有些已走進自己底屋子，而且在翻閱桌子上或箱子裏的東西。又看看陸萍和陳明兩人安詳的態度，又有些氣憤似的，又自言自語地：

「如果來搜查，那就糟了。明，那些抗戰的書籍怎樣處置呢？」

「真的來搜查的話，那就燒了它。」陸萍代替陳明回答。

一陣急促的打門聲之後，一個身軀偉岸的人衝了進來，藍布長衫上有一大攤血跡，一進門，很安定地用手托住下顎。但他底臉色卻有些蒼白。陳明像獲得了奇珍似的，上前去擁抱了他，很驚訝地：

「老張！是你嗎？」

允誠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了來了，急急地脫了長衫，交給阮心。阮心會意地接了過來，在牀上取了另一件夾色的給他。陳明又在他底左腕上發現了一塊創傷，便小心翼翼地用自己底手帕將它包裹起來。陸萍匆匆地關上了門，屋子裏突然呈現着緊張的氣氛。允誠喝了茶，臉色已恢復了常態。他

像寬心似的，第一句話便是

「槍在你們廚房的鐵灶裏！」

陰沈的天色依舊陰沈，不過在中午的時候，太陽在雲陣裏透出些微的光來，微風依舊在搖動窗外的柳條。允誠慢慢地申述他所遭遇的故事：

「昨晚十一時，我得到了命令。我底使命是襲擊敵人的遊行隊，但是我並不知道同夥的人是那幾個。這是我們底慣例，你不應該知道這些無關緊要的事的。這晚上我拿到了槍和子彈。因為我曾經做過這一類工作，所以並不慌張。毫不猶疑地接受了這道命令。我很高興，我有了復仇的機會了。那一天晚上，我做着很好的夢，不到天明就離開了床鋪。」

「如果復仇是一件快樂的工作，那麼我這時的喜悅是可想見了。我清早便在這街上徘徊，爲了預先找定一個可以走脫的路和隱身的地方，我就選定離你們弄口二十步左右的弄堂，弄堂的門口，有一所沒人住的破屋子，據說這原來是一個老年的苦力住着的。於是我先去拜訪這位住客。因爲這屋子後邊有一個木棚，可以跳到你們底弄子裏，再爬過鐵門，可以跳到你們底洋台上。這是一條不使人注意而又容易行走的路。」

「那是一間黑而骯髒的房間，一走進這裏，便有陰沈而可怕的感覺，這裏面一張破板床和方桌占據了它整個的空間。外邊有一個窗子，正對着門外的馬路。屋子裏的主人，對我底巡視毫不驚訝，當我走出房間的時候，他悄悄地告訴我，他也是爲這工作來的。我們交換了證件，便坐下來閒談。他是六十歲左右的老工人，但富有青年人的熱誠，乾癟的臉，銳利的眼，知道他是一個堅毅而勇敢的人。他說，願將自己底身子交給這工作，因爲他已是在世不久的人了。他在床下拉出一個小型炸彈來，漆褐色而可愛的東西。幾月前，他已收藏着了，這是一個好機會，即使沒有上司的支配，他自己也願將這使命負在自己肩頭。他沒有孩子，也沒有妻子。」

那房間裏異常的沈寂，除了沈沈的低抑而明晰的語聲外，沒有一些聲音。陸萍用她底背靠靠在門口，她以爲這樣會安些些。暫時的緘默以後，允誠又繼續往下說了：

「我們談得很起勁，談到家，談到國家，也談到上海。每個人的心裏懷着一種興奮，未來的戰鬥，正是我們所期待着的。也許我們初次認識，也就是最後的會面，在這短促的生活着的一段時間，我們應該互相傾訴的。」

「不久，期望着的果然到了，遠遠的行列漸漸地近起來，鼓樂聲突然聽到了炸彈爆發的聲音，

我們知道同伴們已在開始他們底工作然而那行列依舊整齊地經過我們面前他——那個年老的工人，突然握緊了炸彈，用繩子把自己底身體和炸彈束在一起。當我開始因他底動作而驚奇時，他對我說了一聲「再會」便繞上窗口，連人和炸彈一起下去了。於是樓的炸彈聲和狂呼聲響了。這是一種慘厲的聲音。我也伏窗口，對準坦克車上面的敵人打了一槍，他倒了。等我第二槍再發的時候，牠們已發現破屋內的秘密，機關槍的子彈掠過我底頭髮，我爬上了木棚。

木棚一弄石地發現了敵人的影子，木棚上面堆着的竹塊是我底掩護物，我再開槍打倒了兩個，纔爬上鐵門，牠們底目光集中在破屋裏，所以不曾發覺到。從鐵門上跳到你們陽臺上的時候，不小心擦破了皮，把衣服都弄髒了。我匆匆下樓去藏了槍，再回上樓來，你們都不知道。」

他回憶着剛纔的一幕，種種掙扎與爭鬪的情形，又歷歷顯現在他目前。他苦痛地又咬着嘴唇？「他就這樣地犧牲了，他想支解自己底身體來換取上海四百萬同胞底怒吼，告訴英美友邦，正義還存在在這孤島上，他雖然滅亡了，然而卻是永生的，讓我靜肅地向他致敬，向這位無名的民族英雄致敬，開你不用怕，不用灰心，這裏不是沒有熱血的地方，反而我們正應該踏着他們底血跡前進。」

阮心感動地看看他的臉色，她底憂慮的網被熱情所衝破了，眼前是光明的大道，一切可怕的陰影變成這大道上鮮麗的奇葩，她發覺過去的逃避的方式是不甚應該的。同時，也覺得過去另一種疑慮的錯誤，陳明確乎將愛的大部交給了工作，並不是因為陸萍的關係。他們，這亦心的一羣應該緊握着手。尤其在這風雨飄搖的環境裏。

陸萍離開了房門，走到允誠的面前，她恭敬地立着，眼淚流在頰上。

「張先生，你是偉大的。」

「那裏有獎飾的理由；這根本是我們本身應做的工作。我們留在上海，並不是來享樂的；讓大家盡力做本位上應做的事吧。」允誠穿上了灰色的長衫。「今天怕不能走出這弄子了。陸萍，請你給我化裝！」

於是他在桌上鏡前坐下來，陸萍調了粉，蘸着筆，她好像在後臺的化裝室裏，迅速地完成了這工作。

巡捕車在弄內發出不悅耳的叫聲；黑色而龐大的車箱停在他們一排住宅的前面，這龐大的東西裏吐出一羣黑衣人來，鑽進每一間屋子裏；不久，扶梯上有了雜亂的腳步聲，他們交換了一個

眼光，尤誠立刻跑到床上去，陸萍替他蓋上被，又把帳子放下來，陳明迅速地在抽屜裏拿出一瓶藥水，放在床前的茶几上。

房門推開以後，房子裏就緊張起來，阮心以前所想像着的一幕，現在已現在目前。他們掀開帳子望望，陳明走上一步，從容地：

「這是我的爸爸，他病着。」

說完之後，又走到桌子的前面，拿起書來看。阮心抱着敏兒和陸萍向窗外望着，屋子裏交織着幾句平板而呆滯的對話聲，接着，黑色的衣服離開了這房子，扶梯上的腳步聲又雜亂地響了。

尤誠從床上跳起來，他們相視而笑。陸萍孩子似的跳了幾下，像在演戲一樣，看了窗外的天空：「大雷雨已經過去了。」

第十一章

辦公室裏電燈光比平日更光明了，長臺上鋪着草綠色的桌布，四周圍坐着許多人，飛蟲在燈泡上往來，擲下了許多細微的影子。桌布上點點黑紋在移動着。這是學校裏最鄭重的典禮，每次舉

行這典禮的時候，總只有一兩個人發議論的。盛校長底上半身露出在桌子的那一邊，今天頭髮上加了油，看上去似乎不止五十歲了。乾枯的手按在草綠色的桌布上時，她咳了一聲，許多話從她嘴裏滾出來，飛到空中，飛到屋子的外面，再飛到遼遠的地方去，然後再回來，鑽入生客的耳朵裏。這是一種單調的山歌，對於失眠的人，這是良好的催眠的歌曲。

「六月」末氣異常燥熱，大家像壓得透不出氣似的，這真是一個令人欲睡的季节，尤其是將有雷雨的晚間。汗從盛校長光髮的邊緣上開始結成了小珠，又漸漸加多了，額上像水初沸時所發出的小泡沫一樣，又逐漸併成一條，毫不停留地向鼻子、眼睛這方向流下去。因此遂成白色的臉上，深刻着幾縷黃色的條紋。她用手帕在額上小心地按了幾下，但是話聲並不會因此而中斷。像夏天的瀑布像春天的雨。

陳明劍彈琴太久了，瞌睡的眼，挺一挺身子，但這不過是五分鐘的振作，不久，又拳曲着身子，眼皮上的筋肉，也鬆懈下來。渾身每一根骨骼，必須要一個妥適的地方去安頓。他深悔不應該參加這盛大會。平日，深夜他一人工作着的時候，是再也不會瞌睡的，想振作自己，便竭力去注意對面一排學生密的臉孔。

他的視線裏並排着兩個人頭，其中有兩個是非常熟悉的。

左手第一個靠近盛校長的，是扁闊的臉，扁得厲害也闊得厲害，幾乎超出了一般扁闊臉所扁闊的程度。她沒有光亮的頭髮，但卻有一張口角向下的嘴，兩粒門牙似乎不曾找到適當的地位，因此即便閉了嘴，在上下脣相合之間，還舊露出了它一部分。她自己大概也發現了一點，常常儘量將上脣伸張出去，把這二粒露在脣外的東西努力地隱蔽起來。她傾聽着盛校長的話，有時皺皺眉頭，這是感動的表示，也有時會故意笑笑，但她底身體自從坐下以後，永遠像鐘擺一樣，一前一後地在擺動。左邊一個特別矮小，因此這行列變得高低不平了。那矮小的人卻有很長的頭髮，一直披在肩上，蓬鬆得好像兩條雪白的臂膀，交叉在胸前，常常搖着頭，使全部的頭髮波動起來。再過去是一個熟悉的臉孔，黑黑的眼鏡，直擱在鼻尖上，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睛，常常通過鏡框子來注視別人。不斜過眸子去的那長髮的女人，視線停在白色的臂膀上，會延長到五分鐘以上。疏疎的禿髮，薄薄地蓋在頭皮上，在強烈的燈光下，頭皮的深黃色不能用頭髮的黑來掩蔽它。最左的又是一個男子，花白的長鬚掛在多皺紋的下顎下，新剃過的發綠的頭皮，是常被別人注意的。他正襟危坐的姿勢確乎在這時候可以影響於衆人的態度的。果然，當多白的眼光掃射到多鬚的挺着的腰肢時，也不知不

覺地把自己身子伸高了些。

夏天的瀑布，春天的雨，改變了它底音調，校長拖上一大張報紙，來讀了，這似乎是在宣教；也像在宣讀誓文。一般坐客在混沌中被這聲音拉了出來，他們咳嗽了幾聲，似乎說，最緊張的一幕將開始了。扁闊的臉突然站起，她臉上痙攣起來：

「這一定是陸澤寫的。他常常在抗建日報上寫文章的。我們所要討論的並不是她寫的問題，乃是如何懲戒她的方法。她不是一個學生，平日對我們就不恭敬，非嚴懲一下不可。」

爲了想避免她口中所跳出來的淫雨的襲擊，陳明用手掩住了自己底口；而對方那禿禿的頭，卻抬得高高地又張大了嘴，正似一只大缸，讓簷水滔滔地流到它裏面去。流得夠了，他閉了嘴，也站了起來。

「陸澤的罪狀，很可以研究：第一她侮辱校長，說校長將學校當做商店，一個人發財；第二她侮辱教務長，說她出賣分數把家鄉的黃蠟運出來資敵；第三侮辱我們教師，說我們誤人子弟，出賣自己底靈魂——至於說我，那是個人的事，倒沒有什麼關係，她寫這動機，不外乎兩個，一個是吃得不舒服，穿得不舒服，像瘋狗一樣亂咬人；第二個，那可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他底語音又

底抑起來，禿禿的頭向校長一方面移動，幾乎把整個身子壓在白臂膊的身上——故意擾亂租界秩序，破壞上海教育，思想左傾，行爲浪漫，如果照法律懲辦，那一定要坐老虎凳。

「所以這樣嚴重的問題，決不能忽視過去爲了整個上海的安寧，爲了整個教育的前途我們要制裁她。」末兩句，他特別強調，似乎那女孩子已跪在面前受判決了。他是學過法律的。

這議論激動了扁闊的臉：「送工部局那——那不大妥當。她有證據啊！」

陳明嗤的笑了。於是禿禿的頭又在燈光下開始閃動，像發現了奇蹟似的。

「有背景，這件事一定有人在鼓動的！」

於是，大家沈默了，只有長鬚的下顎在顫動，是一段感嘆的話：

「好好的女孩子不肯讀書，專於在外邊做戲和男先生一道廝混，還成什麼體統？還要出言不遜，目無師長——她還有一篇文章是罵汪政府的社會科長的，那社會科長是她小學的先生啊，連先生都要罵，真是豈有此理，咳，『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此風斷不可長！」他憤然拉拉鬚子，像還有許多忿怒要在鬚子上發洩似的。

禿頭的臉上浮出得意的笑容，現在他是勝利了，他憶起在教室裏當他講書發現困難時，那烏

黑的眸子老是對他微笑，現在回憶起來，這微笑確乎是美妙的。於是他想像到未來烏黑眸子會向他求情，乞他原恕，他又高興起來，眼前雪白而肥胖的一對臂膀不就是一种引誘嗎？於是臂膀與眸子起了一陣爭鬪，終於臂膀得到了勝利，因為這是現實橫在他面前的。他下意識地再站起來，將身子往白臂膀上靠過去。出乎意料地，那白臂膀閃開了，他幾乎倒在長長的髮上。他開始在搜索那兩條肥白的東西。

格格的笑聲，從陳明底嘴裏出來，他纔明白過去的一切，恨恨地盯了對面一下。

「學校應該依法起訴查出同謀的人來。妨礙租界安全可以處死刑的。」

這嚴厲的判詞在扁闊臉的心裏立刻起了作用。她知道「以黃胆供給敵人也受同胞們底制裁的。」她想到一個方法，就是利用別人宰割了她底仇人，如此，這秘密再也不會給別人知道了。她過慮到送入工部局之後，會牽連到「黃蠟」的問題。她看到盛校長正在低頭沈思，知道對方也正在考慮如何可以使人不斥議她以學校來使她享樂的「過失。」

「她是一個孩子，有着天真的心，別加上那些可怕的罪名好不好？」白臂膀在空中舞動她像很痛苦似的。「如果一定要懲罰她的話，叫他離開學校也可以。」

扁闊的臉向她怒視一下，像命令下屬似地：「你以為這是天真嗎？啊！你這話，上帝會懲罰你的，啊！」

受了上帝的懲罰，那白臂膀又靜靜地橫在胸前，再也不動。白色的唾沫開始又飛舞起來，落在伏在桌上的長髮上，白臂膀的背在抽動了。發出低低的哭聲。於是禿禿的頭立刻伸過去，他聞到一種使人心悸的香氣。他又感到一種矛盾，她底哭泣是爲了烏黑眸子而起的。

布告處擠滿了人，陸萍的判決詞就貼在這上面。引起了許多學生的議論。那邊門口出現了豐腴而婀娜的姿體，這便成爲幾十條視線的中心地，但是她並不覺得有什麼，只是向她們微笑，匆匆地走入另一間的裏面。這便是學校裏的教務處，黃教務長的辦公室。

吃了一驚，現出傷促的樣子，黃教務長不自然地立了起來。扁闊的臉，呈現出緊張的表情，陸萍昂然直立在她面前，微笑地凝視着她。外邊同學的呼聲，忽然高漲起來。陸萍手裏拿出一封信來，向教務長鞠了一躬。

「黃先生這是井田大佐給你的信。你遺失在地上了。」

像被雷擊似的，廣先生幾乎昏厥了過去。她底嘴唇蒼白，雙手顫抖着，裝出來的強笑更襯出失神的雙眼之可怕。她恨自己爲什麼這樣不小心，將這樣重要的信件遺失在自己臥房裏。但是現在不是悔恨的時候，憑她以往對付事變的能力，她侃侃地議論：

「這是誰假造的信，你因爲被開除了，想破壞我底名譽嗎？別做夢，誰相信你這封信。」她用手托着前額，似乎支持不住似的。

「沒有假造，裏面還叫你憑這信去拿十三萬塊錢的黃蠟費呢。不我這裏還有第二封信，是你妹妹寄來勸誡你的信。昨天我大膽向號房裏拿來的。你不會見氣嗎？我想把這兩封信送到報館裏去，讓上海四百萬同胞公開地來制裁你。」陸萍把這信塞在自己口袋裏，指手畫腳地。她看到對方向前了兩步，似乎要來搶劫的樣子，她又警告着：「別動手，外邊的同學很多呢？你願意他們知道這件事嗎？」

扁闊的臉更蒼白了，她倒在椅，軟弱無力地：「開除你，並不是我底意思。」

這時候隔壁校長室裏走出盛先生來，她向陸萍笑笑，又走過去拍拍她底肩，很熱誠地：

「陸萍，你還是一個孩子，不懂得人情世故，我們爲了吃飯，纔有那種，那種……這種情形，你將

來到社會上去會明白的你還是一個純潔的孩子，真可憐！你不能原諒社會上一批可憐的人嗎？我們想你離開此地，有一種很深刻的用意，就是要你走上光明的大道，我們人世，轉變愈多愈好，愈好變得快，越有希望。因此你還是轉變環境的好，你不能記私人的恨。譬如你在報上罵我罵黃先生，我們都可以原諒，爲了整個學校的前途，不得不有一種表示，你是聰明的孩子，這一點一定可以了解的。——黃教務長底事希望你不要宣布出去，無論如何，她總是你底老師。——她又轉變了語氣，「你如果宣洩了這件事，與你底前途是很有影響的，說不定會發生很可怕的事。」

也許是校長的話發生了效力，陸萍離開了這裏。同學們認爲不到一個月就會放假，她因此而不曾結束高中階段，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陸萍走了以後的一個紀念週上，校長和黃主任宣布了陸萍的罪狀，並且告訴同學們陸萍會因爲悔過不及而向他們痛哭了三次。白鬍子的國文教師也因此而多選了幾篇論忠孝潔身的文章。禿頭的李先生在教授史地的餘暇也論及陳明先生的過失，自從烏黑的眸子失蹤了以後，下課在休息室裏那兩條白色的臂膀變成他唯一的安慰品了。

白鬍子的國文教師孫先生是前清遺留下來的太史公——翰林，在現代「太史公」正如中藥

房裏給羊犀角那末名貴，戰事把他推送到上海來，成爲這學校劇場中的一個名角。他有時會講到「餘生擾世」的史實，也講到「中外一家」的理論，尤其講到史記貨殖傳的時候，他認爲「財與人生是很有關係的一件事。因此而論到女子一定還是回廚房去的好，可以吃一口安樂的飯。」

這一點意見，是女學生所最反對的，曾在上課時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他底論斷是女子一定不如男子，因爲孔子將「女人」與「小人」並列，聖人的話是垂千世而不易的，現在世界大亂，正是女子想要制服男子的緣故。女子之所以爲女子，所以要服侍男子，那是天理，是造物者特定的規則。因此女同學們不敢公然反對，因爲一反對便是「非聖」「非聖」便是「無法」「無法」便是「搗亂分子」「搗亂分子」是要處死刑的。

有一次上課的時候，他卻公然受了窘。有一位女同學提出一個問題，問他替漢奸題本主有沒有罪。起初他紅着臉勃然大怒。但經過同學聲明這是隨便問問的，他就安心地發了許多議論，引證了些「貪夫徇財烈士徇名」的話。但一位同學說明在前幾天上午，有人在偽市長的家裏，見到一位與孫先生同姓名而且同相貌的人時，他底議論轉了灣子，說明這是各人的要事和國家觀念絕對沒關係的。然而同學們卻不了解他，於是他拍了幾下講臺，拉了幾下鬍子，表示不願再來教導了。

因此，又在某一晚間舉行隆重的盛典，黃教務長校長，禿子先生又發了一番議論，布告板上又多了幾張條子，說明孫先生因同學不可教誨所以離職，不可教誨的同學又照例被摒棄到校外去了。孫先生雖然不願在這裏任教，但是六七兩月的薪金卻很願受領，所以雖到校裏來討過三次，校長決定不給他，理由是他已替偽市長題過木主，這筆薪水是應該充任她底一公袋裏的。不久，孫先生以頭號大字在新聞報上登了一個啓事，內容是說，年紀已老，決定隱居市場，其他政治上的一切，他完全不聞不問。這啓事一連登載了三天，黃主任替校長着急，以為這是針對着學校而說的。然而第三天的新申報上卻明明白白地說這位翰林公已經到了南京，並且親授教育部的某要職了。這不但使校長放了心，也增加紀念週時演講的資料。

每天，陳明揀着書本去上課的時候，身軀嬌小的趙先生總帶着伊鬱的臉色，而那位李先生除了注視趙小姐底臂膀外，還留出一一些時間來瞰陳明一眼。每當發現陳明無抵抗地低下頭時，他笑容就挂在嘴角。

第十一章

小菜場裏一早擠滿了人，兩排長長的人陣，從這條馬路的盡端，一直通到另一條。正似兩道短短的籬笆，夾在馬路的兩旁。如果是冬青樹，一定可以增加這裏的風景的。然而這卻是衣衫不甚整齊的一羣。他們每人的背，緊貼在別人的胸口，接成長長的一條；眼睛凝視着馬路的盡端，也是這長隊的盡端。高高的櫃臺上，排列了許多人頭和高舉着的手。

這行列向前進行，但卻是非常迂緩的，迂緩得看不出來。像蟄伏着的大蛇，也像一條積貯着死水的溝渠。不過每人接近了那高高的櫃臺時，臉上總現出喜悅的神情。蓬蓬的黃髮，粗黑的手裏緊抓着她底唯一寶貝，挨上前去，留神地將纏亂的一團放在櫃上，於是櫃臺裏伸出一只肥白的手來，接了那一團，不久，那一團裏的一張飛到她前面，裏面大喝一聲：「換一張。」粗黑的手，在自己腰袋裏搜索了一番，拉出一個「失望」來，不能再使他逗留，後面的人潮向前湧着，她被擠出這行列以外了。旁邊的警察們像預備好了似的，等到他試想再衝入隊伍的時候，木棍便迅速地落到蓬蓬的黃髮上去了。

馬路上幾輛汽車駛過了，車子裏煙團留在空間，又不久就消失了，車子裏的人們底頭左右行了舉目禮，似在檢閱這長長的軍隊。警察們也似乎更興奮了些，隨手舉起了木棍，於是行伍就自然而然地整齊起來。他們臂上用白粉筆寫的號碼也跟着齊整了。

李太太在馬路的轉角上站着，她不是來檢閱而是預備來做被檢閱的人的。這長長的一列，竟使她躊躇起來，她怕白色的號數和警察們手中底木棍會損害她底尊嚴。但是另一方面卻有一種力量使她不得不走入這隊伍去。延風的背影在她浮起的思想的斷片中發現了，這時，她望見了男子的惡濁和自私。他已經遺棄她了，爲什麼半個多月沒回家，她底生活，現在也不在他底考慮之中。米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而可以換米的鈔票此米的問題更嚴重些。她底臉上有着怨恨的光，她並不是這樣想，也許有一天延風會回家，並且帶了整箱的鈔票回家，她可以垂着淚對他責罵，甚至用拳頭擊他底頸子。

然而，事實總是事實，中午與夜飯不能不吃的。手裏是新大衣換來的代價；只要延風一回來，這新大衣依舊是屬於她的。她怨恨自己平日爲什麼不願招待延風的朋友，使現在連訴苦也沒有地方。——她有一種奇怪而矛盾的心理，以爲在別人面前不應該說出丈夫的壞處，同時，更不肯說明

自己現在正缺少什麼東西。因此除了親自加入這隊伍，又有什麼別的路途可走呢？她願這時候會發現一個奇蹟，能解決她困難的奇蹟。

下雨了，米大的點子直向地下丟，不久又變成幾千萬條粗線垂到地上來。這行列動了一動，又整齊起來。他們她們身上加了油，蓬蓬的頭髮也光亮起來，有幾個看到警察頭上身上披上了雨衣，偶然發出羨慕的嘆聲。李太太，退到一家商貨店的門裏去，雙眼仍舊注視着對面的兩條行列。下雨，木棍的威脅，和白粉筆字的羞辱可以暫時避免了，但是雨的欺凌，卻又是另一件可怕的事……她回過頭去看到玻璃櫃臺裏面的麵包和糖果，又看見一個女子抓起一把餅乾來塞在旁邊一個孩子的衣袋裏。

「是李太太嗎？」一個會聽到過而不甚熟悉的聲音從那女子口嘴流出來。李太太是健忘的。大半月以前也是不大喜歡和別人招唛的人，這半熟不熟的臉，使她心悸。一陣紅雲飛上她底臉，似公孫離時心裏的祕密，一切都被揭穿了。一個瘦而略長的女子立在他面前了，頰上兩個美的酒渦，喚起以前的回憶。

「不認識了嗎，我叫阮心。上半年和陳明在大光明裏曾遇到過。」阮心自己在介紹自己。她有

這種能力見過一次面的人在一年中能說是他或她底名字來，但是她不願多認識人，因為她是那麼，別人欺凌的。

「唔，太太，太太！你真忘了你住在這『兩』李太太，你應高乎，似乎比阮心高明，雖然她這也是他不願和別人應酬的，一瞬間的臉，紅雲已變成勉強的，笑。因為她發現阮心身上只是一件藍布的底袍。

她告訴阮心，這次是延風叫他來買些牛奶之類的東西，因為銀行裏有大筆款子，要他簽了字纔可動用，所以不能和她回來。上海地方雖然大，要買怎最好的牛奶之類，是頗不容易的。因此想多走幾個地方。她談起在風雨中呆立着的那一羣，是多麼可鄙而又可憐。延風不久正想辦一個工廠，工廠如果開辦，這批人的生活問題也可解決，於是上海也許沒有那種可怕的現象了，這種議論打動了阮心底心，她感動地向對方申訴着生活的困苦，與環境的不善，也申述了鼓勵丈夫多做些與社會有益的工作，是妻子底責任。她感到一種安慰，這沈濁的母，她發覺了和她同一懷抱的女人，因此竭力邀對方到自家去，她想把這全部白日的時光在他家中消磨的，故友——介紹給她。

李太太拒絕了好多次，終於是答應了。於是她將新大衣換來預備換的那一束裏，抽出一張，換了糖塞在敏兒手裏。敏兒卻不知道李太太的心情，毫不遲疑地從她額的手裏接了過來。

面前的隊伍忽然散了，原來米店高高的櫃臺旁邊多了一米已售完，四個歪歪斜斜的大字，排隊的人這時候纔覺得雨淋的可怕，各自匆匆地走散了。一對年老的婦人走近她們底身邊。

「今天中飯和夜飯怎樣辦呢？」

「阿毛的爹把我們丟了，餓死也是天數！」

這正是一支鋒利的劍，刺入李太太的心。她恨恨地看了一個月，一恨似乎埋怨她們故意宣洩自己底祕密，兩張枯黃而多皺紋的臉，給予她以十分惡劣的印象。年輕時她會聽到過祖母所講神話的故事，她想起這兩個一定是善於擲揄別人的惡鬼。不願再在這裏站立，便跟着阮心沿了店門走去。

地下很潮溼，尤其在這多小攤的地方，阮心牽着孩子，小心地在石塊上走，怕水溼會滲進了她底布鞋，而李太太卻在後面加重了皮鞋與厚的碰擊聲。嘴裏又自言自語地：

「早知道會下雨，一定把雨衣帶來了。」

這裏雖阮心底家沒有多遠，沿着店面再對過一條馬路，便是弄堂口子，阮心一手牽着孩子，一手提着菜籃，似乎很乏力的樣子。一到家，她把籃子交給陸萍，又給她們介紹了一下。她深覺這簡單的陳設，會使李太太不安的，於是用抹布揩乾淨一張椅子，讓那位客人坐下來。

陸萍近日來和阮心接觸得久了，似乎也受到了她底些微影響；在天真和活潑中又加上了仔細和殷懃。她替李太太倒了茶，又替敏兒換了鞋子。

「陸小姐真好，和陳太太很像一家人的樣子。」她又覺得這話說得不大妥當。「你天天到這兒來的嗎？」

「是的，差不多每天來，來慣了，就和一家人一樣。」陸萍毫不在意地回答。於是接着是李太太一大篇稱揚陳先生的話。

窗外的雨儘是往下落着，打到窗上發出有節奏的聲音，天色也變更得陰沈起來。

她們談着，談到了上海，談到了生活問題，李太太很慷慨地願將陳明一家生活的擔子加在她和延風的肩上，然而阮心卻堅決地推辭了，李太太又談到陸萍底家境，談到女學生在校讀書的情

形，她底結論是女子的唯一出路和職業就是嫁人。

這論斷在陸萍的心裏起了不愉快的感覺，於是三人的論辯會也無法廢續下去，屋子突然寂寞起來。李太太隨手在桌上翻開了一本書，看見裏面一張條子像受了嚴重的威脅一樣，她說：

「張允誠，你們認識張允誠？」

「不但陳先生認識，據說李延風先生也認識的。」陸萍底回答。

「有人說他是危險分子啊？」她又覺得這話太過分了些。「不，這是那些不負責的人說的。」這話又使阮心失了望，她覺得自己有些錯誤，剛纔的熱忱又漸漸低落下去，終於在三人之間，

又引起了一陣寂寞的隔膜。

如果外面的喇叭聲不起來，這屋子中的寂寞是無法解除了。但是喇叭聲起來得那麼奇突，又那麼嘈雜，顯然地，這不是平常的事情。阮心底心又開始跳動起來，她首先抓起允誠那張條子，放在手裏搓皺了，又將它撕得粉碎。這倉皇的動作，使李太太感到難堪，但又茫茫然地對着她們兩人發呆。

陸萍在窗外望了一會，安閒地向阮心招招手：

「是隔壁家裏出了事了！」

果然，兩個巡捕走進隔壁的屋子，還有伶俐的兩個，替他們站着門崗。屋子裏起了一陣擾亂的聲音，巡捕的粗而笨的語音隱約可以聽到。

「這末許多鴉片煙，——不行——到行裏去！」

「……」是女子的口音，也許正是從深夜唱歌的那張嘴裏發出來的。

「不能通融，不能！」

「……」

「怎末哈哈！五百塊，這末一堆土只值五百塊嗎？老子吃什麼的？」

「……」

「那沒有用，咱們也是拜過菩薩的，沒有什麼原諒。」

門外站着的兩個，眯着眼在笑了。左面的一個，伸出一個指頭來朝對面做了一次鬼臉，那邊的一個哈哈地笑了起來。深黑色的臉龐，映出兩道潔白的牙齒。等到裏面有一個出來以後，那笑聲又立刻停止了出來的一個身材比較矮小，臉色也皙白得多了。他手裏拿着一大包東西，於是三人的

視線都集中在這包東西上。

他謹慎地將這東西塞到停在門外的車廂裏去，門口又出發了那位小姐，鮮紅的嘴唇畫得細而長的眉毛，依然如舊，而臉上卻現出媚人的笑容，他蹣跚地走到那矮小巡捕的身邊，講的話語音很低，聽不清在說些什麼，但照樣子看來，無疑的是想用她底媚力來說服面前的鐵樣的男子。這事情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車廂裏有比媚力更偉大的東西，而且更有許多偉大的東西，會從這屋子裏搬出來，放入車廂去的。那男子皺皺眉，摸摸腰邊的槍柄，又搖幾下頭，回身看着後面正搬出東西來的同伴。

隔壁屋子裏響着電話的鈴聲。

她用高跟鞋的腳跟在地面上畫了一個半圓形，舞蹈的姿態，依舊不能使對面的男子感動，失望地焦慮地望着弄堂的外邊，似乎在期待什麼。果然這情形延續不到十分鐘，車子裏一包一包堆得像桌子那樣高的時候，外邊又一輛汽車進來，而且在這裏停下了。她獲寶似的走上去，和正在車中出來的大漢咕哩了一會。雪白的小衫袖，翻在綢長衫的外面，那大漢用右手挺一挺呢帽，凸出胸脯向那些巡捕們打了一個招呼。

「朋友，阿好客氣點，我僑纔是腳碰腳咯。」他用手拍了一下胸脯，像胸脯裏有許多寶藏似的。這話，比媚力發生了更大的效力，那矮小的巡捕向他點點頭，點點頭，下文便容易着手了。

「我俚是七十六號！」他立刻抽出一個銀質的證章來。這時候，她遞給他一大包正方的東西，他又昂然交給了對面的人。「勿算數，一眼小意思。大家幫幫忙！」

像汽球升到高空又爆裂了一樣。「七十六號」可怕的名詞鑽入那些巡捕的耳朵裏，起了升化的作用，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威嚴了。他們是辦慣公事的，辦公事的人，第一要眼睛亮。七十六號這名詞，像嚇死過不少上海的同胞，他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識時務也是辦公事的要訣，於是那矮小的巡捕便開始隨機應變起來。把這一包推開來，銀交絡立正在他面前的人。一大疊鈔票塞進每人底袋裏。那便衣的大漢開始笑了，她也站在旁邊笑了。

以後的工作是巡捕們將裏承裏米包一包的，再搬進屋子去。而七十六號這名詞卻在空中盪漾，平直轉入了阮心的耳朵。

普通名詞的七十六號，在當時已成為特定的名詞了。這地方原名是「特務機關」，因為這詞語給人們以不快的印象，便單以門牌號數來代替。然而這裏面的可怕的情形，卻並不因名詞的

改換而減低。同時，附近的一帶，也蔓延着可怕的菌，馬路邊上，弄堂口，鋪着小攤的人，有時會在身邊抽出槍來將正在行路的人抓去。據說，這裏面的花樣很多，有一種是叫你坐在凳上，下面用燭光燒你底下部。有的縛住雙手，把手指送到火堆上去；有的拿燒紅的烙斗，啞的盪在你臂上或背上……一進去之後，很少有機會放你出來，因此裏面的詳細的布置，也很少有人知道。然而這名詞始終是可怕的。

阮心看完這窗前的喜劇幾年來不能解的謎底被猜着了，他高興而又伊鬱地看看陸萍。陸萍正用着冷笑的眼送窗外正慢慢蠢動着的兩部車子：

「天下的事情，就是如此！」

「隔壁的小姐倒似乎很有錢的！」這是李太太底話。

一種寂寞占着陸萍和阮心底心，像一種悲哀的滋味。窗外的雨已經變成很細小了，隨風飄進窗子，灑在她們底臉上手上，玻璃板上也刻畫出一條一條短細的痕紋。低微的聲息雜亂而無節制地響着？

這種感覺，在李太太是不會明白的，她只發現對方似乎不及剛纔那麼熱烈了，她在竭力探討

過去有否說錯了話，他們是不是努力擔發揭自己底祕密，不安的表情暫時在她臉上顯現之後，又擔負起來，她覺得自己無謂的怯惱是不必要的。但是想起中夜飯的事情又記起口袋裏又因買糖而少了三塊錢時，不禁又有些憤然了。

第十三章

幾日來美軍的撤退，給予上海人們以研究的資料。一般善於以迷夢安慰自己的人，到處宣揚着，以爲和平的曙光已經降臨，於是街頭巷尾陳列着喜悅的臉色。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也成爲一般人所論議着的中心。這在不近視的人看來當然是東方第三國參戰的先聲。但這見解卻往往會被許多聽者所否定。

但在上海的另一場合裏，已充滿了憂慮與恐怖，那就是商人們對於物價將下落的恐懼，七八十處倉庫裏塞滿了貨物，便是他們底生命線，未來的禍患會使他們失掉藉以舒服自己生活的因素。在這暴風雨將臨未臨的前夕，人們底心正如怒濤一樣沒有片刻的寧靜。一家大商店的老闆摸摸自己底大腹，在與夥友們申訴着未來的危機，囤積營利的少奶奶也在對老媽子發洩她底憤怒。

十二月八日的早晨，這謎底終於呈露在大家面前了，七日的深夜，敵人砲艦轟沈英美兩國的兵艦。同時他們有計畫地占領了這孤島，中國的盲腸被割去了。同時像污濁的河水流入清溪一樣，上海染上了另外一種可怕的色彩。

十八路公共汽車在靜安寺路的轉角處停下了，初冬靜穆而沒有血色的天空，依然如舊。這汽車無力地呼喊了兩聲，突然停止了它底行動。車廂裏排列着的人們煩燥地向着窗外。這時候，紅色的傳單分上每一個人的手，大眾畏懼着的一天終於到臨了。陳明坐在車子的最前面，默默地看手上的條紋。他心裏像有無數的小蟲在鑽動，不知應該先阻止那一條。空虛和動搖占有了他，似乎是在滄海中的一隻巨艦，已經漏了底，慢慢地向下沈淪着。對面一個有着藍眼黃髮的外國婦人，用手揉揉眼睛，很興奮地說：

「我們參戰了！」

這話是用英語說的，所以並不會擾亂車中寂靜的氣氛。但是這聲音和表情使陳明動搖的心安穩了一點。他眼前現出一種希望，祖國掙脫了鐵索鍊而伸出拳頭來還擊了。固然身邊紅色的單紙與窗外黃色服裝的人們是可惜惡的，他卻因此憎惡而生出了爭鬪的勇氣。他發覺過去自己有一

一種錯誤，便是將憐憫與同情當作一種待人的恩施，對於現實的許多陷阱，只會站在旁邊嘆息，甚至於逃避，現在那種意外的巨大的震盪已降臨在目前，他不能再如以往那麼怯弱——然而他又看見了阮心和廠主的影子。

車子像病人一樣無力地拖着它笨重的身體，向前蠕行。後面的車子超越了它，是黃色沒頂的汽車，上面插着許多黃色衣服的人，巨大的槍口朝着馬路的兩旁，向前馳去，白底有紅色圓形的旗立刻臨風招展起來。馬路上站着不少的人，人堆的中間等距離地點綴着黃色衣服的劊子手，森嚴地立着，一動也不動。有時候他們回頭望了一望，後邊的人羣後退了一尺，但不久又慢慢地靠近了他們。

國民女校裏似乎還不會受到這巨浪的影響。當陳明踏進教室之後，照舊沈寂起來；鋼鐵的窗，映襯着明淨的玻璃，排列得整齊的烏黑頭髮，像河邊的柳樹條一樣，各色的大衣在教室裏構成了美麗的圖畫，白色的天花板，黑色的黑板，也不覺得單調。

當陳明將路上的消息告訴了她們，教室立刻起陣波動，但這微波又不久被陳明底話安定了，他沈痛地告訴了她們：

「這件事變的發生，是可以預料到的；這炸彈的爆發，也有它底必然性。上海四百萬同胞們雖則被吞沒在海底，但與整個抗建國策是有幫助的。忍耐與正義必須永遠活躍在我們心中。沒有失望，沒有因此灰心，纔是黃帝子孫的態度。我們在黑暗性加重的此時此日，應該決定我們到底應如何做些有益於祖國社會的工作……」

這一小時，他沒有教書，在近年來想到而未曾說過的話，儘量在這裏傾吐出來，他發現生在最後一排的凌小娟在流淚了，終於伏在桌上嗚咽起來。下課以後，他找凌小娟談話，想竭力將自己底勇氣與熱血分潤些給她，但是結果卻是失望了。

外邊馬路上的擾動證實了這故事已經發現的真實性，盛校長用她畸形的腳在休息室裏敲着地板，黃教務長底臉上裝上了矛盾的笑容與憂慮的神色，李禿頭卻摸摸他底短髭，慨感地，用悲觀的語調在論斷着未來的上海。果然在他底演講中，各個教師底臉上呈現着絕望的愁苦。陳明看他們，寂寞又來侵襲了，似乎想掙扎這寂寞的魔手，他不安地在書櫥裏面找出一本書來讀，隨手翻開了一頁，他看到下面的一段話：

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

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梁歷史家的話不是謊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

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牠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

光明在他眼前閃爍起來，又發現了四周以為可尊的而腦裏一點也沒有皺紋的偉大人物。這是一件可恥的事，在聖潔的青年的前面，站立着這麼一大批戴上了假面具而自己常常動搖着的偽君子。又感到這時候他必需毫無畏懼地說些他應該說的話。這時候，黃教務長在發表她底理論！「這戰事的爆發，於商人們至少是有利的，物價不會因此而下跌，他們也不會因此而蝕本。如果日俄和平談判成功了，那些大資本家的前途是非常危險的。一方面我們也得作一公允的批評，

那般囤積的商人固然可惡，但是如沒着他們的囤積，上海底煤米問題，也許會斷絕，就這點看來，商人們也未可厚非。

不準確的妥協的理論引出了陳明底話：

「這種思想都是錯誤的，現在的大資本家，發國難財的偉人，他們終於一天會沒落的。即使這次發了更大的財，現在上海的煤米確存得不少，但是否能留給上海的居民，也是一個問題。他堅定地在說，發覺對方似乎有些不大快意。當然，紳士們底威風是不能隨便將它剝奪去的；在大衆面前批評一個有體面人底話。

他所感到的恥辱，比用唾沫吐在他臉上更大。因此黃教務鄙棄地看看陳明一眼，立刻走出門去，隱隱地將一本書丟進房裏來！

要旨——這危險分子！

但是危險分子底話始終證實了，下午傳來了許多消息，倉庫的門被封了，汽油站上的油被搜劫了，書店被強迫關了門，書籍和印刷機被搬了去，報館也停止營業，據說還逮捕了不少的人。國民女校的學生紛紛地互相報道這消息，黃教校長，一面驚慌地把深藏着的黃蠟取了出來，一方面又

嚴肅勸同學們鎮靜。她報告學生們說悲觀是沒有用的。那些意外的事件早就在她意料之中。發國難財的人應該受如此懲罰的。好在陳先生下午沒有課，那些宏論是不會有人來責難的。

陳明將整 下午四時開化 在 訪友人的消息上，××日報的老闆被捕了，門外站着野獸和兩大張交貼着的封皮。民族劇場也受到同樣的遭遇，但沒探聽出老張的下落。不過有人看到這屋子裏曾經被拖出去過一個人，瘦而頹長的人，照他底猜度大概是李工。他又走到上海文化支部裏一間房子空空地什麼也沒有。一切陳設已不知道什麼時候搬走了，當他走出房口的時候，一個穿着綢皮袍而多鬚的人呆呆地望着他。

像有什麼壓住了他，呼吸一時也困難起來，孤獨的愁苦開始在他眉尖上閃動。平日他覺得上海這地方並不十分廣大，而現在這裏已成為一個極大的沙漠，找不到一個人影，四周都是飛沙。默默地走着大商店的玻璃櫥裏依然陳列着華麗的物品，幾個妖豔的女子推門出來，裏捧了許多東西。西一根黑而亮的皮帶拖在後面跟着的小白刺底頸上。停在那裏的汽車門開了，於是女人東西皮帶和小狗一齊躲藏起來，慈善燒券總經售處櫃上挂着紅色招牌，金的元寶畫在招牌的上面，門口擠滿了人。他們似乎忘了剛纔的事變，而專心注意着玻璃櫃臺裏面一張張長方形的紙條。上海是

最文明的地方，也是最頑固的地方，「命運」在每個人的腦子裏生了根，於是買證券便成爲他們命運中的一項重要事業。一個月來，帶來採取一剎那的失望，那是非常合算的交易，也許這正是使經售處門口擁擠起來的原因吧。電車停了不久，又慢慢地走了，這是他常見的情形。車門外立着無數乘客和沙着喉音叫聲報的人，這也是他常見到。於是一件尋常的事情發生了，當電車開動的時候，一個短衫的漢子，手裏抓了一頂呢帽，迅速地向東邊竄過來。正在開動的車箱中，果然伸出一個頭來狂叫。但是下文卻是不易見到的穿黃色底「英雄」立刻跑着過來抓住那漢子，讓他跪在地下叩頭，就在這叩頭的時候槍聲響了，跪着的人躺倒在地上，血灑在地上，灑在那帽子上。一聲慘痛的悲呼嫋嫋在空間。陳明耳中也受着這兩種聲音的刺激，他疑得好似是一種吶喊，人間悲劇結尾時積極的呼號，他很明白，這呼號聲會激動全上海四百萬同胞求生存的吶喊的。飯店的紗簾和服飾鋪中，都像一一在他眼前映過去，不久他發現自己立在一條橋頭。

黃昏的夜色使這高大有鐵蓬的橋上陰暗起來，冬的夜晚特別顯得淒厲。橋腳下可以看到橋頭，因爲它是觚形的。這條橋很寬，除了當中有通過車輛的大道以外，還有留出兩邊的行人道來。就在行人道的中部，兩邊有着木頭搭成小小的房子，房子外邊站着不少敵兵。因爲過橋的人多，而且

車輛是不允許載着中國人通過的因此沒有上橋馬路兩邊已排成長長的兩隊橋頂的電燈突然放了光，一切動作很顯着地給下邊的人瞧到。他看見每一個人脫了帽子，向他鞠躬，然後再走過去。附近店裏的夥友談着不久以前此地所發生的事件：一個同胞走過敵兵面前的時候，在地上吐了一口痰，敵人立刻要他跪下來得把所吐的痰吃進嘴去；另一個同胞因為鞠躬時兩腳沒有並在一起，吃了兩個耳光又另一個同胞因為鞠躬時的態度太準確了便認為是「支那兵」而逮捕……

在陳明的眼光中，今日的上海，似乎變了一種樣子，許多奇特的自己從不會想像過的現象在目前出現了。他懷戀着一批孩子們，懷戀着一批有血的青年們。在這陸沈的大地上，願用自己底力與血使他們長出新生的芽來。但這正是一件艱苦的工作，他很興奮，在歸途的涼風裏也感到愉快。他了解了生的意義，在這舊的破壞新的尚未建立而混亂黑暗底社會裏，單是呻吟和咒詛是沒有用的；一切醜惡只是發動你反抗的原動力，生產中有了爭鬪，生命便有意義，便有力量。呼籲只是爭鬪時所發生的吶喊，有助於實際的工作，而並不是工作中主要的一部分。他開始佩服允誠，允誠底意志早已如山堅定着了。他自己在以前只是到允誠的鼓舞而如此，實際上他正是一個偏於復感性而怯弱的人。

他想到了延風和延風底太太，也想到方綿紋，范亦通底面貌又在他腦際出現了，最後，他又看見了烏黑的眸子。

近幾日來，矛盾包圍着他，他不敢否認對陳萍的愛，然而爲了將來痛苦的侵凌而不敢如此做，所以在她底面前，他只是怯懦地感到不安與惶恐，同時有時候也會輕視自己，爲什麼偷偷地愛着一個女人而表面上卻如此冷冷的。他記起以前胸前溫暖的感覺來，烏黑的眸子又在眼前發光，他底心在悸動了……這樣下去，不幸的事一定會發生的，他如此想的確，他底情感超於理智，常常有把握不住的時候。「來吧，你老實地把心坎深處的話表白吧！」這話一定會從她底嘴裏說出來的，這似乎是一件沒法避免而又可怕的命運。戀愛像一個大網，用力掙扎的結果，仍舊不能脫離緊縛着的網絲的。——他竭力想忘記這件事，他曾如此想，決不應該以狹義的私人的愛籠罩自己，現在正是將一切交給祖國的時候了。

另一個網又開始撒下來圍住了他，週身「死」開始在他眼前閃動幻滅的悲哀與恐懼和「生」之談起了衝突，他一向是傳統地有着生命短促的悲哀的，中途的斷喪，當然是更殘忍而可憎惡的事，年輕的時候，也曾爲這事而流過淚，在無法之中想求得安慰，也曾仿效古人的辦法用酒來麻醉

有此感覺的神經，然而這不能避免的事實並不因此而不落到他身上來。他曾試想到，布爾喬亞的孔是有詩意的，值得歌頌和愁苦的，在這時代裏，在他們底身上，這問題不應該考慮到，同時，緊張而有意義的短促的生其價值超過無聊的要消遣而能過去的長生。

他微笑起來，污濁的池裏開出了妍麗的花朵，他得感謝環境，使他了解了許多不曾理解的問題。便毫無牽念地跨入了電車。

電車裏異乎尋常的擠，門內鐵柵邊也沒有立足的地方，偶然向車廂裏望望似倉庫裏堆積着的米，緊緊地充塞着人們底身體，若下帶着手錶的手攀援在車頂的本桿上面。微弱的燈光灑在每個不同形式的面上。當車子向黑暗處駛行時，他知道離家已不遠了。等到車子再度停下來，他習慣地跳到馬路上去。偶然回頭，在弄邊小店中分潤出來的燈光下，他又發現了那個穿綢皮袍而多鬚的人正在凝視他底背影。

都會的角落裏，正是文明之流不及到的地方，不到九點鐘，馬路上已很靜寂了，尤其是在冬天的夜間。弄門只有幾家成衣鋪玻璃門關得緊緊地。幾家雜貨店睡眼矇矓地張大著嘴。只有一二個夥計寂寞地哼着不洽調的平劇。桐葉偶然在地上翻了幾次身，又寂寂地睡去。

兩條黑影閃進了弄子。到陳明窗前的時候，後面的一條便消失了。

還沒有睡，阮心不安地在燈下整理書桌。敏兒早就伏在桌上了。陳明底回家，帶給阮心以極度的痛苦。她底苦惱，使她是一個平凡而忠實的女子。常常會有過分的憂慮，苦惱自己。因為她底智力可以認識自己所處的環境，但是很缺少自持的力量。本來在她底目光裏所看到的是，在一片芳草的平原灣灣的河流脈脈地振起游漣。春風吹綠了地面上的一切生機，天空底雲也是富有詩意而美麗的。她不承認社會上有「醜惡」這名詞，更不相信人與人之間除熱愛以外還有相反的「仇視」存在着。夢想的天國她以為一定可以實現的，實現在這現實的世界上。因此她不願像世俗女子一樣濃妝淡抹來炫耍她願意做一個極平凡的人。「平凡」是建築在美的哲學裏的，一切的自然都有美的原素。她愛別人，更私愛陳明，過去的舊的女性的道德她都具有。每逢有人提出關於女權改進的問題，在別人也許會起來爭論或者演講，而她卻只有微笑。結婚以後，陳明底比較剛強的個性感染了，她又因為生活經驗的逐漸充裕，以往所肯定地不相信的觀念，現在也動搖起來。然而卻仍秉着以往的特性，用十分真誠的態度來對待初次相識的人。因為陳明曾給她一個外號「君子」。她並沒有反對，也不樂意地接受。平時少說話的結果，使笑容常現在她酒顰裏，每當她默然微

笑的時候，陳明會心會神地往起來。

因此，每當她有憤怒或者抑鬱的時候，常常要看看她底笑容，真的，這是一個善的境地，會使人忘掉愁苦的。

她厭惡都市生活，因為她一向住在鄉村裏，虛偽的無聊的人潮從不會與她接觸過生活的習慣，是必然的事實；她也承認她底個性裏多少還存有着夢想的隱士生活的成分；逃避現實世界曾一時成爲她最高的理想的境界，但近來卻又意識到這思想事實沒有實現的可能。她愛陳明，也愛着敏兒，生的樂趣，是他們所鼓舞起來的。

和陳明談話的時候，日間種種可怕的幻影，又浮現在她面前：

穿着綢皮袍面多鬚的人，昂然立在桌前，他有一種凜然而冷酷的氣概，煙斗腳在嘴裏，嫵媚的煙霧有時遮沒了他底臉部，但是卻隱隱地露出一付猙獰的面目來。這四周和他很熟悉，不單對於陳明，同時也對於阮心。不純粹的中國話，從他嘴裏很不順利地流出來；有時候，聳聳鼻子，鷹嘴似的尖鼻更使人有憎惡的感覺。

對於這不速之客的降臨，阮心有此顫慄。她知道這天正是上海沈淪的日子，可怕的過慮在這

動盪的現實之流中會從微浪裏被浮泛起來；於是拘謹地緊抱着敏兒底身子，這樣，似乎可以略微減輕對方凌人的壓迫。他臉上從不會有過笑容，炯炯有光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終於不能避免的話在空中振盪着，最大的要求便是滬光立刻停刊。——這竟然是一種強制。

「如果不停刊，那陳明先生立刻要處死刑的！」

「以後不准再和那些危險分子來往，我們可以饒恕他以前的錯誤，或者也可以給予一種獎勵。」

「要想生活，想在上海生活，可以到三通書店去；但是先要遞悔過書，或者寫一篇自傳，要誠心改過以往那種無聊的、惡意的、搗亂的行爲！」

「皇軍是保護文化人的！」

當他昂然出門之後，自然地向她說了一聲「薩油那拉。」這四個字變成了巨大的石塊飛進屋子，把阮心壓在下面，她倒在床上哭泣起來；她想用哭泣去趕走心上的陰黑，但是這次顯然失敗了。她想陳明幸而沒在家，否則的話，也許悲劇就從此開始了，她想走，想立刻離開這裏，但是所念着的明，還在外邊沒回家；今天下午明明是沒有課的。——現在所牽念着的人已經在她面前了。這似

乎是一種安慰，但當他提出日間的諸友人時，她又感到陰影的威脅。

「呵，我們回家吧，那邊，我們還有些田地，做一個耕耘的農夫好不好？煮飯和打柴我相信這工作我也可以負擔；天氣晴朗的日子，也可以牽着敏兒底手，到大林叢中或者竹林子邊去走了；」她忽然又想到鄉村的情形，曾因為鄉人批評她常常在溪邊閒逛而憂苦過，在這時，她覺得這些批評是不足注意的。「如果可能的話，請你把世間一切的惡濁、無聊、欺凌、殘忍都忘懷了吧！」

「那不能！」陳明堅決地「這裏還有許多工作要我們做。四百萬同胞們底心，不因此而寂滅，反而這種波動，已燃起了他們抗爭的火炬。不是近來有許多漢口克服、南京被盟國飛機轟炸，以及敵軍太平洋失利的許多消息嗎？他們都興奮，在黑暗中在摸索着光明。我怎麼能悄悄地爲了一己底利益而走呢？我要和老張去商議怎樣來貢獻自己於工作。——我想在一禮拜以後，先送你們到內地去，一家在這裏行動上有些不方便。」

阮心感到有些惘然，眼淚潤溼了她底兩頰。

第十四章

銀色的粉末漫天飛舞着，像一座巨大的輕紗似的簾幕。朔風不時將它又從地上捲向天空。這代替了聖誕節時商店陳列室裏的偽裝用的飛纒。這天正是上海搢紳先生們狂歡的日子。他們不憚煩，不怕耗費地裝飾布置，狂笑，甚至於相吵相打。每年都是如此，雖則上海已不是從前的上海，而一般會享樂的人依然需要享樂的。

大旅館的房間裏仍舊和暖得像夏天一樣，明亮得如白晝一樣；二三十盞壁燈排成參差的觚形，柔和的光下更顯出屋子裏的華麗與奢侈，大理石的桌面呈現着乳白色，和鮮紅的被互相映襯；光滑的地板，黃澄澄地，砌出細小的花紋。方錦紋穿了單薄的黑色的綢旗袍，坐在沙發上，嚙着紙煙，在十足的矜持中帶着些惶惑。她是那樣貪戀着享樂的一個人；她一生中唯有物質的慾望不能滿足，因此偶爾也會有感到苦悶的時候。身傍坐着的是臉色黝黑而蓄着短髮的男子，像牛一樣結實，舉動有些粗魯，不時用手搔着頭皮。而一切卻比方錦紋安詳得多。

「還沒有來，他也許知道這秘密了！」錦紋顯着忙亂的樣子，有些遏制不住自己。「亦通也不

來，真該死。」

他看看錶，正像有經驗的庖丁，在預備宰豬前的從容：「別多說了，噲哩噲哩，別人要注意的。」看看沙發後面的一串粗而黑的繩子，回頭再瞧瞧綿紋有些變動的臉：「現在還只有十一點呢！」

屋子裏保持着沈默，沒有人說話，煙圈從綿紋底嘴裏噴出來，她眼前現出了許多幻像，是銀行的門口，在明天的上午，一張支票遞了進去，立刻變成無數大札鈔票……是火車站裏，在後天的上午或者明天的下午，他和老范立在頭等廂邊，讓侍者向她們鞠躬……是一所華麗的住宅裏，多太太們打量着她，向伊讚美……然而這幻景的背後，卻發現了圓形而肥胖的腦袋。她底思想立刻紊亂起來，幾乎要昏厥過去。

不久，屋子裏又多了一個人——范亦通，他昂然直立和俯身鞠躬的姿勢，很有些士紳的態度。一走進房間，馬上把門鎖了，於是三個頭並在一起。低低的談話聲在這裏像止水上所浮着的小波。打門聲驚散了他們圓形而肥胖的頭在門口發現了，他眯着眼、鼻子、眼睛和脣緊縮在一起。這裏的空氣因而變成和緩而苦惱，他們三個不約而同地喊：

「吳主任。」

綿紋立刻挨到他身邊去，鼻子和嘴縮得更近了。

吳主任近來更胖了些，賑濟所的事務並不更簡單，也許比以前還要忙得多。他生來便有好福氣，一方面也是他交際上的成功。抗戰以前，他還是一家保險公司的跑街，生活也不甚寬裕，一二八的上海戰事發生，因為缺少逃難搬家的資斧，就冒險住在租界裏。好在他很聰明，懂得西洋人的缺點；在公司裏天天報告敵軍要衝入租界來的消息，同事們因此走了不少。他仍舊守住崗位，兀然不動。這一點便得了洋人的歡心與信譽，於是一筆可觀的數目由他保存。上海戰事結束了之後，他知道物價也許會高漲起來，便收買了大批的西藥。

果然西藥漲了漲了，像春潮一樣。吳主任也跟着這潮頭漲了起來，他居然斷了孤島上的西藥業；命中注定要發財，是沒法避免的，他脫離了保險公司，坐在洋房裏，一個電話，便是幾十萬。生活是大浪中的船隻，進益增加了，一切凡俗的生涯在他眼中看來是很可笑的。有空閒時儘該跑跑賭場，玩玩女子，跑狗與跑馬是他最有趣的工作。貴人多忙事，不上一年，他又榮任了上海賑濟所的主任。他在上海住過二十多年，當然很懂得賑濟的情形，因為近年來他坐在汽車裏看到路邊在哭喊看的同胞，總是慷慨解囊，丟出一張鈔票去。同時有幾家京戲院裏的女角色，他也竭力加以救濟，

金戒子或者銀盾於是毫不遲疑地將這救人的責任毅然放在自己肩上。

印慈善獎券，辦難民收容所，工作真忙啊！他整天為募捐而奔走，經費有些多餘，總小心翼翼地去買些貨物來囤積，據他自己說，他或是涓滴歸公的。自己說的話總有些可靠的。又因為工作忙，所以整天在綿紋屋子裏鬼混，據說是為了要避免無謂的應酬。今天到這裏來當然也是這個目的。

不過，他昨天曾經跟着范先生到倉庫裏去看過，確是堆滿了麥粉。外邊東洋人站着門崗，范先生居然也能昂然進出，還能夠和他們說些聽不懂的話，其偉大可想而知。並且照他的價目並不算貴。南洋戰爭爆發了，麥粉準定漲價，也許這正如以前收買西藥一樣，可以使自己更肥胖些。他得謝方綿紋爲了他費了許多的時間和精力。

他安逸地倒在沙發上，四週伴着他的是一些恭維的話。

「帶來了嗎？」方綿紋問他。

「什麼？」——「唔，錢嗎，先開十萬的支票。不過，最好我們先訂合同。」光光而圓圓的腦袋又開始前後擺動起來。

「聽說五天以後，銀行裏要限制提存了，最好多開些省得麻煩。」——當然，我們沒有不相信吳

主任的道理。」范亦通很謙恭地。

吳主任的黃皮包在燈光裏發亮，他們不留神地向這東西注視了一下，門外邊走進兩個人來，——一個中年男子和十六七歲的女孩子——中年人手裏提着胡琴，破舊的長衫底邊綠已經有許多裂痕，瘦削而多骨的臉，浮出勉強的笑容來，他對他們深深地鞠了一個躬：

「老爺唱一齣吧！」伸手遞過一個醜醜的小摺子來。

後面的女孩子底臉色是蒼白而黃的，這可以從耳根上看出來，臉部已經被濃厚的粉掩住了本來皮膚的顏色。兩只眼睛上面是人工刻成的兩條細線，長長的兩條小辮子拖在肩上。她以哀憫的眼光，向前面三人乞求同情的賜與。也跟着無地力地說了一句：

「老爺們唱一齣吧。」她底語聲是低弱得可怕，而只失了神的眼，只注視着地板，很怯弱的樣子。

吳主任向他們搖搖頭，緊鎖着雙眉，又抱嘴撇了起來，但沒有開口，當然多開口，在這時候是有損威嚴的。然而對面兩個卻不會瞭解這種心情，依舊筆直地站着。像兩條電桿木一樣，許久，許久。錦紋知道主任的用意。向他們揮了手，但是沒有什麼效果。

范亦通終於下命令叫他們走了，但是接得對方的一番苦訴。

「滾！」主任發了怒，臉上像喝醉了威士忌一樣的通紅，尖銳的聲音在地上亂滾。細細的眼睜大了些，然而和別人比較起來，依然是細小的。他們很知道關人的脾氣，那男子用着顫抖的手撥動那絃子了，接着有一種哀訴似的歌聲從這女子嘴裏吐出來。那男子曲了一只腳，把胡琴的底面放在膝上，兩隻眼注視着左手手指按在絃線上的地位，很謹慎而平靜地。長衫的胸口，已被汗穢沾滿了，長而大的衣袖更顯出他手腕的瘦弱來。女孩子平視着窗口，不敢向別方移動，雙手交叉在花布衣服裏着平癢的胸口的前面。一張嘴不整齊而微黃色的牙齒被別人發現了，但她卻沒有覺得。

就是一只很俚俗的歌曲，也許是他們自己胡謔出來的。「有錢……的人……兒坐了……汽車呀……沒錢的……人兒……苦呀苦難捱……」這並不是歌曲，也許正是一種低咽的哭聲，是寒蟬在枝頭哀訴它將滅亡的呼號。「黃浦……江的……高潮……呀，淹沒……了我……底家怒在……呀心頭……費……安排。」

「夠了！誰教你們唱這些的討厭！」主任依然怒氣沖沖地——他停了胡琴，又深深地再鞠一躬：「是，老爺，那是戲院子裏聽來的。——噢——有許多少爺們

喜歡聽這個，「他回頭命令那女孩子，「唱一個四季相思。」胡琴又響了起來。

這次，主任在女孩子沒開嘴以前就發了脾氣，因此歌聲也咽住了。那男子又鞠了一次躬，這舉預備向老爺們要賞錢的表示。主任底眉皺得更緊了些，吐罵聲也高了起來。范亦通慷慨取出一張鈔票交給他，再一鞠躬，後兩個人影消失之後，主任底鼻子和嘴巴又擠在一塊，他笑了。

燈光映着鮮紅艷麗的酒色，玻璃杯，金色的碟盤，在圓桌上發光，四張微笑的臉，嘴巴開始鼓動起來。

「東洋人進了租界，對於慈善事業……」范亦通問。

「仍舊維持的。」——不過，總要你們留學生多幫幫忙。牛田大佐曾經對黃小林老闆表示過——主任拉開了嘴。

「工廠如果停閉了，那批工人實在是一個問題。他們都是搗亂分子。」

「那還會救濟他們嗎？老實說，賑濟所沒有這許多錢去救濟工人的。」主任回頭向那短髮的人。「王先生，聽說工人加入幫會的有不少呢？」

「唔。」因為那王先生正在和綿紋遞眼色，沒有聽到主任底問話。

吳主任有些醉意了，也着眼，只顧朝綿紋笑，像想用眼睛來吞食她似的。嘴裏老在說着很含糊的話。他拚命把酒倒進嘴裏去，簇新的皮袍面子上留下了不少酒痕。他眼前一切的景物都在動搖，尤其是那圓圓的臉，胸口高凸的兩支隱約的山峯。顫着，顫着，不但放大了許多，而且逼近底他眼前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不見了王先生和范亦通，最後，兩支肉峯也模糊起來，他便立起來向這模糊的影子撲過去。耳際覺得有一陣悅耳的輕笑聲，也聞到一種使人心曠的香味；肥而溫暖的手插在腿底肩下，不由自主地，隨着手的牽制他倒在有彈性的席夢思上。

當茶房收拾好了出去之後，一陣可怕的感覺襲上綿紋底心。她知道幻想的一幕將在最近的時間內開演了，她走到房門口，又退了轉來，將靜臥在沙發上的黃色皮包打開了。又輕輕地走到窗口，揭開窗簾來瞧瞧，外面只有幾盞路燈在寒風裏搖曳，燈光的圓暈中可以隱約看到正飛舞不停的雪片。她謹慎地將四周打量了一下，又整一整窗幃，然後立在桌邊，一只手伸進打開了的皮包裏，像掏金一樣，她抽出一本簿子，又放了進去，最後一本簿薄的狹長的簿子出現了，她翻了一頁，很草率而匆忙的，又掏出一塊圖章來，於是一併塞入放在沙發上的大衣口袋裏去。她底心跳動得很厲害，手也顫抖起來。她聽到一種叫聲，像在求救，又像嚴厲地在責罵；惶惑地向四周找尋，原來是從臥

在床上的圓圓的頭的嘴裏發出來的。他閉着眼，發出像牛吼一樣的聲音來。

這股恐懼在她底心裏衝突着，她立在床邊許多時候。自己願意而且希望的事的發生又在這股力量減少了作用，遲疑使她猶豫，這是不是適宜於她努力實現希望的時候。忽然間，她被一種無名的思想鼓起了勇氣，立刻開了房門出去。

離開這房間不到十步，在這甬道的外口，扶梯的旁邊，另有一間房子，她進去了，范亦通底頭正和王先生底貼得緊緊的，一看見綿紋，悄悄地問：

「睡着了嗎？」

綿紋無力地點點頭，把身子倒在床上。房裏的鐘正打了二下。

目送着他們兩個匆匆地出去，她簡直要昏暈過去了。立刻拉過被來蒙住自己底頭臉。一閉眼，似乎看到圓圓的腦袋在左右地擺動，一根粗而黑的繩子橫在他頸子上，而端執在范亦通和老王底手裏，他們不顧一切地拉着，圓圓的腦袋動得更厲害了，兩只眼睜得大大地，像竭力要看出致他死命的人是誰。也許，血會從肥胖的嘴裏流出來，也許雙手會在空中掙扎，也許呼喚的聲音驚動了隔壁的人們……

屋子裏靜得可怕，電燈光也似乎黯淡了許多。她不自安地又立起來，神經過敏地向四周望望，一切寂寬如一只巨大的魔掌，抓住了她，將她丟到魔窟裏去。分針線故意滯留似的，老是停在原處，不肯移動，她性急地看看錶，又望望鐘，再惶惑地替自己點上一支煙。

推門的聲音使她底心稍微安定了些。范亦通首先走了進來，很緊張的樣子。兇殘的光還遺留在他眼裏，後面跟着老王，他像沒有什麼，一進門，便叨叨地在咒罵：

「老范你這末膽小的，一看見他睜開眼，便把繩子鬆了！」正似慣於打牌的人在申述自己底經歷一樣，看見綿紋和老范匆匆地拿着衣服預備離開這裏的時，他又喃喃地：「要鎮靜啊，匆匆促促地下樓去，準會鬧出亂子來的。」

這話果然生了效力，他們倆的腳步又遲緩起來，他又申述自己底偉跡了：

「你一完畢就立刻要走，那末膽小的，我把那條子放在桌上，又下了帳子，再把房門鎖了起來，也許明天上午也不會有知道。」他再在房中打量一下，在床上取過手提皮包來，交給綿紋。「不是，丟了東西了。」

他們走下樓梯，又出了旅社的大門，綿紋看看在黑影下飛舞着的雪，吸了一口氣，心裏也輕鬆

了此然而四周的黑暗和電燈光下所刻畫出來的黑影，又使他心悸她佷着老范，拖起疲乏而又因驚惶過度而顫抖的兩腳，向前走去。雪花飛在她底額上，不禁又打了一個寒噤。

走入小巷以後，他們底腳步加速了，這裏的路徑，他們是相當熟悉的；可是弄子裏比馬路更陰暗，她底心上的黑影也因而加重了，遠遠聽到打梆子叫賣餛飩的聲音，她也會害怕得軟了腿。經過許多小弄，再達到另一條馬路上；幾輛黃包車慢慢地拉過了，車燈在地面上畫着一動一止的小圓影。她想起勇氣來叫馬路對面的弄子。然而她不能，喉頭似乎有什麼東西塞住了。希望會有幾輛車子在離身邊走過，這樣，她可以毫不躊躇地跨上去。

但是車子並不多，店門緊緊地關着，路上一個人也沒有。

轉了灣子，前面有一簇黑影在蠢動，突然電筒的光，使他們睜不開眼來，黑影也就逼近了，她看到是高高的個子，帶着沒舌頭的軍帽的人，過去的經驗告訴她這是日本的海軍。一隻粗大的手碰上她底乳房，另一只圍住了她底腰肢，酒氣從對面的口裏噴出來，直射在她臉上。極強烈的光在她臉上上下着，她不能走，也不敢走，顫抖的腳，無力再支持她底身體，便倒在高大個子底懷裏，兩只手擁得她更緊，似乎要使她離地的樣子。

「哈哈好東西好東西要白相白相」這聲音是在她近邊發出來的，因為她底耳朵貼近了那說話的人底胸口。

「不行，不行，有毒的！」另一個人的話聲。

背後的人突然離開了她，她被擲在地上了。雪沒進她底絲襪，冰冷的感覺仍就不能使她有自己立起來的力量。這時候談話聲又起來了。很熟悉的，一個談話的人正是老范。

電筒光滅了以後，一切仍歸於靜寂和黑暗。老范和老王扶她起來，她聽到老范在耳邊低低的話聲：「幸虧我說你是到醫院去診治花柳病的。不然今天夜間你就糟了。」接着是老王格格的笑聲。她怒視了老王一眼，笑聲被遏止了。但腿上冰冷的感覺卻沒有消失，她疲乏地：「找一輛車子，真麻煩。」

她又起了一陣厭惡的感覺和以前厭惡洪潮底一樣，她卑視老王的愚蠢與無聊，也卑視老范的膽小與怯懦，她一向以為自己是在一切人以上的，正如教徒們視不信教的人們一樣。她心目中並沒有一個值得可愛的人，每次當她憤怒或不高興的時候。因為以前她在劇場裏在電影界裏，曾有幾百個男子追求過她。當然，這是她身分高貴她表示。她也頗學得矜持的態度，知道在男子底面

前這態度是很有功效的，然而今日卻不如此了。她開始恨那一簇黑影，恨擁抱她底人，恨老王，也恨老范。

每次，當這奇異的感覺向她襲擊的時候，她總要去碎或剪破幾件東西來洩憤，但是目前手裏卻沒有那種東西，伸手到衣袋去，觸到的是那本狹而長的支票簿。還有一個冰冷而硬的圖章。於是她恨恨槌了老王一下，老王聳聳肩，格格地笑起來。

這笑聲是相當可恐怖的，這是魔鬼見了小孩時發現了它底食物而喜悅的笑聲；是老鷹發見了雛鷄時的高鳴。不久剛過去的事實使她對老王有了畏懼的觀念，在以前是從不曾有過的。

雪下得愈大了，像想遮掩這陸沈的孤島上的一切醜惡。三條黑影緩緩地在行人道上移動着。四周只是沈寂，除了呼呼的朔風以外。

第十五章

自從十二月八號以後租界與非租界的界線似乎已打通了，但是其中卻依然有一條無形的邢溝。米價的不平便是可以證明此種情形的證據。許多工人或農民偷偷地負了米進租界來，也是

因此內外不平衡而形成這交流的現象的。更顯著的是華麗高巍的洋房，闊平的馬路和茅舍破屋，田野阡陌恰恰成爲一個對比。疎密的鐵絲網正是兩個不同世界的分野。

國民路的盡端，一片小小的原野裏，沒有小草和鮮花，泥地凸凹不平地延展着，通過幾道鐵絲網以後，毗連着的茅屋形成一個小村落。門前一片泥地便是這裏的公園了。雪後，泥地上還留着不少足印。茅舍是很破舊的，外面晾着幾件深色襤褸的衣裳。一個蓬頭小腳的婦人，從左邊的茅舍門裏出來，眼睛鑲着紅邊，年來的辛勞剝蝕了她，臉上所表現的年紀，遠超過實際年齡以上，她底動作很板滯，用手摩摩被風吹動的頭髮，俯身在收拾被雨溼透了的柴草。對面門口坐着一個年約二十多歲的男子，正在扣他短棉襖胸前的扣子。這是早晨八點多鐘的時候。

那婦人一回頭發見了那男子，一邊在工作着一邊問：「你客人沒走嗎？」——是純粹的江北口氣。「聽說工廠又要開工了，小老虎的爹昨日去問過『那摩溫』，他說開不開還不一定吶！」她說到這裏，忘掉了工作，挺立着身子，希望對方有滿意的答覆。

「東洋鬼子進了租界，什麼都完結。他們只要錢，管你開不開，老子錢也光了，窮也窮夠了，想另外找點事情做，勞什子的工人不要做了，他媽的，整天替東洋人做工嗎。多麼傻，『咱們還是想想別

的法子。」他有些山東口氣，也沒有名字，人家也不知道他是那裏人，北方話在上海很惹人注意，於是大家叫他山東佬，他沒有承認過，不過別人這樣叫他的時候，他毫不遲疑地會答應的。他沒有家小，工作很勤謹，散了工回來，洗洗自己底衣服，有時候還得替這帶的住戶義務寫信，因此山東佬的學問頗為當地人士所崇拜。有人叫他寫信的時候，他總搖搖筆，含着笑，向寫信的人說，「郵票我給你貼上好了，」於是毫不吝嗇，在信封上面貼上二角的「龍頭。」爲了想報答他這一點，那婦人毅然決然地答應他每天替他洗衣服。

現在山東佬底話中已明白表示開工是一件不大有希望的事，即使開了工，他也不願再到工廠裏去。「另外找事做」一條大路橫在她底面前；她拿着紅邊的眼半信半疑地向山東佬注視。

「衛媽媽替東洋鬼子做工是不甘心的。」山東佬又加了一句。她底名字是跟着她丈夫來的，據說丈夫是姓「衛。」不過他們只記得那聲音，如何寫法，並不知道，好在也不用知道的，他丈夫第一天到工廠中去報上名字的時候，他說他只知姓「衛」，別的不管，於是大家叫他衛老虎；當然他兒子便變成「小老虎」了。

她不明白前面那一條路是什麼，但至少這話與她是有安慰的，於是再俯下身子去拾她底柴

草了。

山東佬匆匆地離開了此地，到小河道上去洗手。河水是相當醜陋的，甚而有些臭味。但是這裏是他們唯一盥洗的地方，即使洗菜淘米也在這個地方；同時這河水對於山東佬還有一種用途，便是他底一面大鏡子，每天早晨常常對着他用天然的手指整理他底頭髮。那時候，他發現水面又有了了一個影子，他熟識地：

「怎麼，你起來了。燒餅還沒有買來呢！」

「遲一點也不要緊，昨天晚上剩下的兩個饅頭吃吃也算了。不然我到橋頭去買。」另一個男人的答語。

「不要去，那邊有狗，會知道你的。總而言之，你不能離開這圈子，除非有特別的事情，今天衛大嫂又問起客人走了沒有。這裏多一個外路人，他們很注意的。不要隨便出來吧！」

對方的男子向四周觀察一下，壓低了語音：「槍沒有拿到嗎？」

「今天下午在南村交貨。」

「人家不會知道嗎？」

「那當然的——老張，我告訴你一件事。」他顯得嚴肅地「昨天我在橋頭碰到黃巡長，他是我很熟悉的人，他說上邊的司令，要在這地方查一個人。我再三問他，他說了三個字『張允誠。』據說抓着了，有五百塊賞金。所以你必須隱藏起來。」

「反正拿到槍就走了。」

「那說不定，也許今天槍沒法送到而他們今天就會來查的。」

河的對面，在樹的那邊出現一個人影，逐漸大了起來。他們慢慢地轉過了身子，向茅舍中走去。溫暖的陽光曬在他們身上，在地上拖着瘦而長的兩條影子。

茅屋裏面一切的陳設簡陋而破舊，黑色的方桌，經過多年苦役，邊緣已失去了棱角，面上也有不少火燙水漬的創痕。兩塊板搭成的床上亂堆着稻草和青布被，大小不齊的三張長凳停在不平的地面上，其中有一張是蹺着腳的。桌子邊上有一座泥石做成的土灶，黑色的鋁壺靜靜地蹲在上面，梁上挂着許多籃子，這是他們唯一的儲藏室了。張允誠坐在長凳上，而山東佬卻橫臥在床上，一只腳撐住破牆壁，另一只支在床板上。嘴裏在哼平戲：

「關二爺……在馬上……怒髮……沖眦冠……」

衛大嫂在門口出現了，打斷了平曲。山東佬一骨碌爬了起來，一個冷饅頭塞進嘴去，含糊地：「要寫信嗎？」

「不是，小老虎的爹昨天沒回來過，有人說他背了米……」衛大嫂現出無可奈何的樣子。隔壁小林同去的，也沒有回來過。」

「不會吧，你的意思要我去打聽嗎？」山東佬老是那末直爽的。

「是的，你帶便去問問工廠裏倒底開不開工？」

「好！」他立刻拉一拉襪子，走出門去，再回頭向允誠：「下午準定回來，中飯還有饅頭呢。」他匆促地踏着晨曦向前走去。四周是他很熟悉的地方，他在這兒已住過二年了，他還記得自己底家是很美麗的一個，但是他並不貪戀，爲了工作，他幾年來流着血汗，積極的人生觀使他對於現實感到滿足，即使是泥地上雨後的泥地上，他也毫無挂礙地坐下來哼平戲的，只要是他心地愈快的時候。

兩年前他認識了允誠，這與他生活上有極大的幫助，他們知道在這艱苦的時代裏，應該走上那一條路也明白上海今後的工作更艱苦而困難，然而正因爲如此，纔請他們獻身最近允誠避到

他底寓處來，而他自己也在工廠裏失了業。他們不願離開上海，想做一件有意義而帶有冒險性的工作。

他走着，越過了鐵絲網，旁邊站着兩個敵兵向他注視了一眼，他立刻將手裏預備着的市民證遞了過去。再轉一個灣子，還沒有到達鬧市，他碰到了工廠裏同事老馬。彎曲的駝背上放着一袋米，一隻手在前肩緊抓着袋口，蹣跚地走，左腳曾被機器軋傷過，所以行路的時候顯出困難的樣子。灰色的襪子上，在腳背上有些血跡。他曾告訴山東佬，這血是踰越鐵絲網的時候遺留下的。

老馬的確有些像馬的樣子，軀體的背，像鼓起的駝峯。頭與背之間，恰巧留着一個米袋的位置。走起路來，兩隻手向前垂着，前後地在擺動。頭向長着天，雖然是在冬天，汗珠依舊挂在額角上。他家裏有很多的人，妻子，三個小孩子，還加一個年老的母親，家庭中困苦的情形，山東佬很明白；近幾日爲了販米，受到許多辛苦，山東佬也知道的。

老馬拉拉山東佬底手，他們在泥堆上坐下來，談到販米問題的苦難，老馬告訴山東佬不少的話，他說話時像流水聲，非常單調而又呆滯地：

「我僅到了今朝，一辦也嘸啥辦法。我俚格工廠不會再開啦，你聽聽看，本來這地方已經可以

聽到格察察的機器聲音了。我到裏面去過，天曉得，鬼也嚇不了一個。——販米到底勿是生意經，東洋促老壞來西，一看見就勿客氣，像衛老虎，一樣斷送脫自家格性命哉。——他一點也沒有表示，像申說一個故事似的。

「噢？你說是衛老虎死了嗎？誰看到的？」山東佬突然驚惶起來。

「是格！是我親眼看到格！」他指指遠方的平闊的馬路，他背了米，在那個地方碰到東洋促老，起先挪起洋槍來在伊米袋上刺了一個洞。老虎一頭跑，一頭抓住米袋格破口，被東洋促趕上哉。我幸虧先躲在溝裏，一響亦不敢響，我看到鬼子向伊開之一槍，伊就翻倒在地上啦——咳，迪個日腳真有點難熬！」

「以後怎麼樣了？」

「以後嗎，我看見東洋促老走了，連連忙忙從溝裏爬出來，自顧自逃命緊，啥人管伊死活。」老馬依舊冷冷地。他忽然看到遠方似乎有什麼可怕的東西，立刻把米袋甩上肩，一蹶一蹶地自顧自走了。

「管伊死活，他媽的，這王八蛋。他開始對老馬底話有些不滿起來，馬上立直身子，大踏

步，向前走去。拍拍胸脯，又哼起平戲來。遠方隱隱地起了回聲，他沿着馬路走去，路邊出現一所占據了大片地皮的平房。這就是他從前的工廠。大門緊緊地關着，交叉着的封皮，受不住風雨的剝蝕，現出憔悴的樣子。旁邊一扇小門卻開着，他伸頭進去望望，「鬼也嚇不一個」老馬底話又在耳邊震盪了。他不管這些，依然哼着曲子向前進行。但是，上那兒去呢？這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他想到這次出來的目的是爲了打聽老虎底消息，因此他又折向西面。

這裏是一個小菜場，果然有許多背着米來往的人們，女的也有，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也有。都是異常謹慎地看看四周，巡察的鞭子不時地加在他們背上，也會含垢忍辱地趨避或者裝出笑臉來，想用這笑來博得對方的寬容，然而這都是枉然的。

「東洋人來了！」突然發出了這一聲呼喊。於是大的小的，男的女的，像逃避警報的一羣，擁擠到弄堂裏面去。警察們擺着「馬步」，手執木棍，儼然在履行他們底職務了。其次，各個小攤，再撤退到弄子裏去，無形中已斷絕了交通。一輛汽車疾馳過去，小小「卅」字旗在車的前端拼命地刮動，車兩邊立着兩個穿黃色外蓬的人，轉瞬之間，已消失在遠處。於是乎，有二個人在弄子裏伸出頭來，慢慢地再現出全身和肩上的白色布袋，不久，又滿街都是小攤和販米的人了。山裏佬底眼，光努力

地向這人羣中掃射，但是找不到一個他熟悉的人。老馬底話似乎有證實的可能了，本來這地方是販米的集中地，照理老虎應該在此地發現的。

他默然又巡視了四週一次，四面鑲着紅邊的眼似乎出現在他面前了，他看到眼淚從眼眶裏滾下來，流到嘴角。又看到老虎受了傷在掙扎的狀態。他煩燥地又拍拍胸脯，高聲地「他媽的！」

他身邊有一個走着的人忽然立定了，兩隻手又在腰上，怒視着山東佬，下巴上挂着一部絡腮鬍子。「狗入的，你罵誰？」這明明是針對着山東佬底話說的。這是出乎意外的反應。

「老子就罵你，看你要我怎麼樣。」山東佬伸了伸眉握起拳頭來，同時又把袖子拉高了。他忘記他底憤怒已經改變了方向。睜大了眼，在店門口的行人道上，擺好了陣勢。對方立刻也把兩隻腳開來，這是預備反攻的姿勢。但是沒多久，反攻的姿勢又收了來，大概覺得對方沒有攻擊的企圖，想改換目標走他處路了。

「他媽的，不敢動手的是王八！」山東佬得步進步地。

「你不動手，你也是王八！」起了反應。

「媽的，老子揍你！」一個嘴巴，打在絡腮鬍子的臉上，起了一陣輕脆的聲音。於是便開始扭結

起來。兩個拳頭，分別在他和山東佬底頸子起勁地敲着。四周包圍了許多看戲的人。買西洋鏡的江北人，也丟了他底生財，站在外面，他嘴裏還機械地喝着老調子。

「瞧里地瞧來……看里地看……吶！要好看……的景緻……在裏地邊喏……」看戲的哄然大笑起來，山東佬英雄似地把鬍子推到店門裏去，看他仰天地臥在地板，再回過頭來，向大眾表演了一個武生所做慣的姿勢，大家都叫了一聲「好！」他拍拍胸脯預備走出人圍去。人圍裏也有武裝起來的巡察，他們已客觀地變成看客之一，欣賞完了之後，也手舞足蹈地鼓噪起來。好戲既然無法繼續，人羣像河里的波圈一樣向四周散去。賣西洋鏡的退回原處，又提出了噪子。

「西洋的景緻……真好里看……裏邊兒……有一個……大里地姑娘吶！」當一羣姑娘們和孩子擁在龐大的木櫃前面的時候，還有幾個正注視着在地板上正掙扎起來的人。

「他媽的，王八蛋，不來不是好漢！」他瞧見山東佬立住了腳又說：「王八蛋，老子明天要你死，瞧瞧老子底手段吧！」

像亂而又短的野草樣的頭髮跟絡腮的鬍子，一邊罵一邊走了，這是曲終的尾聲，沒人注意，因為好戲已經做完了。

前面像潮水樣湧過來許多人，他們氣喘喘地走着，有的竟跪在山東佬底身上，連看他一眼的時間都沒有，便匆匆地向前跑去。於是整個小菜場中也起了混亂，賣西洋鏡的趕走了這條凳上坐着的姑娘和孩子們，顯出茫然的樣子。山東佬究竟比較鎮定些，他立下來望望如潮如浪的人，突然間他抓住了一個正在跪着的小孩子，「幹什麼？」

「不知道。」小孩子急急掙脫了身子跑了。第二個被抓住的是中年的婦人，她底答語是：

「中國地界出之毛病！」等山東佬再問的時候，她又迅速地向前跑去，沒有答語。他莫名其妙地跟着人羣前進，做了人潮裏的一滴小波。不多久，「毛病」的現象呈現在他面前。鐵絲網邊上站着六七個鬼子和中國偽警，槍在手裏。人潮在鐵絲網前被阻住了。山東佬蹣跚起腳來望，鐵絲網的那邊一個人影兒也沒有。他記起允誠，記起了巡長底話。這似乎已經是非常可靠的事了。於是又憤然地「他媽的！」

那巡長被罵聲驚得回過頭來，向山東佬點點頭，退後一步，靠近了他。

「什麼事？」山東佬問：

「沒有什麼。檢查南河一帶。」

「現在不能通過去嗎？」

「不行。」巡長用嘴向六七個鬼子啾啾。

立刻有許多人向山東營那邊擠過來，問他究竟爲了什麼？他底回答很簡單，告訴他們巡長所說的話。一個矮子從他腳邊鑽了出來，語聲又高又尖銳：

「封鎖了嗎！帶着哭音「那我不能回家啦！」

羣衆的騷擾聲驚動了鬼子，他們緩步向這邊走來，一個拿着雪亮的指揮刀，以指揮樂隊的姿態向他們襲擊。大衆退後了幾步，「格」「格」的幾聲，落在走得慢了一步人的底頭上，便有若干隻手抱住了被打的腦袋。等到鬼子轉身向後退的時候，人羣又擁上了幾步。「瞿！」人羣背後牛鳴起來了，立刻讓出一條路，黑色而蠢動着的東西爬進鐵絲網的缺口。藍眼睛，白頭髮的高個子，和胸前凸着大乳房的女人從車箱裏鑽出來，鬼子向黑色的東西揮揮手，它又緩緩起後退到人羣背後去。他們——藍眼睛的兩個——拿出一張發光的紙頭來給鬼子瞧。鬼子不注意地看了一眼，又交給他們，搖搖頭吐出一句，

「不行。」

他們在鬼子面前略停了一回，揚長地向前走去。鬼子發了脾氣，立刻趕去抓住了男子，那男子就開始掙扎起來，終於鬼子得了便宜，拳頭落在藍眼睛上，拉了領結，把他推回原處，又在另一鬼子身邊取出槍來，「咳！咳！咳！」像烏鴉叫一樣的聲音，又向站在對方的女人招招手，她無可奈何地慢慢地回來，站在男子的身邊。幾個鬼子又踱來踱去地在鐵絲網邊走着。

人羣中又走出一個老年人，馬掛老布棉鞋，破舊的瓜皮帽子，掩不住的頭髮，是有些蒼白了。一支竹杖支持他龍鍾的身體，白色的鬍子，很有些飄逸的風姿。他上前去，向鬼子們鞠了一個躬，吐出許多話：

「先生，可憐我的妻子生了病，家裏沒有錢……兒子也病着……一定要鄉下去借些錢來買藥，讓我通過吧，讓我通過吧，也許妻子要死的，兒子也要……唉，先生做做好事，做做好事，兩條性命……如果他們死了，那我也活不成了……我年紀大了，不會有什麼事吧！讓我通過吧，先生，老爺家裏現在一個人也沒有，中飯的米一粒也沒有，我馬上要去想法子……兩個病人……也許會餓死的，老爺……求求你……」他彎着腰，似乎要哭的樣子，執着手杖，向鬼子們只是拜。鬼子沒回答，換了一個地方。

他再跟上去，依舊用作揖的姿勢「先生，讓我通過……我們一家人都感激你……妻子的病很厲害呀……發熱發得很高，鬼子也是一樣的……你不信，我口袋裏有藥方……先生，你看，兩張方子，要是沒錢買藥，他們一定要——」

「滾開！」一個鬼子抽出了指揮刀。由於過分的驚惶，那老頭子跌倒在地上了！一個偽警拉他起來，加入仍然立着的人羣裏。山東佬底脾氣又發作了，他在人羣裏挺出身子照例又是一聲「他媽的！」鬼子懂得這二個字的意思，立刻向這邊走來，眼睛直視，似乎已發現了罵他的人。人羣照例退後兩步，山東佬沒有動，他立在最前的一排。那巡長匆匆地夾進人羣和鬼子的中間，和他噤咕了幾句，指揮刀又進了鞘子，刺着圓睜的怒目。像鬪公鷄時候，這緊張的形勢維持了五分鐘之久。

那邊又來了一輛汽車，是黃色的，車裏伸出另一個鬼子的頭來，於是六七個一齊被吸進車箱去，被它帶走了。巡長立刻讓立在一邊，向羣衆招招手，人嘲又開始湧洶起來，鐵絲網很容易地被通過了。

嘈雜的人聲中夾着山東佬底宏亮的聲音。

「她媽的，鬼子王八蛋！」

第十六章

紅色磚頭砌成的洋樓，不肯讓裏面的春光給外人知道，巍大崇高的鐵門，板板正正，離了屋子的內外，靜靜地看着馬路上往來馳驟的車輛。它應該感嘆，現今馬路上所駛行的，只有像蝸牛樣爬動的電車和掙扎着不肯向前的黃包車了。

裏面有一個廣大的院子，是用綠色草做成的地板，左角疏稀地種着幾株法國梧桐樹，旁邊還有茅亭和小小的園池。池中石頭鑿成的龍頭嘴裏噴出水來，約模有三四尺高，像一小株生徧嫩葉的柳樹，草地通到客室的地方，有許多石級，隱約可以看到客室裏面陳列着的古玩與上首的字畫，房屋的板柱都是用朱色染漆過的。陸萍和小娟站着噴水池旁邊，小娟手裏拿着一塊緋色的手巾在玩弄，但這動作好像是用以安定自己的。她瘦削的臉上，塗上一種苦痛的表情。她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女子，但有一顆極脆弱而孤獨的心。也許這正是她環境的賜予，她怯懦地把眼光投在地面上，注視着春風盪漾中的小草。

陸萍短旗袍的下緣在風中飄動，草地上有了閃動的影子。她康健的身體，曾使小娟有過稱慕。

的話。但她剛強的性格，也惹過許多人的批評。近幾年中，她很知道正需要這樣個性的人，纔能配合正義，纔能使生活的很高漲起來。在這不平凡的境遇裏使黑暗的波震動一下，或者竟能夠衝破這黑暗的網。她需要工作，工作不但能使生活發生興趣，並且更可以使生活感到愉快。但是她更願得到一種力量，可以使自己與工作有關係的力量，她要鼓舞，這鼓舞的原動力便是愛。她愛祖國，但更切求歌唱的鼓舞者，這希冀，她毫不考慮地加在陳明底身上。

「那你便從此被你父親出賣了嗎？鼓起勇氣來吧！生在這個時代裏，不應該做一條羔羊讓別人宰割啊！」陸萍底話。

「那又有什麼法子呢！」

屋子裏起了爭吵的聲音，是蒼老的口音和婦人的叫罵聲。另一婦人的叫罵聲也夾雜在裏面。是從客室背後發出來的。這裏面也有很清晰可聽到的非常下流的話。不久，那罵聲更高了，夾着號哭的聲音。小娟厭惡地用手掩住耳朵，很快的轉身跑去，她在茅亭裏坐下來，伏在石桌上哭了。她又拿淚眼看了陸萍。

「即使在家裏，也是活不久長的。」

「你老是那麼想，你底出嫁，不是自己願意的，你底丈夫是漢奸的兒子，只知道賭博和玩女人的人。你父親所以將你嫁給他，目的是他自己底發財；你明白嗎？」陸萍問。

「明白的。」

「那麼你就該毅然離開家庭，去找自己底出路。你不該做寄生蟲，在這種家庭裏生活着，那是一種恥辱。」

「但是，我姊姊卻因為離開了家，死在異鄉了。」

「人反正是會死的，要活時活得有意義些。死在異鄉和死在家裏有什麼兩樣呢？」
「可是我沒有這勇氣。」她又哭泣起來。

屋子裏罵聲更高了起來。客堂裏發現一個女子在相打，衣服被撕破了，不久，客堂裏的古玩一件一件地被丟出來，碰到石階，分散成好幾片，飛到不遠的草地上。頭髮蒼白，向上梳得精光的穿着西裝的男子，立在客堂裏大聲叱喝：

「唉！那還成什麼樣子？」他在賞鑑地下的碎片。同時也發現了亭子裏的兩個，他毫不疑慮地走到她們身邊，看看小娟起伏抽咽着身體，立刻沈下了臉：

「大清早哭什麼？吃的穿的都不舒服嗎？」是爸爸底口吻。

「……」她膽怯地立了起來，拭拭淚，站在旁邊。每次她受到父親底斥責時，總不會講話，靜靜地立在一邊，乳白而沒有血色的臉，像大理石的女像一樣，沒有一些兒表情，而只手無力地垂下，垂着。

「有什麼不如意？」快做大人了。——唉，你昨天的行爲太不行，辛亦理到這兒來，你一點也不表示歡迎，老是那麼愁眉苦臉的。他是你底未婚夫，你知道嗎？你那種態度不是使人太難受嗎？辛亦理底氣量大，沒有什麼說話。只有你這種半死不活的東西，累老子受氣。你看，你二姨娘和四姨娘在打架，你也不去勸勸！」他愈罵愈火，用手拍在石桌上，但是只有一下，第二下不拍下去的原因，大概是因爲石桌太硬，使他底手骨上有些疼痛。

「老伯，請不要發怒，這是她個性如此的緣故，」陸萍替她解釋。

「這位是——？」向小娟問，但是小娟顫抖着的嘴唇，沒有回答。

「我叫陸萍，是令媛的同學，曾經和老伯談過兩次，老伯忘掉了？」陸萍說。

「唔！」實在在他腦子裏找不出這樣一個女子的印象。

「這是她個人的事，老伯不能勉強她的——她不願意嫁給那姓辛的，因為那個人是一個流氓，有許多不妥當的行爲，而且他底父親又是一個出賣祖國的漢——」，所以她常常愁。如老伯愛小蘭的話，便不應該將她嫁給那一個。——陸萍又是那股剛氣，小蘭靜着眼，以哀求的眼光向她暗示，求她不要再說那種話了，陸萍愛理不理地依舊說完了這一串話。

「怎麼你開口便罵人？你根據什麼說人家是『流氓』？女孩子一點也不知道守分，隨便地批評人。——唔！你是我女兒的同學，正似我親女兒一樣，有了錯誤，我不得不加以糾正。——現在，我記起了，有人告訴我你是重慶行政院的祕書陸大恩先生的小姐，陸先生還在那邊工作嗎？」他用出他交際的手段來。

「去年死了。——我再談小蘭的問題。她底憂愁的性，我以為是受了環境的影響，如果家庭能和諧，決不會變成這樣的。因此老伯還得原諒她。至於那一件婚事，我以為最好能夠解約，不然以後恐怕會發生非常可怕的事情的。我們家庭骨肉之間，全靠以愛來聯繫，不應該將親生的女兒當做一種送給朋友的禮物，犧牲了她底一生。正如現代有許多學校一樣，校長和教師把學生當作一只裝飾品用。老伯，她底大姊不是在外邊沒有回來嗎？我想，總不願第二個女孩子再走上那不幸

的路。」

他又脆然地將臉沈了下來，是一張兇惡的臉，他將雙手背在背後，退後了一步，這是給予他以沈思的機會的，「你，你知道些什麼，我們家裏的事，用不着你管，小娟這孩子，都是給你這批人帶壞的，如果你以為我不對的話，那末請你離開此地好了。——現代的女人，書也沒有念過多少，就亂批評別人，問你憑什麼資格來教訓我？小娟，跟我來！」他憤恨地轉過身子，走出了茅亭，又回頭來望望小娟。小娟底腳不自主地向前移動，淚眼看看陸萍，是哀訴的眼光。陸萍沒有話，顯然她對小娟底怯弱，已失了望了。

鐵門的旁邊，有一座小小的房子，這就是大住宅裏的傳達室。鐵門外面打了二下，凸出大肚子穿着黑色短衣的傳達慢吞吞地鑽出傳達室，伸了一伸腰，然後再掀開鐵門上面的一塊小鐵片。小鐵片掀起以後，外面的光亮便透進來，跟着光亮來的，是一只手和手裏的卡片。那凸肚子看了一看，立刻拉開了門，於是一個年輕而白皙的青年出現了，烏黑的頭髮，波紋式的，因為加多了凡士林，已併成一片。沒框子的新式眼鏡裏有一對大眼，鷹嘴鼻尖很顯明地是他臉上的唯一缺點。可是更不適合的是兩條濃黑的闊眉。他拂拂新西裝上的灰，抖一抖大衣，然後向四周看看，一發現小娟和他

底父親，馬上趕上來，給各人行九十度的相見禮。陸萍安閒地看他們表演，在他們談話中，知道這就是小娟的未婚夫——辛亦理。

她本來預備立即離開此地的，但是在這情形之下，她想該再停留一回兒了。辛亦理發現了離小娟不上五步的亭子裏還有一個人，懂得世故的他，又向她鞠了一躬。陸萍含着笑迎出來，也給他點點頭。他再回頭向小娟的父親，左手向陸萍一伸：

「凌老伯，這位是——」

「陸萍小姐，小娟的同學。」他頭也不回，這是勉強的回答。

「哦，陸小姐，久仰，久仰！」他握住了陸萍底手，用力搖動起來，「陸小姐在那兒恭喜！」他揚揚眉，很謙恭地，但是沒有把她底手放了。「我姓辛，我是凌老伯的世姪。小娟，那就是我的世妹了！哈哈。」

「我們到客堂裏坐。」凌老伯有些討厭陸萍。

當他們一齊舉步向石級進發的時候，亦理向陸萍也同樣說了一句「陸小姐，我們到客堂裏坐。」他們踏着草地，踏着石階，踏着石階上的細碎的磁片，到了客堂裏。

這是一所幽雅的會客室，上面正中有一條幅，是山水畫，畫色很黑，兩邊對稱地掛上兩張長對，貼近上首的牆壁是一張長臺，上面只有一個木頭的花瓶架子，其餘的大概已變成碎片了。紅色圓桌蹲在中央兩邊是舊式的茶几和木椅，左首還放着一張沙發，中西合璧的布置，正家掛着半新不舊的家庭。一到那邊老頭兒和小娟直走進裏面去了。外邊只剩下他們兩。陸萍懷着好奇的心，先問他一句：

「小娟，是辛先生的未婚妻，聽說不久就要結婚了，我得先討一杯喜酒喝。」

他臉上現出一陣紅色，又漸漸地褪了色。他不安地：「那裏的話。凌老伯有這個意思，可是我卻不能立刻答應。我現在正在大學念書，正是很緊要的求學時期，婚姻問題終身大事，不能隨隨便便地決定。況且我又是一個有身分的人。結婚等畢了業再說也不遲。古書上說——不是，西洋的文學家說，『書不讀完，結婚不提。』真是偉大的哲學。」他立起，鞠了一個躬：「陸小姐我底見解準確嗎？」

陸萍報他一笑，笑裏向多少含着一些諷刺的意味。但他因此而得意起來，繼續他底講演：「我們年青人的見解當然有些準確，我看了許多書，例如英國文學家高——一個姓高的，高吉爾不是

高爾吉的文章，思想就有了轉變。新時代一定要配合新思想，就會引起新思潮，因此，我很想有一個新思潮的女子來和我配合起來。一致步驟，走上新生命的大道，這舉動是偉大的，我不是一個空想主義家，一定要設法使這個目的達到。『有志者事竟成；』你可以預祝我底勝利。」

「哈哈，對呀，預祝你勝利，一定勝利。希望你發表對於政治上的意見，你以為中國應該走上那一條路？我很佩服你底見解，願聽聽你底議論。再說一段好不好？」陸萍請求他。

「對，你不要見笑，我來發表我個人底見解。我政治上的意見，以為中國一定先要同敵人停戰，安定百姓生活，壓平物價。中國的路只有一條，就是努力多和外國人來往，和外國人來往得多，他們底文化就輸入中國，中國有了文化，什麼都不怕。我們念過文化史，已認識了文化的重要性——我只能如此簡單地說說。」他謙虛而又溫文顯出他底身分來。

「還有一個問題我得和你商討，我想介紹小娟嫁給一個男朋友，你以為怎麼樣？」她又再試探了。

「那怕不成功吧，凌老伯很古派，不讓成她交男朋友。」

「那末你不是她朋友嗎？老實說你們底事我早就知道了，用不着來欺瞞我，你們已經訂了婚。」

不過如果，你不滿意她底話，或者你以為結婚太早的話，可以向她提出離婚的。我給你們做證人。」

聽到陸萍堅決而又有些威脅的話，他在失望之中又生出另一種幻想來，他看對面略帶長方形而美麗的臉，不禁又有些茫然的感覺。「好是好的，但是我很要愛情來作安慰品呀。」

「那你是答應了！」陸萍現出很高興的樣子，這又使對方覺得詫異而又微有安慰，他講不出話。一直到凌老伯再現於這間屋子裏的時候。

辛亦理現在是南京教育部長的兒子，父親做了主持全國教育的人，兒子也必須要學些教育，幾年來初中繁重的功課使他應付不了，一旦踏入大學的門，便覺得自由和適意，但他還嫌這機械似的生涯，所以常常在外面交際，反正繳了三四年的學費總有一天會畢業的。他學得了對女人的溫柔和謙恭，曾翻過不少交際字典，又熟讀了五六條，這五六條項目裏，使他懂得不少東西，也因此瞭解交際不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尤其和一般女人。他自從到過這所屋子來以後，對小娟發生了興趣，便利用她作為研究戀愛材料的對象。但是他覺到對方的態度太冷淡了，不過他卻因為冷淡而對她更有了研究的興趣。他便決定同她訂了婚。有些人以為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但也有些人卻以為吃不到的葡萄比吃到的更甜蜜。這也許就是亦理同小娟能訂婚的唯一理由了。

「老伯，辛先生的意思和小娟解除婚約。」陸萍起來報告。

像一團烈火被澆上了冷冰，他驀然退後了二步，一隻手捋捋短鬚，雙眼直看在辛亦理的臉上，沈默了許久，纔迸出一句話：「亦理，真有這話嗎？」

「……」亦理有些發窘。

「他——」辛先生說，他和小娟的個性有些不合，同時大學沒有畢業，還是趁早離了婚。」陸萍解釋剛纔的話。

「這……這件事，還在考慮之中。」亦理喃喃地。

「青年怎麼如此不忠誠呀，你不是對我說過了嗎？你怎麼沒有勇氣說呢？老伯又不是外人，說也沒有關係，小娟也不願意同你結婚呀。」陸萍顯然有些強迫。

一股憤怒和失望的怨恨，正如水蒸汽被關在不通風的瓶裏，瓶蓋一開立刻騰向天空，凌老伯頓然覺悟到一切，向陸萍狠狠地盯了一眼，他一面回過身去一邊自言自語地：「我去問小娟去，我去問小娟去。」不久一陣叱罵聲後，裏面傳出了隱約的低泣聲。

陸萍立刻離開了這屋子，她裝出憤恨的樣子：「好，你欺騙了我，你是一個不真誠的青年，我對

你的好感都因此消失了！再見。」亦理追上去，他幾乎想向她跪下求饒悔，但是她已經捷地走出鐵門了。一陣失望掩住了他底一切。等到他回到進屋子裏時，他看見小娟揉得紅紅的眼。

他底心情立刻改變過來，對着他面前的是冷冷的石膏女像，這也是一種可喜的引誘，立刻向這石像鞠了一個躬，然後捱到她身邊去。「娟妹，咱們已經是夫妻了，我底一切過失請你原諒，剛纔不過是一句玩話而已。陸小姐那傢伙真不是好人，她想離開我們，剛纔她到老着臉皮向我求愛呢。我底心可以掏給你，喲，我底好人你別傷心吧！」他隱約看到裏面門口伸出一個蒼白鬍子的頭來，又立刻縮了回去。

她沒有話，倒在沙發上，嗚咽聲依然沒有中斷，這是絕望的呼聲。

亦理沒有懂得這哭聲中所蘊藏着的悲哀，他用盡了氣力立在旁邊，用完了他肚子裏所有的形容詞來恭維她，來說明自己對剛纔事件的感覺。他知道交際的第一要訣那便是「撒謊」。

小娟立了起來，用力推開他，走到客堂門口，無目的地站着，院中的日影已移過噴泉而爬上階最上的一級了。

第十七章

陳明和阮心按住了洪潮的身子，使他安坐在這室中唯一的籐椅上。之後阮心立刻去撫慰敏兒，叫他不要害怕，並且告訴他這就是以前帶他常去看戲的洪潮先生。敏兒躲在床角裏戰戰兢兢地打量了這客人一下。他底長衫外還穿了一件棉軍衣，像行時的女外套。頭髮長得很長，並且也很蓬亂，挂在額角前的一束，一直遮住了眉毛和半只眼睛。如果在晚上，一定會使別人害怕起來的。敏兒曾聽到過許多魔鬼的故事，他想這一定是魔鬼的原形，而洪潮先生不過是暫時變出來的幻影。

洪潮坐到在桌上以後，再不像以前那樣猖狂了。雙眼很有些異樣，無神地注視着牆上的一角。雙手在籐椅的背外垂下，像一個病重而不能支持的人。嘴巴向空中一開一閉，似乎在咀嚼什麼美味，不時會發出喝水似的聲音來。他不認識以往的友人了。當陳明初次在弄口遇見他的時候，明曾捱過兩下耳光。拖上樓來的確是一件困難的工作，乾瘦的手臂還有些氣力。他底身軀比洪潮瘦小，不能支持洪潮全身的重量。剛走完一級樓，洪潮打一個哈哈，便兩個人一齊滾下去。走進房裏

以後，洪剛突然變了態度，他們問他一切話，都沒有好好的答復，或者，向他們拍拍手，叫幾聲好，或者在阮心身上很很地踢她一腳。有一次他居然穿了鞋，在床上舞蹈，他們兩個化費了很大的氣力，才使他坐到椅上去。

他靜靜地坐了一會，把眼睛閉了。他們兩個以為有了休息的機會了，但是他一看見他們坐下來，便立起來，先是一稍息，「然後」立正。「嘴裏的語聲很低，不容易聽得清楚。有時候像在哼曲子，有時候像在背台詞。

「怎樣會使他如此呢？」這是他們腦中的一個謎，這謎底現在誰也不會來解釋了。陳明焦灼地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地走。面前是一件悲劇的結束。他想到今天上午的事，心裏又有些不安起來。上午發生的事情是如此的：

爲了失了業沒有書教——那學校已用了偽方的教科書，沒有文章寫，書局已自動或被動地停了業。吃了四天的玉蜀黍粉，今天連留下來的也差不多了。范亦通又來過二次，恐嚇的手段，一次比一次更強烈。一禮拜內是他考慮猶豫的時間，如果沒答復，也許會發生很可怕的事，然而又不能搬家，即使搬了家，他們也會知道的。還有一件，他得到了不知什麼人轉來的教育部駐滬負責人的

通知叫他們暫時離開上海走吧。沒有川資是一件苦事，在上海沒有他可以做的工作，更有那種惡勢力的侵凌。矛盾的心帶在他腦海裏爭鬥；午後，他偶然在馬路邊發見了睡着的洪潮，這又是一件使人心痛的事。他憎惡一切惡環境，也憎惡自己：「到內地去，那邊已建築成偉大的文化爭鬪網，讓你來獻身。」這是一種呼號，引誘著自己；但是耳際又有一種語音在盤旋：「上海這黑暗的地方，正需要你來掘發光明。」他受了洪潮的影響，覺得也有些昏然欲狂起來。「如果生活只是爲自己的吃飯問題，那儘可以在上海做隱士，做一個寓公。」他如此想，但很迅速的，自覺地，他決不致走上這墮落的路。

如狂風暴雨中的一葉扁舟，而且已折斷了舵，定不得方向，也行不動路，生在那裏等候滅亡的到來，是沒那種人的，必須在風浪中駛行的原則是可以用決定的，但是向那一個方向走，因爲已失了指南針和舵，沒有方法來決定。對方現實的巨浪的抨擊，那顯然是一種可慮的現象，面前是一隻將被波濤吞食下去的船隻，固然這船隻的下沈，一半由於舵師的錯誤，但在同一環境裏，卻很可作爲前車之鑑的。

洪潮把頭左右擺動了一下，像發條被開動了一樣，他跳了起來，眼睛向前直視，衝過來向陳明

跪下來，口裏喃喃地：

「你知道我已失去了東北的家鄉，父母又被敵人殺死，精神上非常痛苦，雖然我早已以身許國，雖然我是負了保衛國家使命的戰鬪員，但是我說過我也同樣是平常的人，我也需要人的生活！」——這是一個劇本上的台詞，他唸了一遍，再唸一遍。拒絕了陳明去扶起他來的手。又搗蒜般地，向牆壁禮拜起來：「啊，錦紋，你太殘忍了！」

又在地上爬起來，抓起桌上唯一的熱水壺丟在地下，水流出來了。當阮心去拾這碎壺的時候，他恨恨地在阮心屁股上踢了一腳：「你這兒子，你用刑罰燒我底手，今天是你死的日子，他在腰間掬了半天，伸出一個食指，這是他底手槍，對準了倒在地下的阮心：「老子槍斃你！」

敏兒哭着叫媽媽，將身子儘力躲到床後去。

又要安慰敏兒，阮心底怨憤的淚挂在眼角，他走上去抱住了洪潮，像孩子一樣地痛哭起來。他心裏有經過矛盾的判戮的傷痕，他覺得所抱住的正是他自己底靈魂，他也和洪潮一樣地有一種憤怒的感覺，但空氣壓制他，使他不能盡情宣達出來。他承認對陸萍已有了愛的萌芽了，然而在外表，他極不願別人知道，更不願對陸萍宣布，不但如此，他更拒絕了陸萍對他許多行動上的表示。

「讓我將愛埋藏，永遠禁閉在心裏，一直帶到泥土裏去。」他常常如此想，但有時也覺到自己底矛盾。洪潮讓他擁抱反而安定起來，陳明又呆呆聯想到中學時代的一幕：

在教室裏，坐在他前一排的一級中最聰明最美麗的女同學是他遠房的親戚。她是一個富於情感而多男朋友的女人，在當時，他底腦海裏認為這種多方交友的態度，有礙於她底純潔的；但是他卻暗暗地愛上了她。她很天真，在他們談話的時候，有時會公然指出他扭扭的態度的可笑，也會老實問她爲什麼當同她談話時總是紅着臉；然而他卻瞞住了自己心裏所要說的，裝出不快意的樣子，回答她一句：

「我不喜歡同你這種女人多說話！」

她常常叫他到她家去玩玩，一走到那邊之後，他老是說些心裏所不準備說的諷刺話，有時簡直使她非常難堪。然而他心裏偷愛她的程度也越發增加了。她送他東西，如果有別的同學看到，便毅然拒絕，而拒絕的態度是相當使對方難堪的。直到晚間，沒有人在身邊的時候，他偷偷地會抱住柱子，或者握住被角，神經質地：「我實在是愛你的，」面前浮出她底倩影。後來他恐怕對方知道他底偽裝，故意去愛另一個女子，而且明明白白地向她要求替他做一個介紹人，當然她沒有如此做。

於是他更害怕，她已看透了自己底心，便亂寫信給別的女同學，又世俗地再向另一女同學進攻，喝酒、抽煙……他怕她知道自己底心事，一方面又願意她真誠地向他表示愛。然而假如她真的向他表示的時候，他也許又會道貌岸然地拒絕她的——矛盾的種子早已深埋在他童年時的心中了。

他結了婚，那女同學也結了婚，爲了這事，他曾背着人偷泣過好多次，然而永遠沒人知道，也許那女同學也永遠不會知道。誰能想到最會譏刺她的，待她最冷酷的人，就是愛她最熱烈的人呢？他也抱着把這私心的愛帶到土裏去的主張，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對別人說過，即使在阮心的面前。

對於陸萍，他又懷着以往的心情，當年的舊夢，又重做起來，當然他又扮演了同樣的一個角色。他願將這種又苦又有特殊感覺的滋味，像吃橄欖一樣，作一生的回味的資料，這也是他對於愛的見解。

近年以來，他結婚了後，常以逃避的方式來對付這種事件。功利地說，這時候他愛上了另一女人，將來會使他痛苦的，於其使他痛苦，不如還是體味些橄欖的回味罷，洪潮就是被苦痛浸潤得變了原來的樣子。於是動搖着的心，更堅定起來，爲了想擺脫愛絲的牽纏，他也得離開此地。天平的一邊加重了分量，稱桿更不平衡起來，這不平衡指示出他底去路。

醫生來了，是阮心打電話叫來的，他是陳明的老友，不像世俗的專於以主顧看病人的醫生，他高高的身軀裏，還存着一顆真正愛人羣的心，他們三個把洪潮拉到床上，這一會兒他安靜得同死人一樣，由他們擺布，閉上眼，理也不理他們。醫生施行了診治手續之後，斷定他是因刺激重了，而神經錯亂起來，是否能夠復原，是不易決定的。目前所當做的工作，要他休息神經，於是替他注射一次，這是安神安眠的藥劑。當醫生替他按脈息的時候，發現他十個手指已變成了黑色，皮膚上還有被火灼傷的創痕。

醫生臨行的時候，叫陳明在下午四點鐘打一個電話給他，報告洪潮的病況，如果必要他可以派救護車來接洪潮到醫院裏去，這樣瘋狂的人住在家裏是不十分方便的。同時又告訴陳明他將在兩個月以後到重慶去，希望陳明也能早日離開上海。他是留日的醫師，在各方面頗知道些敵兵，今後預備在租界上的行動——糖油米布的統制不過是幾件必需出現的小事而已。

他走了以後，不多久，老張穿着簇新的西服在這裏出現了，背後更有個身材高大的青年，他介紹給陳明，他是山東佬，真真的名字叫做趙凡。爲了工作，不會到此地來過。陳明很熟悉「趙凡」這名字，他知道他是抗日陣線上的一員勇將。陳明像孩子樣地申述牽念着他的情形以後，允誠走過

來擁抱了他。他覺得允誠底心跳動得很厲害。擁抱他也非常熱烈。但他不知他近幾日來允誠的生涯，顯然對他新的裝飾有些懷疑。他現出茫然失措的神情。

「你不必懷疑我！我因爲工作的需要今天穿上了這衣服，而且今天我不能在這兒逗留多久。我們匆匆地來，告訴你幾件事：第一件我知道你底情形，你應該在一週內離開上海，因爲此地沒有你可以做的工作。路費我送你兩千。第二件你在今天下午到三馬路第十五號去找一個姓洪的人，如果我在那邊，可以和你談更多的話，如果我沒有在，那恐怕你永遠不能見我了。我們今天預備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兩件事，你明白嗎？」他底態度很嚴肅。在身邊取出兩大疊鈔票來，放在桌上。

「爲什麼，我一點兒也不明白。」陳明知道的不多，但他卻有些感動。

「將來一定會知道的，我所做的是有益於祖國的工作。」他答。「立刻要走了，也許有狗在嗅我們底腳跡。」

「不能再逗留了嗎？」陳明在懇求。

「願你們永遠獻身於保衛祖國的工作，再見，啊，明，阮先生，再見了，還有小朋友阿敏——」他們立起了身子，慢慢地走向前去。

「回來。」陳明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洪潮發了瘋，你得看看他。」

老張果然回來，看看緊閉着眼的臉，他嘆息着：

「你用錯了愛，愛上一個不應愛的人，把一切工作都丟棄了。浪費了你底生命。」回頭對着陳明：「請你記住吧，將鼓動工作的原動力看得過分重了，結果忘卻了工作的本身，這是一種極大的錯誤——愛超越於生命，但是爲了自由，爲了要做爭奪自由的工作，應該認爲這是鼓舞工作的一種東西，而不能認它爲工作的本體！我知道你，就用這話做贈言吧！」

「謝謝你底鼓勵，我好將這話永遠記住——是方錦紋出賣了洪潮。」陳明問：「只知道物質享受的女人，這種行爲在她自己認爲是一件應該的事。」尤誠終於帶着到此不曾說過一句話的山東佬走了。

在老張與洪潮的門間，他認清了應該走的路。

「那末我們回家吧！聽說領回鄉證可以不用相片的。」阮心心頭的濃霧散開了許多。「老張真是夠偉大的人。」

「是的，我們應該學他底榜樣。」陳明實在是勉勵自己。

下午三點鐘，陳明打電話給醫生，說洪潮睡到此刻還沒有醒來，怕會有另外的變化，醫生答應立刻派車子來接，而且親自來一趟。

他來到此間又經過一次診斷，據說生命是沒有危險的，但是病情都很可憂，瘋狂的動作，也許將延長到他生命完結時為止。醫院的收入可以維持，他願以朋友的感情義務給他治療，如果真沒有辦法的話，只好由他送到瘋人院去，入瘋人院要一筆費用，他也可以設法負擔的。他以同情的哀思，送靜靜安眠着的身體上了救護車，像是在送友人底殯，洪潮底靈魂是死了，只遺下一個已殘壞了的軀殼。

沒等到四點鐘，他就出門預備到三馬路去，但是大馬路一下車，正戒了嚴，據說日本海陸軍的總司令被襲擊，總司令部也受了炸彈的損害，他立刻想起老張想和他談談的心情更殷切了。他們被封鎖在馬路中間的電車裏，四周敵人包圍着他們，也經過三四次的搜查。一直到五點多纔宣布解除。

陳明急急到了那一家旅館裏，並且在指定的房間敲數門上打了兩下，沒有答應，再打了兩下，也沒有人答應。茶房走來問他找誰的，他說明了後，茶房用鑰匙開了門。這是一間又黑又暗的小房

間，窗子幾乎貼進屋頂了，白得將變成褐色。帳子發出一股臭味來，缺了嘴的茶壺，缺了底也沒有把手的茶杯靜靜地停踞在桌上，裏面沒有人，也沒一件東西。茶房告訴他姓洪的是一個耳聾的老年人，從鄉下剛出來的，什麼話也說不清楚，最近連門也不鎖就去出了。

承蒙茶房的慨允，答應他可以在這房裏勾留到半小時以上，他焦急地獨個兒在房中走來走去，不時向門口望望，他希望這時會有人推進門，而進來的便是允誠，十分鐘過去了，還是靜靜地沒有人來。他又焦急地去翻翻抽屜，拿拿茶壺，在茶壺底下發現了一張紙條。房間的光線很不充足，歪斜的字跡又不容易看得清楚，化了很大的力氣，他纔讀畢這寥寥數語的字條。字條上面寫着：

「告訴來此的人，張已被捕，請速離開此間。洪」
是用硬鉛筆寫的。

他又匆匆地出來，告訴茶房他不願再等那老人了，如果他回來，可以告訴他姓黃的來看過他——他知道那姓洪的也永遠不會再到這房間裏來了。

歸途中，他以至誠向為祖國而隕身的烈士——張允誠——致心上最敬禮，他願以允誠底話作終生的指南。他知道允誠底精神是永生的。

到家之後，第一件工作是拍賣破桌和一切零星的物件，但這事情的進行，浪費麻煩，一方面得在門口候着收買舊貨的人，另一方面卻得和他講價錢，尤其是陳明的書籍，論斤數出賣固然不肯，即使賣到舊書鋪去也有些戀戀，可是讓它永遠跟在身邊決計是辦不到的事，其次是做兒的玩具，其實大都是已破舊的東西，例如只有三只腳的木馬，單刺一個頭的洋囡囡，鏽了的洋鐵罐子，他都視為異珍，不肯丟棄，當然這些東西是他五年來的伴侶，難免是有些戀戀不捨的。他也曾爲了這些東西的去留而哭過好幾次。

「我們底家裏真有趣味呢！有你沒見過的山，比公園裏還大的溪流，滿山杜鵑花，紅得和太陽一樣……」阮心常常拿這些話去引誘敏兒。因爲他不願離開上海，他要聽電車的鈴聲，看霓虹燈發出來的紅綠的光。每次當他母親如此說的時候，他總是這樣反駁：

「家鄉裏沒有霓虹燈，也沒有電車，有什麼好呢？我不回去。」萍果般的小臉，上掀起了朱紅嘴唇的小嘴。

「但是這裏有鬼子啊！」這是陳明的解釋。

在弱小的心靈裏，對「鬼子」的憎惡也占着很多的地位，每次父親和他如此說的時候，他沒

法再分給了。於是再額外提出了要求：「不過，玩具完全要帶回去的。」

二千塊錢到重慶無論如何是不夠的，路上有了孩子，費用也得加大些，他們估計將房中全部的東西出賣，可以得到一千塊，再回去將老家的財產——僅有的三畝半田賣去，有三千多，這樣一筆旅費就可以解決了。但是事實，他們在二小時中買去了全部財產的五分之一，而得到的卻只有三十元。

但是他們並不因此而憂慮。

晚間他們談到洪潮談到趙凡與老張。

第二天早晨，阮心燒好早飯以後，在新申報上發現了一則新聞：

「昨日下午三時許，××路日本海陸軍總司令部發生炸彈案，緣該處原係私人住宅，經司令部搬入居住以後，四周即宣布戒嚴，閒人不得隨意出入，而昨日忽在司令室左側發現定時炸彈一枚，發現時，時間已到，不及移去，遂即轟然一聲，司令室全部着火燃燒，幸撲救得力，損失甚微。」

同時在大馬路××路口，又發生暴徒槍擊一案，其目的約在狙擊日本總司令長官，但誤認車

號，擊斃車中揚州人林柏賢，係上海市社會局局長。當軸認爲此兩案件，有連帶關係，即派全部巡警並請日當局協助在出事地點四處巡查，暫時斷絕交通一小時，捕獲嫌疑犯多名云。又訊，本報得此消息時即派記者往司令部採訪，由司令親自接見，並報告昨日兩案之首兇徒犯均已授首，全係有計畫之暴動，首犯一名張允誠，從犯一名趙凡業已招供云云……

第十八章

延風將旅行皮箱向床上一丟，身子跟着倒了下來。幾日來火車的震動使他乏了力。爲了錢沒有辦法。他起來向四周看看，沒有人的影子，連張媽也不見了。牆角上蹲着阿花——他們底小狗——似乎還了解他男主人底苦衷，搖了堅硬的尾巴，將嘴角塞到他底兩腿間來，舐他底手指。但是男主人卻沒有照會它，一腳踏在它底腳上了。它仍不灰心，退了幾步又上來用頭在他腿上亂碰。這次所賜予它底是重重的一皮鞋腳。

他被路上的勞苦壓壞了身子，又被侮辱壓傷了心。三個月前新任內政部祕書的歡林不知道到那裏去了。現在只有憤怒和寂寞陪伴着他。他大聲地喊張媽，沒有人會，他對他底太太也開始

敢厭惡了。以前他戀着么鳳，忘了自己底妻子。在外邊儘量地享樂，但是自從他升擢以後，她也會享樂起來了。他記起了兩幕事件。

第一件是么鳳潑辣的痛罵，他認識了辛亦理之後，忽然對延風變了態度，整天伴着那少爺跳舞，喝香賓，一看到延風開口就罵，不管有沒有別人在旁邊。辛亦理也不是好東西，幫着這女人來欺侮他；表面說他是窮小子，也常常擺出自己闊少爺的身分來。雖然有吳主任的幫忙，但錢總不夠他，尤其在這物價高漲的時候，連打牌也漲了價，一千塊頭的麻將，實在無法應付。自己沒辦法，那有心思照顧家裏……

因此，他除了整天做發財的夢以外，還得設法升官，幾日來爲了這件事，又得化錢，這兩個問題像兩股交纏而成的一根油條，有着很密切的關係。辛亦理知道他在努力於升擢的工作，會當面諷刺過他，也曾表示過如果他再不去纏么鳳的話，或者倒可以設法給他一官半職。當初他堅持着自己底主張，決不屈膝，決不在情敵面前屈膝，然而不多久，勇敢的山崩頽了，志氣的颯吹散了，他終於很馴善地和他握了手，而戀戀地離開么鳳。在他自己看來，這並不是失敗，這是人生所必需的一種手段，也許這也就是他們之所謂交際術。

失了么鳳，而尙未做官之前，他當然得回家一次；回家雖則是勉強的工作，但是這已成爲他唯一歸宿的地方。一到家，他遇見了他底太太；起初，她懷着高興的面容來歡迎他；以後，橫暴地責備他沒良心，忍心看着結髮妻子受餓捱苦，又揉紅了眼，帶哭帶訴地說出近幾日來的委曲，還用瘦弱而潔白的小拳，很命地捶延風底頸子，自然他本來是她玩弄着的一隻小山羊，離開了多日又回入羊圈來，牧羊人總是要帶喜帶罵地捶它幾下的。延風懂得這理由，同時爲了想懺悔過去，所以照例默默地忍受了，他頑皮地看看太太睜圓了的眼，將語調改得溫柔些：

「打吧！只要你原諒我！」

他太太便因此不打了，但是罵聲沒有停止，像雷雨過了以後的浙瀝的檐水。

之後他們和解了，不過延風很擔憂，因爲他太太罵他的時候，其中有一句刺痛他底心的話，就是：「你在外邊胡鬧，我以後也要去胡鬧了。你有女朋友，難道我也不可以自己戀愛嗎？」所以他曾化費若干時間，伴他太太去打牌，跳舞，和伴么鳳的時候一樣。但是他太太卻變了以前寡交的態度，隨你那個朋友來，她總要插上幾句話。這很足以使寒心。因爲他是不主張女子隨便和不相干的男人談笑的，除了么鳳對他自己以外。——想到這裏，他似乎自己正立在懸崖之上，下俯是萬丈的深

淵，而立着腳的石塊已開始搖動起來了。

阿花不了解主人底心情，它只知道在屋子悶得慌，應該出去玩玩，但是房門卻關着，於是捧起前爪來撥開了門，男主人以為太太進來，立刻回頭望望，他發覺是阿花底把戲，失望使他有了激怒，趕過去踢它一腳，它怨恨的嘆了一聲，便聳身外出。狂風再倒在床上，翻開了回憶的書冊。

他記得張允誠在好久以前曾責備他過，「對抗戰表示消極的人，很容易走到沒落的路上去。」這話是針對着自己而說的。因為他在抗戰初期，非常興奮，失地漸漸地多來，他底興奮也漸漸地消沉下去，對於國家的前途開始嘆息起來。他不主張投降，但也不主張抗戰，他以為中國的沒落是必然的。因此，他後來只打算如何可以做一個寓公，或者做一個隱士。這種態度便被允誠所指斥。幾次的爭辯幾次的相罵，他就決定和老張冷落起來。他們分開以後，他似乎自由舒服得多。以後所發生的種種事情，在他都以為證實了自己底理想。他最初一個目的是發財，「生活要得要先設法解決的。」這也不是有害於國家的事，即使對國家略有損害，那也沒有什麼大關係。反正大家都在如此做，立着看而不去幹熱鬧。抱着肚子嘆氣，那纔是個傻子。也可以說，他的所以與吳主任合作圍貨事件，是爲了對大衆，不滿意而過激的行爲。不管它如此，總之，他的生活是要舒服些。

但平認識了么鳳之後，他底支出也如汽球一樣放大了好幾倍。水漲了，船兒也跟着升高了，水漲着的船身也如以前一樣那末多。除了交際的消耗之外，平用反而比以前更覺爲難。同時，他四周所聽到的正是與他所想到的同樣的論調，他更覺得中國的沒有希望。

爲了找出路，爲了和么鳳鬪氣，他就設法榮任了偽職。這次出門，太太可不再如以前那末笨了，先得一批很大的錢，放在家裏，纔允許他到南京去就職。也爲了想證實自己對太太的誠實，也不得不如此做。因此，託吳主任到銀行去借了一筆錢，利息是每月加一倍，四個月內一定交還。現在四個月快到了，計畫不能實現，在空中飛舞的錢，沒法抓牢，真是無可奈何的事。

想到這裏，他又嘆了一口氣。屋子裏依然很沈寂。

「我是漢奸嗎？」這問題在沒人的地方，他大膽地在心裏問自己了。

「不，沒有的，這是——」他沒法辨護自己。但是他卻聽到某同事會這樣解釋過：「我們爲謀中國人民的幸福而犧牲，用和平的手段來制裁日本。」當時他只是點點頭，說幾聲「是」。但是在現在這「是」字飄盪起來下面加了問號，——這是騙人的話，他就根本不會有過犧牲的決心。他這樣想英雄們應該在這時候撈一筆巨款來使他太太享樂的。

在內政部裏，南京什麼都是沒生氣的，他看到因戰事而漏枯了中國首都，他們並不會在日本人的控制下反抗過，也不敢反抗；只不過跟在日本軍隊老爺們底背後，拾起他們丟了的渣滓，再來統一下，然後塞進衣袋去。因為渣滓裏不會有什麼好成分，所以他也失了望。沒法償還所欠的一筆巨債，雖然他太太已來過好多次信，說是存在家中的錢業已用光了，曾在回信寫過這樣的話：「想在這裏多弄些錢是不可能的，這裏的錢有限，都被日本人和手長的中國人撈了去，像我們只好喝風，要再寄錢給你，真是沒有辦法。最好仍舊託託吳主任，和他合作生意。他當初要我加入俱樂部，目的是想替他寫寫宣揚慈善事業的文章的，這一件事情我已幫他不少的忙，向他再借些錢，想來總是可以的。我馬上也寫一封信給他，求他代我設設法。不過我到南京來，他很不滿意，他實在是一個吝嗇的人，或者就會藉口這原因而拒絕借款。不過總得想法試試看的。」這封信，他是鼓起勇氣來寫的。

寫出這信的第二天他遇到了一件事。部長大人從來不會見過，今天突然叫他去談話。他向那身子瘦小，臉部扁闊的大人鞠躬，給他拿煙，給他點了火，努力地想在對方臉上找出一絲笑容，但是結果沒有尋到，反而他皺起了臉皮。

「你知道和平工作的使節嗎？」

因爲不曾預備所以沒有回答出來。半秒鐘的沈吟使大人發了怒，許多惡毒的咒罵從他嘴裏流出來，像背熟了的演講詞，甚至於用腳頓着地板。想踏平這不平的地板，又把辦公室桌上的墨水瓶丟在地上，使墨水濺黑了自己底襪子。第二天，有命令將他調任了一等科員，是屬於第二科的。科長的臉色是鐵青的，少說話，一說話他底樣子比部長更可怕，像餓狼一樣，幾乎使別人忘了他也是生長在善良的中國的。兇惡的理由是有的，想來他要將部長給予他底咒罵連自己底一併交付給科員，所以如此。

「只要收入可以多些，這種都能忍受。」這是延風日記上的話。現在他回家了回家時身邊只有他所瞧不起的三百塊大洋。

他有些煩躁，想弄些水喝，提一提桌上的水瓶，那是空空的。

外面門上起了輕微的聲音，他急急拉開了它，阿花帶跑帶跳地鑽入屋子，又搖搖尾巴，想來舐主人底手。

「死瘟狗！」又踢了它一腳，但這次卻落了空，阿花鑽到床底下去了。

他忘了口渴，臉上起了一陣紅雲，原因是又記起了車廂中的一幕。

二等車總比三等高貴些，桌子也大得多了，西裝革履的點綴品也是不少，他占了一個位置，儘快地讓急風吹拂他上半個身子，領帶不時拂拭他底下顎，像馬脫了韁，這裏再沒有瘦小身子的部長和野狼般的科長來責罵他。內政部的圓徽章，扣在左邊西裝的翻領上面，讓別人來絕羨；這裏是他底領域，因為他曾細細地研究過，沒有一個比他更闊氣的人。他想去的時候坐三等車，回家坐二等，這正是升遷的象徵。

女的侍役來買水果，十塊錢一個的柚子，買兩個，身邊取出筆袋的兩張鈔票別人的眼光果然向他集中。「要一杯茶！」他向侍女說。那女子搖搖頭，收了錢走開了。他不懂得這是什麼意思，也許那侍女瞧不起他，他神經過敏地再向四周望望，斜對面有一對男女像在批論自己，那女的微笑起來。他忍不住這羞辱，高聲大叫着：

「喂，要茶怎麼不給的，該死的東西！」

實在他以為那侍女已經消失在那節車廂裏了，這句話原不過是作拾面子而用的，但不料那侍女又走回來，倔強地向他責問，並且說這是皇軍的命令。他沒法宣述自己底意見，但還有勇氣想

拾起落在地上的「面子」。他半反駁半自言自語地

「那麼我們口渴了怎麼辦呢！」他底語調相當和氣。可是蹉蹉板式的事情在世界上是很多的，侍女以不屑的神情看他一下，掉轉身子，丟過來這樣一句話：

「你去喝馬尿好了。」

他再不能忍耐，直立了身子，頗想學學部長或科長的作風，用手交叉在胸口，滔滔地責難起來，但是在責難聲中他發現前面立的，不是侍女，而是他們底皇軍。

他實在沒救再想下去，以後是在右兩頰上的創痕和腮上的塵鞋足跡無辜的小提箱蓋上，也給他們畫下那一條刀傷；自己真不知道以後在火車上的一段時間是怎樣過的，別人底笑聲，使他漲紅了臉。

他癡癡地在室中奔走，阿花以為他在舞蹈了，也跟着在後面亂竄。他想找一個場所或在什麼東西來宣洩所受的恥辱與悲哀，但是屋裏都是不會講話的東西，忽然發現了他背後跟着的阿花，便提起一張凳來，向他擲去。「汪汪」的一聲，它靈巧地避開了這襲擊，逃向房門那邊，用前爪在抓門。沒有打中，他心頭的氣憤，也沒法除去，立刻把房門關了起來，預備和阿花作最後的搏鬥，在

他眼光中，已將它當做曾給他侮辱痕跡的異國人了。

壁上的照相框子因木棍的飛舞而隨着舞蹈，阿花竄上桌子，又跳上窗架，桌上的花瓶和水盂跌到地上，盪盆被撥翻了，水流溼了床上的被褥，天花板上的石灰像下雪一樣地飄下來，阿花靈活得像老鼠一樣，左右前後在避棍子，正像以前玩弄主人手裏的牛肉一樣，它跳到鐘的旁邊，一木棍下去，阿花走了，新式的鬧鐘，倒在桌上，玻璃屑四散飛舞開來，再後，當阿花玩弄歌唱得足意的時候，從窗口跳到下一臺的陽臺上去了。

屋子裏只是零亂的一片，靜靜地各自在地板上占着適當的位置。

他無力地將木棍丟在一邊，拭拭額上的汗珠，呆呆地立着。

外邊門上又起了似乎瓜子挖門的聲音，他瘋狂地又舉起木棍來，門開了，李太太夾帶新式提包穿了曾在當舖裏休息過一個時期的大衣閃了進來，一進門，發現了零亂的現象，她一隻手插在腰裏，一隻手戟指地上的碎屑：

「豈有此理！這是什麼意思？」他想用威武來掩飾自己底不安。她以為延風發現了她底秘密而如此的。

「……」他更氣憤得說不出話，眼裏看着阿花又跑進屋子裏來。

「好罷！你買得起這些東西嗎？不要臉的，自己在外邊胡鬧，還想到我面前來發脾氣，我在外面胡鬧你有什麼法子？」她底態度很冷酷。

一陣恐怖掩住他底心，眼前又發生那件曾料想過而成為事實的現象了，他昏亂起來，上前一步，「誰沒有良心！我還替你寫信給吳主任呢！——」

她親手折掉了決裂中間的連系，「是的，就是和吳主任有了關係，你又怎麼樣呢？死烏龜一到家就敗家！」

這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他眼前昏黑起來了，於是恢復了不久以前瘋狂的心理，拿起棍子很命地向她打去。她退了幾步，避開這轟擊，立刻提起倒在地上的紅木凳子，向他丟過去。他不曾想到這反攻，紅木凳子沉重地落在他脛骨上，一陣痛楚使他忍受不住，倒在地。她冷笑了一聲，隨即回過身子，大衣的影子，在門外消失了。

他像一個受了重傷的兵士，坐在亂堆在地上的磁器、玻璃、硯台、粉盒的中間，左邊靜臥着一批鈔票，是到家以後想博得妻子的歡心，而故意放在桌子上的。他勉強俯過身去，抓起來，「噍！」一聲

已分成了兩半，在空中飛了不多遠，就紛紛地落到地上去。阿花像看見了雪花一樣地高興，跳過來搶腳這名貴的東西，他拿來硯台來向它擲去，它似乎已明白主人現在再也無如以前那樣兇惡了，暫時避了一避，又回過來，甚至想靠近他，給予他些安慰，當主人行出手來抓它的時候，又文雅地走了開去。

地上躺著的那張和他太太合拍的照片，也是使他氣憤的東西，他看到自己當時含着笑拉着太太的親熱的影子，也不禁有些憤慨，雙手把它弄皺了，丟到遠方去，而阿花卻殷勤地又替他拾了回來。他伏過身子拉住阿花底尾巴，想將它和鈔票樣地撕成幾片，但阿花卻表示反抗，經過幾下有力的掙扎以後，在他底右手上咬了一口，借此又逃了出去。

血滴在地上，蒼茫的暮色，偷偷地進了屋子來，似乎想安慰他，使他不看見這裏的情形似的，然而他心頭的憤恨更沉重起來，一切都使他絕了望，在黑暗中摸不出應該走的路。外邊的路燈已經亮着了，溫和地分些餘光到這屋子裏來，他昏昏地臥倒在地板上，忘了脛骨上的疼痛。

等到他再清醒起來的時候，正是無數腳步聲踏在地板的時候，一陣陣脛骨上的痛楚格外加重了，黑暗包圍着四周，他在黑暗中隱約看見無數高大的黑影。

「嘆」他們開了電燈，似吃了一驚，一個掏出手帕來，對準了他。

他看清楚兩個是高大的頭上包着紅布的印度人，後面兩個便是他們底「皇軍。」

「坐在地上幹什麼？」一個印度人問。

昏睡了一回，興奮減退了些，勇敢也減退了些。「腳上被人打傷了，不能動！」

「你認識賑濟所主任吳天嗎？你告訴我！」

「是的。」

「你是李延風嗎？」

「是的。」

「你太太呢？」

「不知道！」

「剛纔不是來過了嗎？」

「來過了，和我打了架之後，又走了。」延風毫不思索地說。

「你從南京到此地是幾點鐘，她幾點鐘來的？」他們調查得很清楚。

「我來的時候是三點二十分，她呢？總在四點左右，他們互相商討了一下。」

「你太太犯了罪，你知道嗎？」另一個來審問了。

「什麼罪我不知道。」他很誠懇地答。

「她謀死了吳天！」

這像強有力的彈子打進了他的心胸，從不曾想到過的事件，居然發生了。他要求他們把知道的全告訴他。他們告訴他吳天是勒死在××旅社，參加這謀殺案的有二個男子和一個女人，據調查那女人曾在當晚路被自軍檢查過，當時因為沒有問題，放她走了，這女人一定是他底太太。因為據他們說，最近的一月內，吳主任每晚都宿在這屋子裏的。

這在冠風底心頭上，又加增了一個恥辱的記號。

最可疑的是自從吳天被害的次日起，他太太也失了蹤，同她發生關係的男子有三個，除了吳主任以外，他們曾在他家男子的家裏檢查過，也找不到她底住址，或許她所來往的人不止這一些。這在冠風底心頭上，又是一個恥辱的記號。

當然，在法律上，延風是不能諉卸這嫌疑的，他告訴他們是現任的內政部科員，但這在皇軍跟前又有什麼用處。腳上的疼痛和心上的疼痛一齊交迫着他，他再也忍受不了這些可怕的磨折，然而他卻不願意親手割斷自己底生命線，只能在這苦難中勉強地活下去。

阿花又在衆人面前跳躍起來，這是歡欣的鼓舞。

他們要求延風一同到工部局去，要求原是客氣的過分的表示。他也並不拒絕，因為，這屋子裏的一切都使他憎惡，他沒有住在這裏的理由。但是剛纔的憤恨，還沒完全消失，當他注視着背後兩個昂然自得的仇敵的時候，胸中的一切怨恨的債，又燃燒他底心。

第十九章

屋子裏的東西少了，房間便覺得大了許多，敏兒可以自由地在這狹小的場地上驅馳，阮心正彎着腰在整理箱子。許多包袱和三四隻小皮箱堆在床前，地下是廢紙和殘破了的紙匣片。是仲春一個傍晚。

這幾天天氣特別熱，厚夾衣簡直穿不牢了。雖然傍晚的天氣較涼快些，不過氣壓很低，有使人

喘不過氣來的感覺。陸萍坐在沒有帳子的亂堆着被褥的床上，替敏兒在縫背帶。已經有一禮拜沒來了，因為她母親底病到今日纔好。她一走到這裏，屋子裏變了樣子，對於這種突變，似乎是對她的一種壓迫。阮心將近來的一切情形告訴了她，也將陳明和她所以決定離開上海的理由告訴了她。走，無論如何已經是決定了，因為陳明已經到遠東旅行社去買車票去，並且已將大件的行李送去了。阮心雖然有回家的提議，雖然對陸萍曾一度有過不快意的過慮，但她是很正直的一個人，現在只有對於相處二年的女友所感到的依戀。

陸萍有一種奇異的思想，她愛陳明，然而她卻希望他能夠到內地去。這思想的出發的根據如何，她沒有考慮到，但直覺地明白陳明應該如此做。應該毅然決然地走。不過她對陳明卻有一種希望，便是在他臨走前會明白地宣布對她的愛。能夠如此，她已是滿足了。她以為陳明的勇氣還不能做到這樣。

她以為他們之間需要一個較長時間的談話。因此放下針線，對阮心說預備買些糖果給敏兒，再拿一張照片送給他們做紀念品。她很怨望阮心為什麼沒通知她，明天就匆匆地走了。阮心為友情所感動了，她也停下整理箱子的的工作，翻出許多相片來，由陸萍選定一張。

由於這畫片的翻閱，正掀起了阮心底回憶六年來上海的生活，簡直是一個奇離的夢。他們之所以到上海並不是想貪圖安全，因為老張在上海，告訴陳明上海文化鬭爭的種種情形，陳明因與奮而貿貿然地動身了。這長長的六年，他們從不會想到享樂，電影界之淪為神怪化與劍俠化，使他們也沒有興味再看，其他低級娛樂的場所，阮心不喜歡去也不敢去，除了每天按時出去買些小菜之外，這屋子差不多沒有分離過，在以前誰也不願意回廚房去做那些認為不屑做的工作的，但是，現在看孩子，燒飯是她每日的功課了。有時候偶爾會感到厭倦，陳明總是如此說：「我們多做些工作，讓雇一個用大來幫幫你吧，這樣你也可以教教孩子幫我寫些東西。」一到她沒有自信力，她以為寫作的力能還欠缺，一到陳明每日一早冒着風雪出去教書。中午喘着氣回來吃飯，吃了飯，又不肯休息，一等到桌子整理清楚了，便拿着筆寫，一直到夜飯，再到深夜。每次他出外買些魚肉或糖果之類，阮心裏常常感到難受，她想：「這是明底心血換來的，我們在吃你底血汗。」但她又怕陳明薄了會掃興，總把這句話咽下去。其中有一張照片是他們生嫩兒的一年照的，他胖胖的臉，顯得非常年輕。她又揀過一張來，那是最近為着路上用的派司照，兩頰瘦削下去，額上也多了幾條縐紋。她不禁又難受起來。如果沒有家的牽累，他或者可以自由些工作，也不必如此緊張。這幾年的消

蝕，是她和敏兒的緣故。她又慚愧自己底力量太不行了。

她有幾次也會要求陳明「讓我去做做書記，小學教師，女看護，或者書店中的校對吧！也可以有些收入，幫幫你底忙，你實在太苦了。」然而陳明底回答卻是一「工作，當然可以去做，不過我的意思，你在這裏使我有安慰，有鼓勵，精神上也不致痛苦。這種無形的收入是很大的。」真的，阮心會試用極大的力量去使陳明有安慰，有時，工作得累了，陳明一雙酒醜的臉，會使他底疲勞恢復起來。她眼看着這情形，也不能再說放棄的話了。

又揀出了一張照片，是他大病之後的攝影。這次病，會使她暗地裏哭泣過好幾次，夜間，孩子睡熟了，她便靜臥着聽陳明的鼾聲，每當他鼾聲略停或轉側的時候，她的心立刻會緊張起來，臉上也發了燒，在醫院裏，聽醫生診斷之後的談話，真似罪犯在審判官前面聽判詞樣的可怕。他會痙攣起來，也許醫生底絕望的判詞，會使她昏厥面倒在地上的。

他想到家，家裏的敵兵已在焚燒擄掠之後退出了，每次謠言傳來談及故鄉一切慘痛的情形，使陳明無心工作，因而也使阮心心亂，因為陳明的鎮定與慌張，影響於阮心是很大的。

陸萍揀定了她與敏兒陳明合拍的一張，又選了陳明阮心敏兒單獨的照片各一張，阮心在背

後寫上了這幾句話：

「將這感動的心和照片一齊贈給正義感超過於私愛的陸萍。」
恭敬地受了這禮物，陸萍匆匆地走了。

她到公共租界去找陳明，在小弄口遇見了他，挾着一大包東西，幾日來在陽光中奔走，皮膚顯得黑了許多。陳明一見到陸萍便高興地告訴她：

「我們明天要走了。」

陸萍沒有什麼表示，握在他底身邊，她一向不知道女孩子應該有一種媚態的，只覺得如此，似乎有一種快慰的感覺。她抬頭看了陳明微紫色的臉。

「難道上海真的完了嗎？你們放棄了上海嗎？四百萬同胞底心依舊是熱騰騰的。」她說的話是那樣的絕。

陳明低了頭，顯然有些愁苦的樣子，他慢慢地說：「陸萍，你底話是有理由的，近五年來，上海文化鬥爭，可以分作三個時期，第一期是一二八之後，是文化鬥爭的最高潮，這裏展開了上海文化陣線，上各種類型不但對抗戰有所建樹，連新文學本身上也稍樹立了國防文學的基礎，第二期是汪氏

登臺以後，上海受了他們勢力的激盪，真真的鬪爭便展開了。這是文化戰最激烈的時候，有許多新興的文化團體參加了戰團，現在正是第三期的開始了，這是很艱苦的工作的時候，我不承認老張所說底「此地沒有我底工作」的話。所以我之所以毅然離開這裏，我承認是怯弱的表現如上海的確是有一個黑暗時期的話，那末我離開此地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你覺得你所做的是準確的嗎？」

「因為我想做一個會說會做的人，不願意只是張開口說，我不能在上海工作，那就得走這一點，我認爲沒有不準確的地方。你底意見怎麼樣？」陳明說得很痛快。

她點點頭，已經走出了弄子，是在大街的旁邊了。陸萍直截了當地告訴陳明想找一個清靜的地方，作一次談話，也可當作他們離別前的聚會。於是他們走入路邊的茶室。這是一所比較清靜的場所，因爲它生意不甚好，許多座位都是空空的。陸萍找了一間小小的房間，他們對面坐了下來。陳明先發表他底意見是向她道歉的話。「沒有通知你，因爲這是二日前纔決定，這幾日忙於拍賣東西和接洽事件，沒有時間寫信。」

陸萍沒理會這個問題，她問：「你在離別之前想有什麼話同我說？」

似乎吃了一驚又安詳起來。陳明像在教室裏一樣，他嚴正地以老師的資格來訓話學生：「要我贈言嗎？我想，我所要講的，你都能了解了。不過你還年輕，你留在上海，應該多做些我們未做了的工作。環境的引誘是很大的。希望幾年之後，我們又會會面，你還是那麼天真，那麼正義的一個。」

「謝謝你，陳先生，我底老師，你還有別的話要說嗎？」陸萍不肯放鬆他，因為她知道不久以後，他們會有一個長時期的隔離。

「話是說不完的，你能夠了解我，即已經夠了。」這是陳明支吾的話。

陸萍的試探，顯然已失了效果。她煩躁地喝乾了一杯茶。

「陳先生，我們除了師生的感情外，還有別的感情嗎？」又是另一種方式的進攻。

「那，當然，我們還有更多的友情。——你問它做什麼，難道你不知道？」陳明實在有些支持不住，他覺得陸萍比以前的女同學更厲害，烏黑的眸子，像要看穿他底心似的。他想，不應該再隱瞞了，爲什麼自己沒權力宣布對面女子的愛呢。然而天性的力比一時的激動更堅強，他幾次想講出心裏所要說的話，又硬生生地壓下肚子去。

「長輩不應該欺騙年青人，說些不忠實於自己底話，你上課時總這樣告訴我們的。如果你以

爲我是一個不能談話的人，那末你儘可以將你所隱藏在肚子裏的話永遠隱藏起來。」這話有些諷刺式……

陳明內心一度衝突之後，他又堅定起來，但痛苦已走上他底臉了，他沒力氣地：「你要我說什麼呢！」

「我有我底話，想對你表明，你以爲可以嗎？」

「那總可以以的。」他嚙嚙地怕對方真的說出她所要說的話。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能真誠地告訴我？」

「如果可能，一定告訴你。」陳明近來對談話有了些經驗，在有些時候，「如果」兩字的運用，會收到極大的效果的。他又怕未來的談話會使自己不安，又加上了這一句，「我想，有問題，我們將來寫信也可以解決的。」他簡直不敢抬起頭來看陸萍。

「我底問題很簡單，你除了愛阮先生外，會再愛上第二個人嗎？」這問題已直接接觸到了所要談的問題底核心。

「那難說。」——但到現在爲止，我曾這麼想，我不應該再愛上另一個女人——這是指私愛而

言的。」他吞吞吐吐地說。再也沒有在上課時那種雄赳赳的氣概了。當他說這話的時候顯得有些不安。

「這不是『應不應該』的問題，而是心裏『會不會』的問題呀。你們寫文章的人，老是學了些不直爽、轉灣子、說空話的脾氣，我說在這偉大的時代裏，是不應該有這種態度的。」陸萍笑了起來。

他接受了這批評，沒有話說，右手中指蘸着杯中的茶，在桌子上寫字，其實他心裏非常煩亂，這種工作是用以安定自己而做的。他寫了一個，把它塗抹了，自己也不知道在寫些什麼。烏黑的眸子，正對他底手，他有些徬徨，又呆了起來。

「我們相處了兩年，感情上非常融洽，我有懷了很久很久的感情，沒有對你宣布過，因為我知道你的個性是畸形發展的，明明是感情超於理智的人，外表上卻希望別人知道你是一個理智成分很強烈的一個。因此，我不敢明白地對你宣布，我知道宣布了，你也不會同情的——實在是同情的，不同情乃是外表的表示——你在教室裏，明明愛我們一級的同學，而你臨走時，偏告訴他們應該忘了你，你也該努力忘掉她們，這不是一個很顯明的例子嗎？但是，我卻佩服你的忍耐與思想的

敏銳。二年來，你底思想影響於我的很多很多。你不像過去教師那樣偽裝，你有時天真地跳跳笑笑。使我與同學也忘了偽裝自己。你教我對正義的認識對時代的認識替我打開了一條生活上的一條路。你創造了我底良心。創造了我底心房的。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你。

「因此我們敬愛你，這是我們對於善良導師應有的表示；而我更在許多同學之中，又因接近你的機會較多，而獲得多量的智識與多量的勇氣，你教我在這偉大而艱難時代裏應該去找工作，工作可以發生興趣，興趣是使生命活躍的東西，我曾如此做過，我底生命已活躍起來，這是你底賜予，我更應超於同學以上地敬愛你感謝你。」

茶役送來點心，打斷了她底話頭，中間有了間歇，陳明緊張着的心也可以稍為寬懈一下。他偷偷看看陸萍底臉，因過度的興奮而在兩頰上泛起了紅霞。

「一年前，我大膽地對你暗暗地愛着，但我終於把這一點萌芽培養起來，而又同時緊閉在心頭，不讓別人知道，也不讓你知道。我生怕這件事會使你不安，會使自己不安，然而我是一個爽直的人，不能忍受這種苦悶，這是我和你接近最初的原因，接近之後，我一方面發現了你底缺點，另一方面

面也發現了你底偉大。在這時代環境裏，許多人走上了不該走的路，而你卻在艱苦中吃玉蜀黍粉過日子——這當然只是中國人民的本分——你不但能守住自己底崗位而且會在這艱苦中奮鬥，更培養青年們奮鬥的決心，這是我所從來不曾想到的。因此，在敬愛師長的愛以外，我更有蘊藏在心深處的私愛，願將這私愛來呈獻給你在過去，我直覺地知道你也已愛上了我，這在種種的動作行為上你已很明白地表示了，在這將長時期離別的今日，我願意無上的至誠來說出『愛你』的話。」陸萍說出了這話，心理很輕鬆，她用手拂一下額上的亂髮，舉止又安詳起來。

「然而，這怎末能夠呢……你別這樣說吧……我愛阮心……不願意使自己痛苦，更不願意使她痛苦，我們爲什麼要想到這件可怕的事呢？陸萍，你說錯了，你應該說讓我在心裏愛你吧……」陳明底手在顫抖，這明明是興奮的表示。

「你太——」

不等到陸萍說下去，他又堅決起來，「讓你把賜予我底愛，去愛上海四百萬同胞吧，愛祖國四萬萬同胞吧，愛爲正義自由而奮鬥的成千成萬人們吧，如果可能的話，讓我們大家忘掉了好不好？我不願意爲了私愛而損失自己底幸福。」陳明是立着說的。

「你太怯弱了，你不能說出你心裏的話嗎？」陸萍親切地問。

「這便是我心裏的話。」陳明掩住了胸，胸裏因矛盾而起了痛楚。

「那意思就是說你並不愛我！」陸萍問。

是的。」陳明皺起眉，牙齒咬著嘴唇。他心裏明白已表示愛陸萍了。「我對你只是友誼的愛。」

他記起對阮心講的話來：「我要竭力逃避這愛情的網羅。」他扭了扭身子，臉上是一陣痛苦的笑。

「但是我卻永遠愛着你。」陸萍加了這一句。

「那更會使你苦痛！」

「這是功利的着法，如果女子有愛男人的權利的話，我總不改變我底心情的。」

第二天一清早陸萍帶了許多糖果來送行並且親自帶來了足夠他們幾人合用的早餐，她取出自己底照片來一張送給陳明另一張送給阮心她並未提起昨天的話阮心聽到陳明底話以後，並沒有什麼批評也不會影響到對陸萍的友情因為行李已有友人先一步運到車站去了，屋子什麼也沒有，一大盒餃子放在地板上四個人搶着吃他們沒有什麼憂苦，每人心裏早已懷着新的希望，他們是爲工作而離別的。

敏兒似乎感覺到離別的情緒，他靜靜地立着，將餃子往嘴裏送，他看了阮

「媽，我們什麼時候再來？」

「中國兵打了勝仗，我們再回到上海來。」阮心告訴他。

「再來，仍舊住這間房子好不好？」稚弱的心靈中對這多年的住宅，不無戀戀。

「一定的，隨你底喜歡。將來你長大起來，能自立生活以後，可以好好地將這間屋子布置一下。作為紀念的房間。」陸萍說。

「長大起來，我要做中國兵，去殺鬼子去。」

他們都笑了。

幾輛黃包車在晨曦中離開了這弄子，走到馬路上，阮心貪婪地回頭看看，她心暗暗地說「別了，六年來時刻不離的伴侶！」

陳明底心頭，也起過一陣悲涼的感覺，四周靜靜地，整個上海還在夢裏，他們似趁上海未醒時，偷偷地離開了這裏，黃包車輕輕地顛盪，地上拉長着四條黑影。

到了車站，一切都準備好了，經過幾次嚴厲的檢查，幸運地都通過了，他們站在月臺上，旁邊擁

二十多個人，其中有六個是陸萍的女同學，其他都是陳明平日還接近的朋友，在女同學的談話中，知道凌小娟已在前一日結了婚。結婚的時候，她忍不住痛哭起來，當場受了許多垢罵，尤其是他丈夫的父親認爲這是一個不吉利的現象。她底丈夫也極痛心，當夜在舞場裏不肯回家，凌小娟也就哭了一夜。又據他朋友的告訴，不久有大批人從湖州到內地去，他們也打算在一日兩日內出發，一到自由區去。這口號已遷散了上海不少的人。工人們早已有一半到內地，學生也有三分之一走了。

上了火車，陳明和阮心伏在窗上，看着一般送行的人，他們都很高興，替陳明慶幸脫離了這魔窟。當車子由緩緩地移動而一直到它喘氣奔馳的時候，陳明看着向後逃走的車站，又看看許多高舉着的離別的手向他招展，一直到變成一個小點爲止。

敏兒坐在母親底膝上，車廂裏擁滿人和嘈雜聲。早晨的陽光從小窗口瀉進來，照在阮心底臉上，她因愉快而更美麗了。兩個微凹的酒渦裝滿了微笑的源泉，陳明也吐了一口氣，撫摩敏兒底頭髮，欣欣然對阮心說：

「我們匆匆地來，又匆匆地回老家了！」

阮心回答他的是一個會心的微笑。

第二十章

四月的鄉村，顯得格外美麗，尤其是在清晨，暖和的風，吹綠了田野間的小草，柳絲細了，垂拂在阡陌上面，正似無數點畫裏的青峯。原野中懷抱着一個小小的村落，這裏是自由的園地，使農夫努力耕耘。當中的一條是石子砌成的大道，兩邊稠密的房屋夾成了這一條街道，當一擔豬肉停在小店門口石階上時，便擠滿了許多村人。

他們底服飾相當樸素，也很老式，只有一個站在石階最上級的，穿了大綢的夾衫，紳士式的頭髮和玳瑁眼鏡，似乎是這裏有體面的人物。他們在談肉價，因肉價而談到物價，因物價而談到抗戰，因抗戰而談到戰況。紳士便發表了他底消息。

「這幾天，美國軍隊在太平洋上吃了敗仗。」

於是議論就多了，聲音也嘈雜起來。一個矮矮的，臉色黑而多皺紋像豬臉一樣的人，雙手毫不留情地插到人叢裏去，又分開來，於是兩個讓開了，又插到人叢去再分開來，再進了一步，不管別人

可以罵與怒視。一直走到石階上進了一步，與紳士並立在一起。頭上的破舊的絨帽直戴在後腦上，舉起粗大的手來，向紳士：

「阿叔，你說日本佬怎麼樣？」他張大着嘴。

「美國人吃敗仗，就是日本佬打勝仗。」

「那怎麼辦？」他的確有些兒着急，腳頓頓地。

大羣中有一個提高了嗓子，「我們國軍就將反攻了，先打杭州，再打南京。」

他又高興起來，借此發表長長的議論：

「當然，日本佬一定完結的，他們都怕死，被國軍捉來的，老是跪在地上磕頭，昨天阿明告訴我，日本國人的鐵沒有了，毛巾沒有了，米糧也不夠吃。聽說國裏還要鬧什麼『革命』，『準定完結，那有不完結的道理。』說到這裏，他眼白往上一翻，張開嘴想笑，上顎的假牙齒落在下顎上，又閉了嘴，發出「撲」的一聲。大家都笑了。他又正經地向他們：「我還會說假話嗎？不信，你們去問他去，他是從上海回家的。」於是目光集中在正在店裏櫃內取信的陳明身上。他正收到了上海寄來的幾封信。當他走出店來時，被圍在這大羣裏面。他們要他說所知道的日本佬的情形，他毫不遲疑地說

了些，又談談五年來在上海的生活，不過省略了他所不能了解的幾節。最後告訴他，路上所遭受到的苦惱，他告訴他們說：路上從上海到老家，足足走了一個月，在杭州曾被日本佬扣留過，被禁閉了二日，因為朋友的幫忙，纔設法出來的。他說：

「日本佬假意對我很客氣，要我做漢奸。」

「當然，你不會去做的。」

「這倒是一件爲難的事！」許多人在替陳明設想。

「我說了謊，只說家在離杭州不遠的鄉間，先得送家眷回老家去，然後再出來做事。他們真的放了我，不過下次再被他們捉住的話，怕有些危險了。」陳明告訴了他們。「我們曾經在黑夜裏大雨下走過二十多里路，是赤了腳走的。我背了敏兒，敏兒底媽背襖包。」

「看你們不出，有這樣厲害。」大衆附和着，看看陳明拖着疲乏的步子，向小弄子裏走去，於是問題又轉移了。一個老年人嘆了一口氣：「總是自己家裏好，到外邊去，有什麼好事？」樹高千丈，葉落歸根！」

陳明跨進一間龐大而舊式的房子，廂房裏是他們暫時安歇的地方，敏兒早就跟着隔壁一家

的孩子到林子裏去玩耍了。阮心拿着舊式的一把錫茶壺，用草紙和爐灰在擦拭。陳明一進門便對她說：

「你也可以休息休息了，這些東西……它幹什麼反正不久我還要……」

阮心回過頭來，「我喜歡翻翻陳舊的東西，一翻陳舊的東西，心裏會覺得愉快。乎這個東西，能引起我無限的思索。那也是照片，曾經有過我們祖宗，我和你底手印，難道沒有整理的價值嗎？」

「好的，對的，我底太太！我底意思是你應該多整理些我們必需帶到內地去的東西，其餘的東西，不必多化時間去整理它，因為我們原定的計畫，不到五日便要動身前進的。」陳明把信放在茶几上，捱着她坐下來，「到了家，你好像很安心似的。」

「不過我老實告訴你，這地方實在太美麗了，我有些捨不得離開！」阮心沒有放棄她擦茶壺的工作。

「你錯了，留在這裏有什麼用，這裏是前線，你知道嗎？」

「我以爲我並沒有錯，我們可以分開來，你到內地去，讓我留在這裏做些工作，前線不是有更多的工作的機會嗎？我可以參加婦女隊，可以訓練老百姓，也可以做宣傳工作，祖國的地域如此廣

漠而無邊，每一個角落，都是需要我們工作的地方。爲了節省川資，你可以一個人到內地去。

「同時，我知道我們在上海生活的方式有些錯誤，寄生蟲式的生活，雖然可以給你以安慰，但卻增加了我不少的不安。如果是另外一個男子，也許會藉口生活艱難而選定一條不應該走的路，這危險性是相當的大。爲了避免以往的錯誤，我想留在這裏。」

「你應該剛強起來，爲了工作，你堅定地擺脫了對陸萍底愛，你也該以一貫的作風來使你工作效率增加，讓我們心裏愛着不更有意義嗎？將來勝利了之後的歡聚，不更是有趣味嗎？」

陳明似乎有些動搖，但是沒有使他和阮心分開的勇氣。

「你不要這樣怯弱，就此決定吧？這不是我們貪圖安樂的時候。」阮心生平沒有說過那末許多的話，「請你把一切標準放低些，即使到內地去的話，對現實不滿足是需要努力來充實的，你離開了我，便可以將一切熱力供獻在工作上，也可以更積極地，毫無顧忌地努力工作。」——我想，你實在可以不離開上海，你之所以回家，一半也是爲了我們的緣故。」

矛盾和衝突，又開始在陳明底腦海裏掀起了波浪。他倒在床上，閉着眼睛，一句話也沒有說。前面是陸萍底烏黑的眸子，他記憶起在上海時對陸萍說的話，讓我們將一切私愛廣大開來，去愛祖

國受苦的同胞們吧！然而，現在他不能夠，他沒有說這話的勇氣。

鄰村陳家的長工，送來一個條子，這是他的堂房哥哥陳平寫來的。陳平做過小學教師，幹過工隊的工作，但近幾年，因做了生意而較有寬裕的經濟。他是一個大家庭，有一大羣孩子，也有年老的父母和祖母。非如此不能維持他一家的生計。但是他有一顆熱忱的心，尤其對於陳明，他到在上海時，一切家事都由陳平來料理。他曾答應送三千元路費給他們到內地去，因為他對抗戰工作也是表示熱忱的，不過他自己因為多了些世故經驗而變成一個不肯用全力工作的人——也可以說他犧牲的勇氣已經消失了。條子上的話是說他近來害了瘡疾，不能天天來看他們三個。他這意思，正如阮心一樣，叫陳明一個人到內地去，阮心留在這裏，不過沒有勸阮心去工作，他以為阮心可以在家裏看看敏兒，教教自己同族的幾個孩子，因為附近村坊裏沒有小學，幾座小學的校舍都給敵人燒毀了。否則，阮心也可以到離此三十多里的山村裏——她底娘家去住一個時期。

阮心不大願意回自己底家去，她沒有了父母，弟弟遠在重慶，家裏只有一個叔叔比較和她接近些，但爲了生活問題，整天地在奔走，她也不願意去連累他。陳明又看看信裏的一句話，如果阮心留在這裏，一切生活的費用都可以由他供給。雖然知道阮心不願意這樣做，但對陳平愛護他們底

熱心始終是感激的。

「怎麼說也是差不多的見解。」阮心又提起那件事。

「好是好，不過——」陳明笑着。

「沒有什麼『不過』了親愛的，你不會懷疑我有惡意吧？如果你單是因爲愛我而不肯離開這裏，那你底見解是錯誤的。」

「我沒有勇氣這樣做。」陳明老實說了。

「那你倒有拒絕陸萍的愛的毅力！」

「……」

「好，拿出你剛強的本性來，那邊你有很多的朋友，他們不是也同樣的能以愛來安慰你嗎？如果我在這裏工作有了困難，也可以來找你的。」

陳明伸伸眉，貪婪地看了她一下，走過去擁抱着她。他們沈迷在熱愛之中了。許久阮心抬頭看陳明底眼睛，她高興地說：

「好了，你底眼光中已經告訴我，你決定如此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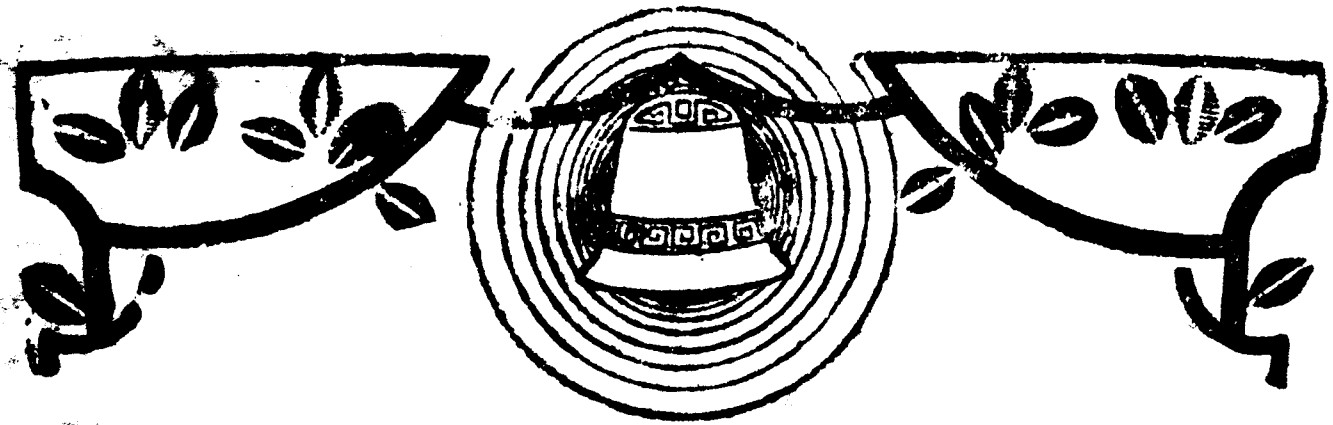
忘了一切，痛苦與底心境又平靜下來，他們拆讀着上海寄來的信，第一封是他叔叔的信，信裏面是一番責備的話，說他們不應該離開上海，只要弄些生意做做，生活一定可以過去的。上海至少是一個安妥的地方，回家那邊常常感到敵人的騷擾，生活問題也不易有法子解決。前後陳明一個人回到上海，去他們公司裏可以安插一個秘書的位置，這信是——他到動身後一禮拜發的。動身的前二天，阮心曾到他那邊去辭行，她聽到嬌嬌底議論：「有什麼漢奸不漢奸，我們只要吃飯，做火就是爲了活命。你叔叔懂得人情世故，董老板抬舉他做經理，這是他自己努力出來的。我們做生意的人，顧不得國家不國家的，內地的兵士也要燒老百姓的毛，我們總要比燒毛高尚些，你勸陳明別那樣死勁，相這樣下去，沒有一個地方好住。以下是說經濟困難的情形，原因是怕她們開口籌路費，但當她把以前的借款一起償清時，她又堆着笑說：「都是一家人，又何必放在心上呢。」一壁說着，抓起鈔票放在提包裏了。

另一封是一個失業的朋友寫來的信，他說以前常常感到生活的困難，那只是聽別人說說的，現在真真身受到了，如果可能，他將到××去。最後的一封是某某的長長的信封，排滿了字跡，他們兩個一句一句地讀着臉上的表情是興奮多於感動。她告訴他們上海經濟的變動，偽幣流行了，物

價高漲了兩倍，糖和油類的缺少，不得不排了隊去買，同時每家又得派一個人去站隊，甚至到敵人的背後，如果出了事，也得負全部的責任。後面又告訴他們，他底母親因病重而故世了，在他到海後的第六天。從此以後，她只有一個人，很可以做些應做的工作，老張的行爲，她底佩服，總有一天，她會照着老張的步伐走去。她又勸阮心不應該以妻子的地位去阻止丈夫的行動，她底說：「阮心底缺點是傷感過於剛毅，退嬰過於積極，同時，也向阮心表示歉意，她知道在陳明愛阮心底心裏，她已搶劫了一角地位。」

讀完了這封信，阮心笑着說：「我可以以行動來證明我正在沒法糾正自己底缺點呢。」她鄭重地將陸萍信上的幾句話抄錄在日記上，隨後又加上了按語：

「你是一個夠溫柔聰明的女子。但是在以往的行爲上去找得結論似乎退嬰多於積極，傷感多於剛毅，我以為你需要更艱苦的工作來磨礪自己，這或許對你底個性是有益的。」這是陸萍給我信上的話。但在沒有接到這信以前，我已決定留在這裏找工作做，並且堅決地讓那個人跑到內地去。我真高興，我正努力在彌發自己底缺陷，而設法矯正它，爲了愛我的人，也爲了自己。」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初版

現代文藝叢書

海風

一册 定價國幣三元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張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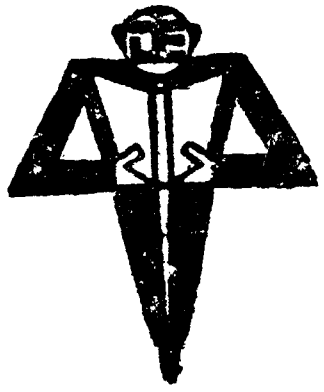
發行人 高明

印刷所 正中

發行所 正中書局

校整
紀華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劇本審查證 忠圖字第四八九號



紙本

33 60